

现代语文版 资治通鉴

35 洛阳暴动

台湾 柏杨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现代语文版

资治通鉴

③5 洛阳暴动

台湾 柏杨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0 · 北京

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35) 洛阳暴动 台湾 柏杨 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百花印刷厂印刷

850×1168 $\frac{1}{32}$ ·6 $\frac{7}{8}$ ·160000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7-5057-0234-3/K·37 定价: 3.00元

目 录

公元六世纪

公元五〇三年至五〇九年

- 第九次南北大战……………(6)
- “仇池”亡……………(38)
- 北魏元恪诬杀元勰……………(67)
- 佛教在北魏帝国盛行……………(82)

公元五一〇年至五一九年

- 北魏帝国封皇子元诩当太子，不杀其母胡贵嫔……………(96)
- 南梁在淮河上筑坝灌寿阳……………(107)
- 北魏胡太后听政……………(118)
- 南梁淮河大坝崩溃……………(129)
- 北魏羽林、虎贲暴动……………(151)

公元五二〇年至五二二年

- 北魏政变，元叉囚胡太后……………(165)

参考资料一：南梁帝国政府制度……………(187)

参考资料二：南梁帝国宫廷小老婆群编制……………(209)

公元五〇三年 癸未

南梁武帝天监 二年 (柔然汗国太安十二年)
北魏宣武帝景明 四年

1 春季，正月二日，南梁帝国(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政府任命国务院副执行长(尚书仆射)沈约，当国务院左副执行长(左仆射)；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范云，当国务院右副执行长(右仆射)；国务院最高执行长(尚书令)王亮，当最高资政官(左光禄大夫)。正月三日，王亮被指控元旦日假装有病，不肯登殿朝贺，皇帝(一任高祖)武帝萧衍下诏剥夺王亮的封爵，贬作平民。

2 正月二十二日，北魏帝国(首都洛阳)皇帝(八任世宗)宣武帝元恪，亲自主持春耕大典。

梁州(州政府设仇池〔甘肃省成县西〕)氐部落酋长杨会，聚众起兵，反抗中央。梁州执行官(行梁州事)杨椿等，率军讨伐。

3 南梁帝国成都城中，粮食吃完(成都被围事，参考去年〔五〇二〕)，每斗米卖三万钱，人民饥饿，互相格杀吞食(人间惨事)。

益州督导官(刺史)刘季连,几个月以来,一直吃稀饭,束手无策。皇帝萧衍派图书管理员(主书)赵景悦,前往宣布诏书,接受刘季连投降;刘季连脱掉上衣,赤裸胸背,请求定罪。中央政府任命的益州督导官(刺史)邓元起,把刘季连全家送到城外居住。不久,邓元起亲自前去拜访,对刘季连十分有礼。刘季连感激说:“早知道如此,怎么会发生前天那种事。”(指朱道琛把他逼反。)郫城(四川省郫县)也跟着投降,邓元起斩郫城守将李奉伯等,而把刘季连送回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最初,邓元起率军向前推进时,恐怕事情万一不能成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赏赐,所以,凡知识分子前来投靠的,都应允给他们官做,于是,仅拿到行政官(别驾)、总务官(治中)任官令的,就将近二千人。

刘季连抵达建康(江苏省南京市),进宫城东掖门,走数步就跪下来,用前额撞地,叩一次头;一直叩到皇帝萧衍面前。萧衍笑着说:“你打算效法刘备,可是连公孙述都不如,岂不是你没有诸葛亮那样的部属?”赦免他的罪,贬作平民。

4 三月十七日,北魏帝国皇帝元恪的皇后(顺皇后)于女士,在首都洛阳北郊,举行养蚕典礼。

三月二十八日,扬州(州政府设寿阳〔安徽省寿县〕)督导官(刺史)、任城王元澄,派长风(安徽省怀宁县东)城防司令(城主)奇道显(奇,姓),攻击南梁帝国,占领阴山关(河南省信阳县西南)、白藁关(河南省潢川县西南)这两个重要军事据点。

故南齐帝国鄱阳王萧宝寅,跪在北魏帝国首都洛阳皇宫大门之前(萧宝寅逃亡事,参考去年〔五〇二〕),请求出动大军,讨伐南梁帝国;一连数日,虽然有时天气有变,刮风落雨,但萧宝寅始终不肯移动。正巧,南梁帝国江州(州政府设寻阳〔江西

省九江市))督导官(刺史)陈伯之,投奔北魏帝国(参考去年〔五〇二〕)后,也请求出动大军南下,使自己有机会为北魏帝国效命。皇帝元恪召集国务院八位高级官员(“八座”:国务院最高执行长〔令〕、副执行长〔仆〕,以及六部部长),及监督院高级官员(监督院总监督长〔侍中〕),共同讨论,决定发兵。夏季,四月一日,元恪任命萧宝寅当东扬州(州政府设东城〔安徽省定远县东〕)等三州军区司令长官(都督东扬等三州诸军事)、镇东将军、扬州(应是东扬州)督导官(刺史),封丹杨公爵、齐王;对他十分礼遇,赏赐丰厚,配备军队一万人,命他驻防东城(安徽省定远县东);任命陈伯之当淮河以南军区司令长官(都督淮南诸军事)、平南将军、江州督导官(北魏帝国没有江州),驻防阳石(羊石城〔安徽省霍丘县南〕);等待秋冬时节,开始行动。萧宝寅明天正式就职,当天夜晚,悲痛哭号,直到凌晨。北魏帝国政府准许萧宝寅招募四方英雄豪杰,又集结数千人。萧宝寅任命颜文智、华文荣等六人当将军、带兵官(军主。颜文智帮助萧宝寅逃亡;华文荣弃家追随;参考去年〔五〇二〕)。萧宝寅性情稳重,感情丰富,为老哥萧宝卷(南齐帝国末任帝)穿戴丧服,虽然超过一年,仍不吃酒肉,脸色憔悴;只吃蔬菜,只穿粗布衣裳,从来不曾嘻笑欢愉。

5 四月二十一日,南梁帝国国务院文官部法令司长(删定郎)蔡法度,呈递《梁律》二十卷、《条列》(令)三十卷、《判例》(科)四十卷(蔡法度奉命修律事;参考去年〔五〇二〕)。皇帝萧衍下诏公布施行。

五月六日,国务院右副执行长(尚书右仆射)、雷城侯(文侯)范云逝世(年五十三岁)。范云对萧衍竭尽忠心,应该做的事,都全力去做,处理繁杂艰难的事务,精力超过常人。逝世后,大

家认为沈约应接替他的机要位置。但萧衍认为沈约性情轻浮，不够稳重，不如国务院左秘书长（左丞）徐勉；遂任命徐勉，以及首都西区卫戍司令官（右卫将军）周舍，同时参与帝国最高决策。周舍的胸襟度量，不如徐勉，但操行清廉和处理事务的迅速明确，超过徐勉；两人都被称为贤明的宰相。（仅只“参与帝国最高决策”，不能算是宰相，否则，受宠爱的家奴弄臣，也参与帝国最高决策。宰相必须有实质官职，史学家应该说清楚二人是什么正式官职，却偏说不清楚。）二人时常留在国务院（尚书省）住宿，很少休假。徐勉有时候回家，家里的狗群都向他惊吠。二人每次所上的奏章，一定把草稿烧掉，免得泄漏。周舍参与帝国最高决策二十余年，没有离开过皇帝左右。举凡帝国史的编辑、诏书以及文告的撰写、礼仪典礼的修订、法律条例的制定、武装部队的参谋作业，都由他负责。平时，跟别人谈笑风生，玩笑嬉戏，整天不停，却能不泄漏一点机密，人们尤其佩服。

五月二十一日，萧衍下诏，禁止各郡县直接向皇宫和太子宫（东宫）进贡。但各州及会稽郡（浙江省绍兴市）例外，可以进贡土产；不过，如果不是土产，也不准进贡。

6 五月二十三日，北魏帝国梁州执行官（行梁州事）杨椿等，大破氐部落变民军，杀数千人。

六月一日，皇帝元恪，封皇弟元悦“汝南王”。

扬州（州政府设寿阳〔安徽省寿县〕）督导官（刺史）、任城王元澄，上疏说：“萧衍（南梁帝国一任帝）的军队，屡次封锁东关（濡须坞〔安徽省含山县西南〕）对外的交通，明显的想使用人力，制造巢湖泛滥，用湖水淹没淮河以南我们的各军事据点。吴楚地区（长江中下游两岸），河流纵横，萧衍的船舰，一面决堤灌我们的基地，一面攻击劫掠，则淮河以南的领土，将不再属于帝

国。寿阳(安徽省寿县)距长江五百余里,居民惶恐不安,固然恐惧兵灾,同时更恐惧水患。假如我们顺应人民的盼望,在敌人还没有防备的时候,发动攻击,先行下令各州,征召兵马,在秋季集合,等待行动良机,虽然不一定能使天下重新统一,但长江以西(即淮河以南地区),应该从此再没有忧虑。”六月五日,北魏帝国政府动员冀州(州政府设信都〔河北省冀县〕)、定州(州政府设中山〔河北省定州市〕)、瀛州(州政府设赵都军城〔河北省河间县〕)、相州(州政府设邺城〔河北省临漳县〕)、并州(州政府设山西省太原市)、济州(州政府设碣碣〔山东省茌平县西南〕)六州武装部队二万人、马一千五百匹,预定中秋节(八月十五日)在淮河以南集合,连同原驻寿阳(安徽省寿县)的三万人马,全部交由元澄指挥;萧宝寅、陈伯之,也受元澄节制。

7 南梁帝国弃官隐居的谢朓(音duō,〔舵〕),乘轻便小船,前往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皇帝萧衍下诏,任命他当监督院总监督长(侍中)、宰相(司徒)、国务院最高执行长(尚书令)。谢朓辞让,说他患有脚病,叩拜不便;于是,头戴隐士帽,身坐小轿,亲自到云龙门,陈述歉意。萧衍在华林园召见谢朓,谢朓改乘小车,坐上指定的席位。第二天早上,萧衍到谢朓家回拜,筵席上谈笑风生,十分融洽,谢朓坚持请求继续隐居,萧衍不准。谢朓遂请求回东方迎接他的娘亲,萧衍同意。谢朓临动身时,萧衍再到他家,赋诗饯行。皇帝尚且如此,政府官员前来送行的,道路上更是前后相望。谢朓不久回京(首都建康),萧衍下诏,在谢朓旧宅原址,另行改建新舍,礼遇超过别人。但谢朓一向厌烦工作,对他职务内的事,从不处理,大家十分失望。

六月十三日,萧衍任命立法院副总立法长(中书监)王莹,当

国务院右副执行长(尚书右仆射)。

8 秋季，七月五日，北魏帝国平阳公爵(平公)元丕逝世。

北魏帝国既然解除盐池禁令，(胡三省原注：北魏帝国八任帝元恪登极时，首都洛阳警备区总司令〔中尉〕甄琛，上疏建议解除盐禁，彭城王元勰反对，元恪却下诏批准，《通鉴目录》记载于五〇〇年，而《通鉴》却记载于五〇六年，当是误置。)利益全被富家豪族吞没。七月二十日，元恪下诏，盐池再度收归国有。

七月二十一日，元恪任命彭城王元勰当太师，元勰坚决辞让。元恪下诏殷勤征召，又以侄儿的身份，写信给老叔，诚恳请求。元勰实在无法推辞，只好接受任命。

9 北魏帝国开始进攻南梁帝国(第九次南北大战开始)。八月二十日，北魏帝国政府任命镇南将军元英，当南征义阳(河南省信阳县)大军总司令官(都督征义阳诸军事)。南梁帝国司州(州政府设义阳〔河南省信阳县〕)督导官(刺史)蔡道恭，得到北魏大军即将进攻的情报，流骁骑将军杨由，率城外居民三千余家，进保贤首山(义阳西南)，建立三个堡垒。冬季，十月，元英命各军包围杨由最前方的堡垒；寨民任马驹，击斩杨由，投降北魏军。(西战场)

任城王元澄命指挥官(统军)党法宗、傅竖眼、太原(山西省太原市)人王神念等，分别攻击东关(安徽省含山县西南)、大岷(含山县东北)、淮陵(江苏省盱眙县西)、九山(盱眙县西北)；命高祖珍率骑兵三千人，当机动支援部队；而元澄率主力随后进发。傅竖眼，是傅灵越的儿子(傅灵越是薛安都部将，参考四六六年)。北魏一连串攻陷南梁帝国的关要(今地不详)、颍川(安徽省寿县西)、大岷(安徽省含山县东北)；南梁帝国白塔、牵城、清

溪(今地均不详)等基地,全部崩溃。南梁帝国徐州督导官(刺史)司马明素,率军三千人,增援九山(江苏省盱眙县东北);徐州州政府秘书长(徐州长史)潘伯邻,增援淮陵(盱眙县西);宁朔将军王燮,进保焦城(淮陵西)。北魏帝国指挥官(统军)党法宗等进击,攻陷焦城,攻破淮陵(盱眙县西)。十一月四日,党法宗生擒司马明素,击斩潘伯邻。(中战场)

最初,南梁帝国南梁(崇义〔安徽省寿县东南〕)郡长冯道根,驻防阜陵(安徽省全椒县东);刚刚就职,立即修筑城墙,命斥候深入敌境,侦察动静,好象北魏帝国大军已经逼近。大家对他这种煞有介事的穷紧张,大为失笑。冯道根说:“守势时要处处小心谨慎,好象胆怯。攻击时要争先恐后,勇不可当;正是我们目前的情况。”城墙还没有整修完毕,北魏指挥官(统军)党法宗等大军二万人,突然抵达城下,大家面无人色,冯道根命大开城门,身穿家常穿的衣服,登上城楼,遴选精锐部队二百人,出城迎战,击破北魏军攻势。北魏军看他神情镇定,态度安闲;而进攻又不顺利,遂向后撤退。冯道根率一百余人的骑兵,攻击北魏帝国的别动部队高祖珍,击破高祖珍军。北魏帝国因粮秣运输线被切断,分别撤回。南梁帝国政府任命冯道根当豫州(州政府设晋熙〔安徽省潜山县〕)督导官(刺史)。

“氐王”武兴王(安王)杨集始逝世,十一月十一日,中央政府封杨集始的世子杨绍先继任武兴王。杨绍先年龄还幼,这个半独立的小王国事务,由杨绍先的两位叔父杨集起、杨集义裁决。

10 十一月二十七日,南梁帝国国务院左副执行长(尚书左仆射)沈约,因娘亲逝世,辞职(要在家服三年之丧,术语称“丁忧”)。

11 北魏帝国迁都洛阳之后，北方边陲，开始凋零荒芜；又因距离京师（洛阳）太过遥远，遂发生饥馑，人民困苦贫穷。皇帝元恪加授国务院左副执行长（尚书左仆射）源怀：监督院总监督长（侍中）、中央特遣政府（行台）总督、“使持节”，巡察北方六镇（参考四八四年）及恒州（州政府设平城〔山西省大同市〕）、燕州（州政府设广宁〔河北省涿鹿县〕）、朔州（州政府设盛乐〔内蒙古和林格尔县〕）三州，赈济贫苦人民，考核官员好坏，以及行政措施对错，先行裁决施行，然后奏报。源怀到任之后，对贫富作适当的调整，饥饿的人民，因他的缘故，得以保住残生。沃野（内蒙古托克托县北）防守司令（镇将）于祚（沃野不在六镇之内），是于皇后的嫡伯父（于家嫡长子），跟源怀家也有婚姻之好。当时，于皇后的老爹于劲，正受皇帝元恪重用，权势之大，震撼政府与民间；而于祚却相当贪赃枉法。源怀快到沃野镇时，于祚亲到郊外，站在道路边恭迎，源怀不跟他对话，立即上奏弹劾，要求把于祚免职。怀朔（内蒙古固阳县）防守司令（镇将）元尼须，贪赃枉法，无所不为，跟源怀原是亲密老友，元尼须特别摆下酒宴，招待源怀，对源怀说：“我生命的长短，决定于你一句话，怎么会不肯饶恕！”源怀说：“今天，我跟老友饮酒欢乐，不是我问官司的场所。明天，公堂之上，钦差大臣才调查防守司令的罪状。”元尼须用手拭去眼泪，无法回答。最后，源怀终于确定元尼须的罪证，提出弹劾，元尼须受到处罚。源怀又奏称：“沿边军事重镇，事情很少，而官员太多。沃野（内蒙古东胜县北）一镇，自防守司令以下，武官就有八百余人，请减少五分之一。”皇帝元恪批准。

12 十一月乙酉日（十一月己卯朔，没有乙酉），南梁帝国将军吴于阳，跟北魏帝国镇南将军元英，在白沙（河南省光山县西南）

会战，吴子阳战败。（西战场）

13 北魏帝国东荆州（州政府设泌阳〔河南省泌阳县〕）蛮族首领樊素安，聚众起兵。十二月十二日，中央政府任命首都东区卫戍司令官（左卫将军）李崇，当镇南将军、征剿蛮族大军总司令官（都督征蛮诸军事），率步骑兵南下讨伐。

14 南梁帝国冯翊（侨郡·湖北省襄樊市境）人吉盼（音fēn，〔分〕）的老爹，当原乡（浙江省孝丰县）乡长，被部属诬告，中央政府下令逮捕，押解京师（首都建康），交付最高法院（廷尉）审判，最高法院认为他有罪，判处死刑。吉盼年十五岁，到宫门外敲动登闻鼓，请求代父一死。（自晋王朝以来，皇帝为了使人民有诉冤的渠道，特在宫门外悬挂大鼓。冤民击鼓后，皇帝即亲自处理；意义跟“谤木”“肺石”相同。）皇帝萧衍认为吉盼的年龄是那么小，定然有人在背后指使，命最高法院院长（廷尉卿）蔡法度，严厉的威迫利诱，要吉盼供出实情。蔡法度把各种拷打的刑具，都摆到庭上，询问吉盼说：“你请求代替老爹一死，皇上已经批准，难道你真的要死？而且，你还是个不懂事的傻小子，如果是别人教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吉盼说：“我虽然愚劣幼稚，怎么不知道死的可怕！只因不愿见我老爹受到极刑，所以请求替他一死，这不是一件小事，怎么能接受别人教导。皇上既已发布诏书，准我代替，在我看来，好象登天成仙，怎么会有反悔。”蔡法度更满脸慈祥，引诱吉盼说：“皇上已经知道你老爹没有罪，马上就会释放，看你的模样，一定是一个好孩子。今天你如果改变说辞，可能父子全都活命。”吉盼说：“我老爹被人用重罪弹劾，一定会受刑罚，我闭上眼睛，伸长脖子，等候斩首，没有多余的话可说。”当时，吉盼脚镣手铐，身上全是刑具，蔡法度顿觉可怜，命改换轻一号的，吉盼不肯，说：“犯死

罪的囚犯，只有加重刑具，怎么可以减少！”竟不肯脱下。蔡法度据实奏报，萧衍赦免吉盼的老爹。

首都建康市长（丹阳尹）王志，知道吉盼在最高法院（廷尉）的表现；再向吉盼的同乡们探听，打算在明年（五〇四）春季，向中央推荐吉盼“纯孝”。吉盼说：“王市长可真是有点怪，为什么把我看得这么肤浅？老爹受到羞辱，做儿子的代替一死，是天经地义的事。我如果因此而被推荐到中央做官，岂不是利用老爹的苦难，自己成名，这可是最大的羞辱。”坚决辞让。

柏杨曰：

吉盼小娃代父一死的整个事件，都在“背后有没有人指使”上打转。只要有人指使，父子就一同治罪；没有人指使，则老爹就轻松出狱，没有一句话提到吉老爹是否冤枉？事实上，他是被诬陷的，但他却不是因为无罪获免，而是因为儿子没有人指使获免。翻来覆去的结论是：没有法律，只有政治。我们对那位背后策划、教导的神秘人物的谋略和道德勇气，深为尊敬，明哲保身的人早就划清界限，不肯一伸援手。中国传统政治一向是顛预的，遇到人民诉苦呼冤，有权家伙从不先问对方是不是冤苦，而只紧张万状的追究：“谁在幕后指使！”从吉盼先生杀身救父案上，可看出其渊源。

15 北魏帝国皇帝元恪，收纳国务院副执行长（仆射）高肇的哥哥高偃的女儿高女士（元恪的表妹）当贵嫔（小老婆群第一级）。

监督院政务监督官（散骑常侍）赵修，出身寒微，家庭贫贱，却突然之间，身居高官贵爵；仗恃皇帝元恪对他的宠爱，骄傲

放肆，凌辱亲王公爵，人人都对他痛恨入骨。元恪为赵修兴建住宅，豪华盖世，可以跟王府相比，邻居捐献土地给赵修的，往往会被越级超等擢升，出去当大郡的郡长。赵修请求回家安葬他的亡父，一切开支和差役，都由地方政府供给（赵修是赵郡〔河北省赵县〕人）。赵修回家途中，照旧荒淫放纵；皇帝左右侍从就利用赵修外出，不在皇帝身边的机会，揭发他的恶行。所以赵修回京（洛阳）之后，受宠爱的程度，稍稍降低。元恪的舅父，国务院副执行长（仆射）高肇，遂抓住机会，对赵修秘密陷害，证实他的罪状。监督院总监督长（侍中），兼总监察官（领御史中尉）甄琛；禁宫侍从长（黄门郎）李凭；最高法院院长（廷尉卿）、阳平（山西省临汾市）人王显，一向攀附谄媚赵修，是赵修的死党；现在发现情势有变，恐怕赵修一旦垮台，自己受到牵连，于是，立刻跟赵修保持距离，反而帮助高肇，共同打击赵修。皇帝元恪命国务院执行官（尚书）元绍，主持调查审问，下诏公布赵修的奸恶罪状，赦免他的死刑，命抽打一百皮鞭，放逐敦煌（甘肃省敦煌市）当一个普通士兵。赵修性情愚昧粗疏，一直都被蒙在鼓里，竟察觉不出周遭的气氛异于平常，更不知道大祸已经临头，还在领军将军于劲家里打牌赌博。羽林军官几个人，宣称皇帝有诏召见，命赵修前往，赵修出来后，即被押送到领军将军府。由过去亲信死党甄琛、王显监刑；事先，甄琛、王显在行刑队中，特别遴选力大无穷的壮士五人，轮流鞭打，目的就是要赵修死在鞭下。可是，赵修不但肥胖，而且健壮，禁得起毒打，以致暗中增加到三百皮鞭，而仍不死。甄琛、王显只好叫来驿马，命赵修立即出发前往敦煌（甘肃省敦煌市）报到，赵修出城之后，身上伤势太重，在马上已无法坐稳，押解人员用绳子把他捆绑到马鞍上，鞭打马背，狂奔八十里，赵修才终于

断气。皇帝元恪得到报告，责备元绍为什么不再请示，而径自制裁？元绍说：“赵修奸邪谄媚，是帝国的蠹虫，我如果不利用他犯罪的机会，把他除掉，恐怕陛下会受到万世的批评。”元恪认为他的道理正直，也不处罚。元绍出官，广平王元怀向他拜谢致敬，说：“你老人家的正直，超过汲黯。”元绍说：“唯一的恨事，是杀得太晚，深感惭愧。”元绍，是元素的孙儿（常山王元素事，参考四三四年）。第二天，甄琛、李凭，都因是赵修的党羽，免除官职。皇帝元恪左右侍从受赵修牵连而被罢黜或处死的，有二十余人。政务监督官（散骑常侍）高聪，跟赵修平日非常亲密，但因他姓“高”的缘故，转过来谄媚皇帝元恪的舅父高肇，所以只有他得以免受处罚。

柏杨曰：

官场友谊，变化多端，在赵修先生的密友甄琛和王显二位先生身上，充分呈现。然而，甄琛和王显的活榜样，并不能使官场友谊受阻，甄琛和王显先生翻脸以后，挑选壮士，在一旁监刑，固然面目狰狞。但在翻脸之前，他们可是有马屁奇功，使有权的大爷——赵修先生，舒服得冒泡，信任得入迷。世界上有谁不愿舒服得冒泡和信任得入迷？所以官场友谊，长存人间。

公元五〇四年 甲申

南梁武帝天监 三年 (柔然汗国太安十三年)

北魏宣武帝景明 五年

正始 元年

1 春季，正月三日，南梁帝国（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征虏将军赵祖悦，跟北魏帝国江州督导官（刺史）陈伯之（陈伯之投降北魏事，参考五〇二年），在东关（安徽省含山县西南）会战，赵祖悦失败。（中战场）

正月六日，皇帝（一任高祖，武帝）萧衍，任命国务院右副执行长（右仆射）王莹，当国务院左副执行长（左仆射）；太子宫总管（太子詹事）柳恽，当国务院右副执行长（右仆射）。

2 正月九日，北魏帝国（首都洛阳）东荆州（州政府设泌阳〔河南省泌阳县〕）督导官（刺史）杨大眼，攻击州境内蛮族反抗军将领樊季安等，大破蛮族反抗军。樊季安，是酋长樊素安的老弟（樊素安起兵事，参考去年〔五〇三〕）。

正月十九日，皇帝（八任世宗，宣武帝）元恪下诏大赦，改年号正始（之前是景明五年，之后是正始元年）。

镇东将军萧宝寅南征大军（参考去年〔五〇三〕）抵达汝阴（安徽省阜阳市）时，东城（安徽省定远县东南）已被南梁帝国攻陷，只好把司令部设在寿阳（安徽省寿县）栖贤寺。二月十一日，南梁帝国将军姜庆真，趁着北魏任城王元澄率军在外，寿阳防务空虚，于是向寿阳发动大胆的奇袭，攻陷外城。元澄的秘书长（长史）韦纘，惊恐交集，手足失措。任城王元澄的娘亲孟太妃，紧急集结军队，登上内城，先行把守险要，勉励文武官员，安抚原来住民及新近归附的流人，军民战志昂扬。孟太妃不避艰险，身冒飞箭乱石，亲自视察防务。而萧宝寅正好率军抵达，跟扬州州政府军，前后夹攻，从四更（凌晨三时）苦战到日落西山，姜庆真终于失败退走。韦纘被免除官职。（中战场）

任城王元澄攻击南梁帝国的钟离（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临淮关），南梁帝国派冠军将军张惠绍等，率五千人，运送粮秣，接济钟离守军。元澄派平远将军刘思祖等，拦腰截击。二月二十日，在邵阳洲（钟离〔临淮关〕西北淮河小岛）会战，北魏帝国南征兵团，大败南梁援军，生擒张惠绍等十个将领，南梁士卒被杀或被俘，没有几人生还。刘思祖，是刘芳的侄儿。国务院（尚书）认为刘思祖的功劳，应封一千户人家的侯爵。可是监督院总监督长（侍中）兼首都西区卫戍司令官（右卫将军）元晖，向刘思祖索取两个美丽婢女，刘思祖拒绝，事情遂被搁置。元晖，是元素的孙儿。（中战场）

3 南梁帝国皇帝萧衍，派平西将军曹景宗、后军将军王僧炳等，率步骑兵混合兵团三万人，增援义阳（河南省信阳县）。

王僧炳率二万人进驻黠岷(河南省信阳县南曹店)，曹景宗率一万人在后续进。北魏帝国镇南将军元英，派冠军将军元逞等，进驻樊城(今地不详)，严阵以待。三月二十五日，就在樊城，大败王僧炳，斩杀及俘虏南梁士卒四千余人。(西战场)

北魏帝国皇帝元恪下诏给任城王元澄，说：“四月即将来临，淮河水位一定上涨，船舶通行，没有阻碍，南方(南梁帝国)军队，得到天时地利，不要贪小便宜，以免后悔。”正巧，连绵大雨，淮河果然猛涨，元澄率军返回寿阳(安徽省寿县)。北魏军仓卒撤退，失踪士卒四千余人。立法院主任立法官(中书侍郎)、齐郡(山东省淄博市)人贾思伯，当元澄的参谋长(军司)，担任殿后部队。元澄认为贾思伯是个文官，一定被杀，想不到贾思伯却安全撤退，元澄大喜，说：“仁爱的人，一定勇敢(《论语》孔丘语：“仁者必有勇”)，在参谋长(军司)身上应验。”贾思伯推脱说他的军队迷路，不强调自己的功劳。中央政府主管单位追究战败责任，于是免除元澄的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另贬降三级。南梁帝国皇帝萧衍，把俘虏的北魏帝国的将士归还北魏，请求交换张惠绍，北魏遂把张惠绍送回。

皇家师傅(太傅)兼宰相(司徒)、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北海王元详，骄傲奢侈(骄傲二字出现)，喜爱声色犬马，而贪婪没有止境，尽量扩大修建家宅，强行夺取别人的房舍，对左右家奴弄臣，十分宠爱，到处请托说情，无论中央及地方，对元详无不痛恨。但皇帝元恪认为元详是长辈亲属(元恪的叔父)，所以对他的尊敬和礼节，并没有减低，军事上以及政治上的大事决策，都让元详参与；元详所有奏章，元恪没有一件事不同意。当元恪亲自接管政府时，用武装军警传见各位叔父(参考五〇一年)。元详跟咸阳王元禧、彭城王元勰，共乘一辆车子入官，防

卫戒备，十分森严。元详的娘亲高太妃，大为恐惧，乘坐小车，尾随大车之后，一面追，一面哭。后来平安无事，高太妃对元详说：“从今以后，再不盼什么荣华富贵，只要我们母子能保住性命，我跟你宁可去扫街为生。”可是，等元详再度掌握权柄（五〇一年十一月），高太妃已忘了这段遭遇，反而帮助元详贪污暴虐。冠军将军茹皓，因心思灵敏而受皇帝元恪的宠爱，经常侍奉左右，传达元恪的旨意，裁决监督院（门下省）的奏章，玩弄权势，收受贿赂，无论官员或平民，都对他畏惧；连元详对他也很是巴结。茹皓娶国务院最高执行长（尚书令）高肇的堂妹为妻，这位堂妹的姐姐，嫁给元详的堂叔、安定王元燮当王妃。元详跟这位婶母通奸，因为这个原因，元详跟茹皓之间，越发亲密。直阁将军刘胄，本是元详推荐任用；殿中将军常季贤，本是养马专家；而陈扫静侍候元恪梳头洗脸，都受元恪的宠爱，跟茹皓内外相结，卖权弄势。

高肇本是高丽（朝鲜半岛）人，在社会上没有声望，受到轻视，（当时正重门第，高肇又来自外邦。）皇帝元恪既然解除六个托孤大臣的职务（参考五〇一年），又诛杀咸阳王元禧，于是专心信靠高肇，高肇遂掌握大权。高肇因在政府中担任官职的亲属太少，遂广结党羽，作为奥援。（官场中不能没有官场友谊，但绝不可信赖官场友谊。高肇的官场友谊，只能增加他的罪恶，不能拯救他的覆灭。）凡是攀附他的人，十天半月，就越级升迁；不向他低头的，高肇就用重大的罪名陷害（诬以谋反）。对于所有亲王，更是忌恨。而元详在亲王群中，居于领袖地位，高肇急于把元详排除，由自己单独控制政府，遂向元恪告密，说：“元详跟茹皓、刘胄、常季贤、陈扫静等，打算发动政变。”夏季，四月，元恪深夜召见首都洛阳警备区总司令（中尉）崔亮入宫，命

他弹劾元详：收受贿赂，荒淫无耻，骄傲放纵，以及茹皓等四人：仗势欺人，贪污横暴。于是，元恪下诏逮捕茹皓等，囚禁总监察署（南台）；派虎贲禁卫军武士一百人，包围元详住宅。元恪恐怕元详惊恐过度，突围逃亡，于是派左右侍从郭翼，打开金墉城门，先去传达旨意，把首都洛阳警备区总司令（中尉）的弹劾奏章，拿给元详过目，元详说：“真的只是这些罪状，我还有什么担心？只怕有更大的灾祸临头。人家送给我东西，我确实接受。”第二天早上，主管官员奏报：茹皓等四人有罪。元恪下令四人自杀。

元恪命高阳王元雍等五位亲王，进宫讨论元详罪刑。元详乘坐一辆小车，在严密防卫下，送到华林园。他的娘亲和正妻，一同跟随。元恪另派年幼奴仆及纤弱婢女数人，听元详使唤；元恪用武装部队把华林园层层包围，内外不通。五月一日，元恪下诏，赦免元详死罪，只剥夺他的爵位和所有官职，贬作平民。不久，把元详移到宫廷库藏部（太府寺）；但武装包围戒备，比以前更为严密。元详的娘亲和正妻，都准返回自己私宅，每隔五天探望一次。

最初，元详娶宋王刘昶的女儿当王妃，对她十分冷淡。元详既被囚禁，娘亲高太妃才知道元详跟婢母、安定王高妃通奸丑闻，大怒说：“你的妻妾多得成群结队，怎么还去找那个高丽贱人？闯下这场大难！”打他一百余棍，元详身上伤口溃烂，流出脓血，十几天之后，才能勉强起床。高太妃再打刘妃数十棍，责备说：“女人都嫉妒，你为什么偏偏不嫉妒？”刘妃笑着受罚，不作任何辩解。元详的家奴数人，秘密结党，打算劫狱，救出元详。暗中写下姓名，托元详的随身婢女，禀告元详。元详刚打开来看，负责看守的门禁司令望见，闯进来把那张纸条从元详

手中夺走，奏报皇帝元恪。元详大哭数声，突然断气。（家奴结党救主，固然可能是真，但更可能是敌人陷害，使门禁司令适时的把那张纸条夺走，不如此，不能达到诛杀目的。政治诡秘，一言难尽。《魏书》评论说：“元详贪污荒淫，远近皆知，但身死之日，政府并没有宣布他的罪名，使国人感到奇怪叹息！”）元恪下诏给有关单位，依照平民的礼仪，把元详安葬。

最初，国务院事务管理员（典事）史元显，呈献一只特殊的小鸡，四个翅膀四只脚。皇帝元恪下诏问监督院总监督长（侍中）崔光，崔光上疏回答：“西汉王朝十一任帝（元帝，高宗）刘奭在位时，前四八年稍后，丞相府官员家的孵卵母鸡，渐渐变成公鸡，长出鸡冠和利爪，昂头高啼，率领鸡群。前四三年稍后，有人进贡一只公鸡，头上生角。刘向认为：‘鸡，是小号家禽，负责报告时辰，它的奇异出现，是卑微的小官将执掌权柄、主持政府的征兆。前三三年，石显因罪被杀，是它的效应。’东汉王朝十二任帝（灵帝）刘宏在位时，一七八年，南宫寺的母鸡正要变成公鸡，全身都已变了，只有鸡冠还没有变。刘宏下诏询问参事官（议郎）蔡邕，蔡邕解释说：‘头是元首，象征君王。而今，鸡身虽然已变，而头还没有变，已被陛下发现，这是预告将发生大的变动，但结果不能成功。如果因应不得其法，政治不能革新，头部可能跟着变化，灾难将非常严重。’（参考《后汉书·蔡邕传》），后来黄巾变民集团，踏破四方，天下大乱，不可收拾。今天鸡的形状，虽然跟两汉王朝不同，但形象十分类似，使人深感畏惧。我用刘向、蔡邕的话，推测目前现象：翅膀及鸡脚，竟如此之多，象征臣属互相结党营私。小鸡还没有长大，翅膀和脚仍然很小，说明他们的势力还很微弱，容易克制。我曾经听说，灾祸和变异的出现，都在显示吉凶，圣明的君王看到，内心恐惧，反而会

召来幸福；愚蠢的君王看到，满不在意，正足以加速祸患。或许，就在此时，莫非也有什么人，从卑贱的地位爬到高峰，掌握权柄，干涉军国大事，好象前代的石显一样？但愿陛下任用贤才，斥退奸佞，则妖气就可自然消除，吉庆就可自然来临。”几天之后，茹皓等被诛杀；元恪越发敬重崔光。（胡三省原注：“高肇难道不是由贱而贵！”）

高肇更向宣武帝元恪建议：派出禁卫军特遣队长（队主），率羽林及虎贲武士，守卫各亲王家宅；元恪同意，各亲王从此等于受到软禁。彭城王元勰恳切劝阻，元恪不接受。元勰志向高超，不喜爱荣华权势，不愿被事务干扰，只愿躲在家里静养。他出门没有游山玩水的乐趣，居家又没有知己朋友可以交往，一个人孤单的和妻子儿女面对，心中忧郁，感到人生没有乐趣。

4 北魏帝国南征大军包围南梁帝国义阳（河南省信阳县。参考去年〔五〇三〕），而城中守军不满五千人，粮食最多只能支持半年。北魏军发动猛烈攻击，日夜不停，南梁政府任命的司州督导官（刺史）蔡道恭，随机应变抵抗，节节粉碎攻势，苦战一百多天，前后斩杀及俘虏北魏官兵不计其数。北魏军对他十分忌惮，打算撤退，而蔡道恭患病沉重，把堂弟骁骑将军蔡灵恩、侄儿国务院助理官（尚书郎）蔡僧勰，以及各将领、各参谋官，召到床前，对他们说：“我受帝国厚恩，竟不能消灭盗贼（北魏帝国），而今病又比前沉重，看情形支持不久。我死之后，你们当用生命保全你们的节操，不要让我在九泉之下，仍留遗憾。”大家流泪哭泣。蔡道恭逝世，蔡灵恩代理司州执行官（摄行州事），接替蔡道恭工作，加强城防。（西战场）

5 六月八日，南梁帝国大赦。

6 北魏帝国大旱，监督院政务监督官（散骑常侍）兼国务院

执行官(尚书)邢峦,奏称:“从前圣明的帝王,看重粮食,轻视黄金璧玉,为什么?为的是:粮食养育人民,安定国家,黄金璧玉没有用处,只能败坏品德。先帝(七任高祖孝文帝元宏)深刻警觉到奢侈浪费的弊害,所以提倡节约,甚至用纸张做帷帐和屏风,用铜铁做马鞍和口勒,政府库存黄金,刚好够用,不再买来囤积,去浪费国家财产。到了五〇〇年稍后,陛下继承先世太平大业,四方一派清平,远近的人,都来归附,于是各地进贡的贵重和精致物品,不绝于路,商人所缴的捐税,以及用其他方法呈献的金银财宝,比正常捐税,还要多出一倍。在国库中,黄金璧玉有很多盈余,可是政府开支,却感到不足。假设不迅速采取措施,恐怕总收入不能充裕。我建议:从今以后,除非民生必需品,其他进贡的东西,一概拒不接受。”皇帝元恪批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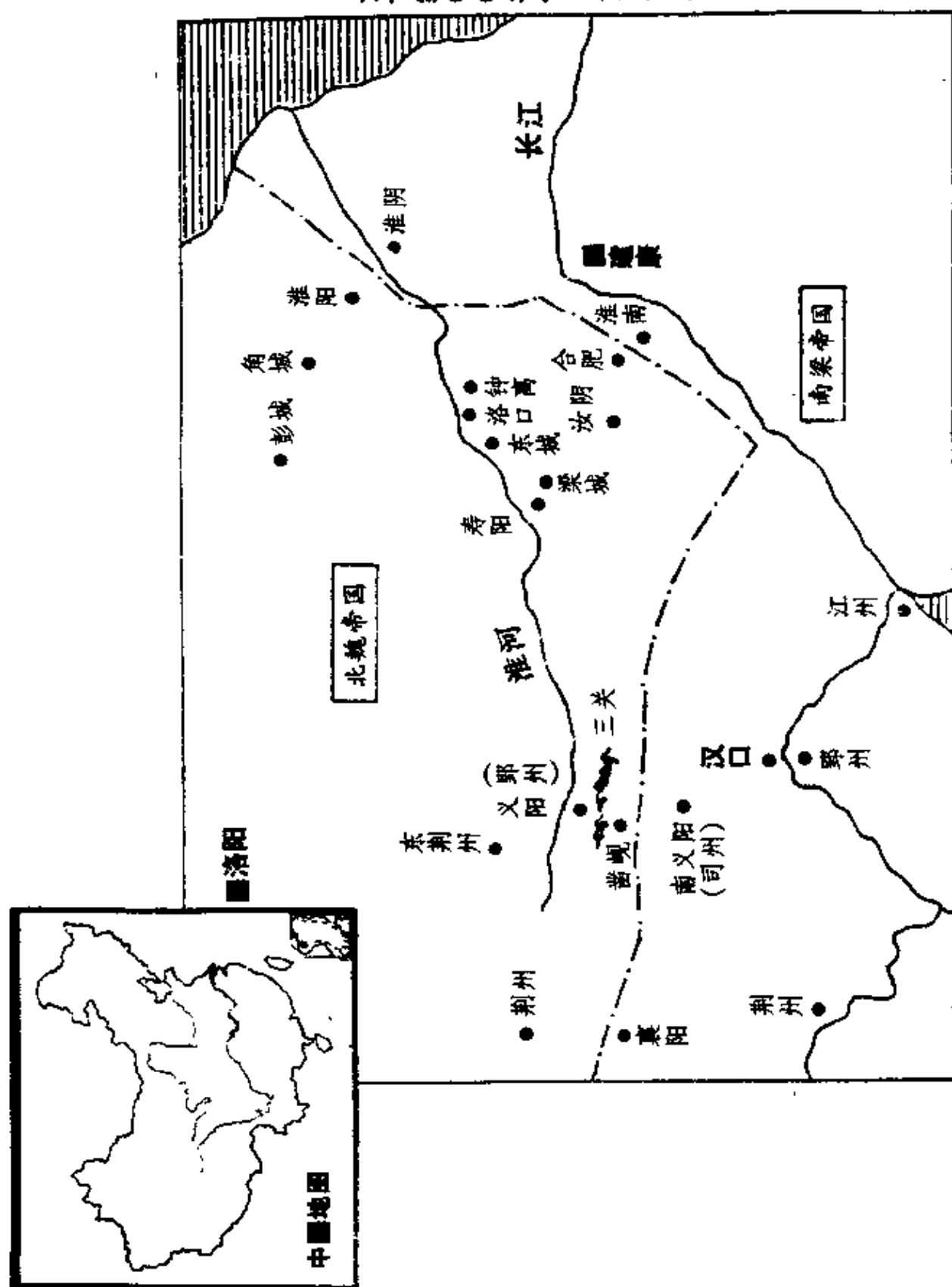
7 秋季,七月八日,南梁帝国角城(江苏省宿迁市东南)驻军司令(戍主)柴庆宗,献出城池,投降北魏帝国。北魏徐州(州政府设彭城〔江苏省徐州市〕)督导官(刺史)元鉴,派淮阳(江苏省睢宁县)郡长吴秦生,率军一千余人前往受降。南梁帝国淮阴(江苏省淮阴市)派出援军(援助不降北魏的城池),阻挠吴秦生前进。吴秦生不断攻击,不断击败南梁部队,终于夺取角城。

8 七月十九日,南梁帝国皇帝萧衍封皇子萧综为“豫章王”。

9 北魏帝国镇南将军李崇,击平东荆州(州政府设洮阳〔河南省泌阳县〕)蛮族反抗军,生擒酋长樊素安(蛮族起兵事,参考去年〔五〇三〕),再进攻西荆州(即荆州,州政府设穰城〔河南省邓县东南〕)各蛮族部落,接受他们全体投降。

围攻义阳(河南省信阳县)的北魏帝国南征大军,听到守城司令、南梁司州督导官(刺史)蔡道恭逝世消息,攻势越发猛烈,

六世纪〇〇年代 第九次南北大战



拔栅爬城，用短兵器肉搏。南梁帝国援军、平西将军曹景宗，逗留凿岷（河南省信阳县南曹店），只敢派出军队打猎，用来展示自己的兵力，而不敢进攻。皇帝萧衍再派宁朔将军马仙琕，向义阳（河南省信阳县）增援。马仙琕一面作战，一面挺进，锐不可当。北魏帝国镇南将军元英，在士雅山（信阳县南三公里）扎营布阵，构筑防御工事，分别派各将领在四面乱山丛中，设下埋伏，故意显示自己兵力薄弱。马仙琕乘胜追击，直抵围困义阳（河南省信阳县）的长墙之下，突击元英大营。元英假装战败，向后撤退，引诱马仙琕深入；马仙琕果然深入，进到平地，元英发动埋伏，北魏军全部投入战场；指挥官（统军）傅永，身披铠甲，手舞长矛，单人匹马，杀入重围，只有带兵官（军主）蔡三虎作他的助手，向阵地突击，横穿而过。南梁士卒争向傅永射箭，一支流箭正洞穿左大腿，傅永回到大营拔箭，翻身再行杀入敌阵，马仙琕不能抵挡，大败，一个儿子战死，马仙琕撤退。元英对傅永说：“你已受伤，且请回营。”傅永说：“从前，刘邦用手扞脚，就是不要人知道胸脯中箭（参考前二〇三年）。我虽然官职微小，但也是帝国的一员战将，怎能使贼寇（南梁帝国）有射伤我们将军的荣耀！”于是随同各路人马追击，直追到天亮才返。本年，傅永已七十余岁，军中将士没有人不敬佩他的勇壮！马仙琕再率万余人，攻击元英，元英再把马仙琕击败，斩南梁帝国将军陈秀之。马仙琕知道义阳（河南省信阳县）危在旦夕，全靠他这支救兵，于是，集中全军精锐，一天之内，发动三次攻击，但三次均大败而回。（马仙琕孤军苦战，曹景宗却坐在营房里心旷神怡旁观，怎能成功！马仙琕虽败犹荣，他已尽了全力。）义阳（河南省信阳县）守将蔡灵恩势穷力竭，完全绝望。八月十一日，打开城门，投降北魏帝国。三关（信阳县南）驻军

司令得到消息，八月十七日，也纷纷放弃城池逃走。（西战场）

元英命军政官（司马）陆希道，撰写向中央公开告捷文书，陆希道撰写后，元英嫌他写得噜嗦，命傅永修改，傅永删掉那些夸耀的形容辞句，而只简单扼要的叙述作战经过。元英至为赞赏，说：“看这项谋略，义阳（河南省信阳县）纵是金城汤池，也不能再守下去。”（中国历史上，傅永这种文武全才的将领，如凤毛麟角。）最初，元英的老爹、南安王（惠王）元桢（景穆太子拓跋晃的儿子），参与穆泰的强行还都阴谋，被剥夺官爵（参考四九六年）。现在，元英攻克义阳（河南省信阳县），皇帝元恪才封元英当中山王。

10 南梁帝国总监察官（御史中丞）任昉，弹劾贻误军机的平西将军曹景宗。皇帝萧衍因曹景宗是开国功臣，搁置不再追究。

皇城禁卫军司令官（卫尉）郑绍叔，对萧衍十分忠心，在外面听到批评，就全盘报告萧衍。每次执行皇帝命令时，美好的事，都说是皇帝的指示；不好的事，都说是自己的错误；因为这个缘故，萧衍对他越发亲信。义阳（河南省信阳县）既然陷落，萧衍下诏，设立南义阳郡（鹿城关〔湖北省孝感市北〕），再在南义阳郡设立司州，把州政府移到关南（三关之南），任命郑绍叔当督导官（刺史）。郑绍叔修筑城墙、磨利武器、推广开荒垦田、招收流失逃散的农家，人民逐渐安定。

北魏帝国设立郢州，州政府置于义阳（河南省信阳县），任命司马悦当督导官（刺史）。南梁帝国皇帝萧衍派宁朔将军马仙琕，在三关（信阳县南）以南，兴筑竹敦、麻阳二城；司马悦派军攻击，占领竹敦。

11 九月八日，南梁帝国政府，任命吐谷浑汗国（青海省）可汗（十四任）慕容伏连筹，当西秦、河州二州督导官（刺史。一个

虚街)，封河南王。

12 柔然汗国(瀚海沙漠)南下攻击北魏帝国北疆的重要军事基地：沃野镇(内蒙古托克托县北)，及怀朔镇(内蒙古固阳县)。皇帝元恪下诏命车骑大将军源怀出巡，向各镇防守司令(镇将)指示作战方略；并授权源怀，可以依自己的需要，随时遣兵调将，动用粮秣武器，一切全权行事。源怀抵达云中(内蒙古托克托县)，柔然汗国军撤退。源怀认为，中国对付蛮族，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兴筑城堡。在回程中，抵达恒州(州政府设平城〔山西省大同市〕)、代都(平城)一带，勘察各镇左右前后要害，调查可以兴建基地的地方，打算从东到西，增加九个城池；再研究如何储蓄粮秣、辎重、武器，以及各军事基地互相交错，一旦发生战争，如何支援的形势；综合列出五十八条，奏报中央，说：“而今，帝国定都成周(洛阳)，距北方边界，十分遥远，代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以北各蛮族部落，很多背叛帝国，远离我们而去。边界之内，也遭受旱灾饥馑，边防军人员武器，十成中缺少八成(边防败坏到这种地步，使人震惊，北魏帝国正在迅速崩溃)，我建议应比照原来已有的军事基地，增加新的重镇，东西互相守望，形势结成一体，兴建城池，驻军防御，分别把守要害，鼓励人民耕田种桑。一旦边防紧急，就可以随时动员他们，出发讨伐。北方那些马不停蹄的敌寇(柔然汗国)，既不敢攻城，也不敢绕城南下。这样，北方边疆，可以无忧无虑。”元恪批准。

四九二年，北魏帝国七任帝(高祖)元宏，曾命立法院副总立法长(中书监)高闾，会同皇家监督官(给事中)公孙崇，调查审定“雅乐”，很久没有完成。后来元宏逝世，高闾跟着也逝世。五〇〇年稍后，公孙崇当皇家音乐官(太乐令)，呈报他所调查

审定的乐器和乐谱。本年，皇帝元恪，命八座(国务院高阶层八官)以下官员，研究讨论。

冬季，十一月十五日，元恪下诏设置国立学校。当时，北魏帝国升平时间，已相当长久，教育发达，燕州(河北省西部)、齐州(山东半岛)、赵州(河北省中南部)、魏州(河南省北部)一带(各州均在华北大平原上)，从事教育事业的，不计其数。登记有案的学生，多的有一千余人，少的也有数百人。州政府推荐“茂异”、郡政府推荐“孝廉”，每年的人数都有增加。

13 十一月二十一日，南梁帝国废除缴纳罚金赎罪办法(参考五〇二年)。

14 十二月四日，北魏帝国皇帝元恪，命国务院财政部宫廷司长(殿中郎)、陈郡(河南省淮阳县)人袁翻等，拟定帝国法律及条例，由彭城王元勰等监督。

十二月二十七日，元恪前往伊阙(洛阳南龙门)。

15 南梁帝国皇帝萧衍，非常喜爱儒家学派的理论与实践，认为晋帝国、南宋帝国、南齐帝国，虽然都曾经设置过国立学校，但每次不到十年，都被废弃，所存的不过一个形式而已，从没有讲课授业。(胡三省原注：“三一七年，晋帝国时，戴邈建议设置国立大学。王敦、苏峻之难，遂被废除。三三七年，再设国立大学，而儒家学派的理论与实践，仍不能复兴。三五二年，殷浩因北伐军起，解散国立大学。四三八年，南宋帝国时，设立学校，征召雷次宗，教授学生；当时，儒学、玄学〔哲学〕、文学、史学，四科并立。四八二年，南齐帝国时，招收国立大学学生二百人。四九四年稍后，又归萧条，教师只靠着椅子打盹，已不开讲。”)

公元五〇五年 乙酉

南梁武帝天监	四年	(柔然汗国太安十四年)
北魏宣武帝正始	二年	(皇帝杨绍先元年)

1 春季，正月一日，南梁帝国（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皇帝（一任高祖，武帝）萧衍，下诏说：“两汉王朝所任用的贤能人才，没有一个不深通儒家学派经典。他们坚持正大光明的立场，所以事业成功，声名远扬。曹魏帝国以及晋王朝，社会风气轻浮放荡，儒家思想跌到谷底；风范节操无法树立，原因在此。现在，设立五经教授（博士）各一人（五经：《诗经》、《书经》、《礼经》、《易经》、《春秋》），尽量兴建学校房舍，招收青年学生。”于是，任命贺场（音yáng，〔洋〕）、平原（山东省平原县）人明山宾、吴兴（浙江省湖州市）人沈峻、建平（四川省巫山县）人严植之，当大学教授（博士），每人主持一个学院（馆），每个学院有数百名学生，由政府供应他们饮食，发给津贴。考试时，如果见解适当，文字通顺，就任命他当初级官吏。一年之间，手拿儒家学

派经书、身背装书竹箱，到京师（首都建康）留学的年轻学子，象风云一样聚集。杨场，是贺循的玄孙（贺循，晋帝国名宰相，参考三一七年）。政府又选派学生，前去会稽郡（浙江省绍兴市）云门山，追随隐士何胤读书，命何胤物色对儒家学派经典有明确了解、而又品行端正的学生，开列姓名，奏报皇帝。政府同时也分别派出主任教授（博士祭酒），巡行视察各州立学校及郡立学校。

2 最初，谯国（安徽省蒙城县）人夏侯道迁，在南齐帝国时代，当辅国将军，追随豫州（州政府设寿阳〔安徽省寿县〕）督导官（刺史）裴叔业，镇守寿阳，当南谯郡（安徽省巢湖市）郡长；跟裴叔业之间，摩擦生怨，夏侯道迁单人匹马，投奔北魏帝国。北魏帝国政府任命夏侯道迁当骁骑将军，作王肃的部属，也镇守寿阳。而王肃命夏侯道迁驻防合肥（安徽省合肥市）。王肃逝世后，夏侯道迁抛弃基地，再回南梁帝国，追随梁、秦二州督导官（刺史）庄丘黑，镇守南郑（陕西省南郑县，梁、秦二州州政府所在），庄丘黑任命夏侯道迁当秘书长（长史），兼汉中郡长（郡政府与州政府同在南郑县）。庄丘黑逝世，南梁帝国政府任命国务院法务部长（都官尚书）王珍国当督导官（刺史）。王珍国还没有到，夏侯道迁跟带兵官（军主）、考城（河南省民权县东北）人江忱之，密谋投降北魏帝国。

最初，北魏帝国仇池（甘肃省成县西）防守司令（镇将）杨灵珍，背叛北魏，投奔南梁帝国（参考四九七年），南梁政府任命他当征虏将军，代理武都王，协防汉中（陕西省南郑县），有私人部队六百人，夏侯道迁心里畏惧。皇帝萧衍派左右侍从吴公之等，出使南郑。夏侯道迁认为时机已经成熟，遂斩吴公之等，出兵袭击杨灵珍军，斩杨灵珍父子，连同吴公之的人头，一起

送到北魏帝国。南梁帝国白马(河南滑县东)驻军司令(戍主)尹天宝,得到消息,率军北伐,击败夏侯道迁的部将庞树,遂包围南郑。夏侯道迁向“氏王”杨绍先,以及杨集起、杨集义求救,“三杨”没有反应。只杨集义的老弟杨集朗,率军赴援,攻击尹天宝军,斩尹天宝。北魏帝国政府任命夏侯道迁当平南将军、豫州督导官(刺史),对丰县侯。又任命国务院执行官(尚书)邢峦,当镇西将军、梁州汉水军区司令长官(都督梁、汉诸军事),率军前往接收。夏侯道迁接受平南将军,但坚辞豫州督导官(夏侯道迁志在梁州),又请求晋封公爵,皇帝元恪不准。(梁益战场)

3 正月九日,南梁帝国皇帝萧衍,到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南郊,祭祀天神。大赦。

4 正月二十三日,北魏帝国政府任命驍骑大将军、高阳王元雍,当最高监察长(司空);加授国务院最高执行长(尚书令)、广阳王元嘉:仪同三司(宰相级)。

二月五日,任命宕昌国(甘肃省岷县东南)世子梁弥博,当宕昌王。

5 南梁帝国皇帝萧衍,准备大举进攻北魏帝国。二月十一日,派皇城警卫军司令官(卫尉卿)杨公则,率皇家禁卫军,封锁洛口(洛涧注入淮河处。安徽省怀远县西南)。

二月二十一日,交州(州政府设龙编〔越南河内市〕)督导官(刺史)李凯,宣布脱离中央;秘书长(长史)李爰讨伐平定。(爰,音cè,〔册〕。)

6 北魏帝国镇西将军邢峦,抵达汉中(陕西省南郑县),攻击拒绝投降的各城,大军所至,全都摧破。南梁帝国晋寿(四川省广元市)郡长王景胤,据守石亭(广元市北),邢峦派指挥官(统军)李义珍攻击,王景胤撤退。中央遂任命邢峦当梁、秦二州

(州政府设陕西省南郑县)督导官(刺史)。南梁帝国巴西(四川省阆中县)郡长庞景民,仍坚守城池,不肯屈服;郡民严玄思聚众起兵,自称巴州督导官(刺史),归附北魏帝国,攻击庞景民军,斩庞景民。杨集起、杨集义,得到北魏帝国已进入汉中(陕西省南郑县)消息,大为恐惧。闰二月,率领氐族各部落,背叛北魏,切断北魏帝国汉中补给线。邢峦派军队不断把他们击败。(梁益战场)

7 夏季,四月十七日,南梁帝国政府任命代理宕昌王梁弥博,当河、凉二州督导官(刺史),晋封宕昌王。(南北都对这个蛮族部落,用虚名空衔争取。)

冠军将军孔陵等,率军二万人,驻防深杭(四川省剑阁县北);鲁方达驻防南安(剑阁县);任僧褒等驻防石同(今地不详),共同拒抗北魏帝国大军。北魏镇西将军邢峦,派带兵官(统军)王足,率军进击,连战连胜,遂攻克剑阁。孔陵等退到梓潼(四川省梓潼县),登城拒守。王足再进击,又攻克梓潼。于是,梁州(州政府设陕西省南郑县)十四郡土地,东西七百里,南北一千里,全部并入北魏帝国版图。(梁益战场)

8 最初,南梁帝国益州(州政府设四川省成都市)督导官(刺史)当阳侯邓元起,因娘亲年老,请求回京(首都建康)。皇帝萧衍下诏征调他当首都西区卫戍司令官(右卫将军),任命西昌侯萧渊藻,接替他的职务。萧渊藻,是萧懿的儿子(萧懿是萧衍的老哥,被萧宝卷所杀,参考五〇〇年)。夏侯道迁刚刚叛变时,尹天宝派人飞马报告邓元起。稍后北魏军攻击晋寿(四川省广元市),晋寿郡长王景胤等,也立即派人告急求援,大家劝邓元起火速派出救兵。邓元起说:“中央政府在万里之外,军队无法迅速抵达,如果贼寇(北魏帝国)不停的深入侵犯,定有大规模

的征讨。指挥作战的任务，不交给我交给谁？何必这么仓卒出军！”果然，萧衍下诏，命邓元起当征剿大军总司令官（都督征讨诸军事），增援汉中（陕西省南郑县）；可是，晋寿（四川省广元市）已经陷落。萧渊藻将要来到，邓元起收拾行装回京（首都建康），把粮食储蓄和武器辎重，一点也不遗漏的全都运走。萧渊藻进城后，发现被搜括一空，十分气愤。有一天，他要求邓元起留下良马，邓元起说：“年轻小娃，要马干什么？”萧渊藻大怒，借着酒醉，斩邓元起。邓元起部下包围成都城，高声大哭，质问缘故，萧渊藻说：“奉皇上诏书！”大家才解散。萧渊藻遂上奏中央，诬称邓元起谋反，萧衍怀疑这项弹劾的真实性。邓元起的旧部、广汉（四川省三台县）人罗研，前往京师（首都建康）皇宫城门，替邓元起申冤。萧衍说：“果然不出我所料。”派使节责备萧渊藻说：“邓元起替你报杀父之仇（指邓元起参加反抗军），你却替仇人报仇，忠孝的道理在什么地方？”贬降萧渊藻当冠军将军。追赠邓元起“征西将军”，谥号忠侯。

李延寿曰：

邓元起具有高度的工作热情，对上对下，十分亲和，有开疆辟土的功劳，还没有赏赐，大祸却先临头。萧渊藻贬为冠军将军，处罚太轻。南梁帝国的政治法律，已失去尊严和公平。萧衍袒护自己家属的自私行为，从此开端。政权的寿命不长，难道不合理！

益州（四川省）变民首领焦僧护，聚众数万起兵。萧渊藻还不到二十岁，召集幕僚参谋官等，讨论亲自讨伐，有人认为不可以，萧渊藻大怒，就在台阶一侧，把他斩首。然后乘坐两人

抬的露天小轿(四川省称“滑竿”),沿着变民军的营垒巡视;变民军万弓齐发,飞箭好象大雨,侍从人员举起盾牌掩护,萧渊藻命他们拿开,因此人心安定。遂进攻焦僧护变民集团,把他们削平。(从头到尾,我们不知道这件事发生在什么地方。)

六月十一日,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开始建立儒家学派首领的“孔丘庙”。

豫州(州政府设晋熙〔安徽省潜山县〕)督导官(刺史)王超宗,率军包围北魏帝国小岷(安徽省合肥市东昭关)。六月二十八日,北魏帝国扬州(州政府设寿阳〔安徽省寿县〕)督导官(刺史)薛真度,派兼任指挥官(兼统军)李叔仁等反攻,王超宗军大败。(中战场)

南梁帝国冠军将军王景胤,李岷、辅国将军鲁方达等,对抗北魏帝国任命的益州(四川省)督导官(刺史)王足,屡战屡败。秋季,七月,王足进逼涪城(四川省绵阳市)。(梁益战场)

9 八月四日,北魏帝国中山王元英,进攻南梁帝国雍州(州政府设湖北省襄樊市)。

八月十二日,南梁帝国秦、梁二州督导官(刺史)鲁方达,跟北魏帝国益州督导官王足的指挥官纪洪雅、卢祖迁会战;鲁方达大败,连同十五个将领,全部阵亡。八月十四日,晋寿(四川省广元市)郡长王景胤等,继续阻击卢祖迁,也大败,连同二十四个人将领,也全部阵亡。(梁益战场)

南梁帝国皇城警卫军司令官(卫尉卿)杨公则,率军抵达洛口(洛涧注入淮河处。安徽省怀远县西南),跟北魏帝国豫州州政府秘书长(长史)石荣会战,斩石荣。八月十六日,南梁帝国将军姜庆真,跟北魏军在羊石(安徽省霍丘县南)会战,不能取胜;杨公则退守马头(安徽省怀远县东南)。(中战场)

南梁帝国“雍州蛮”(湖北省襄樊市蛮族)勉东(襄樊市东)郡长田青喜,背叛南梁,投降北魏。

10 北魏帝国皇宫太极殿西廊,发现灵芝(古人认为预报祥瑞的神秘菌类),皇帝元恪拿给监督院总监督长(侍中)崔光看。崔光上疏,认为:“这正是《庄子》上所说:‘热气上蒸,生长成菌。’灵芝是一种柔软脆弱的东西,应该生长在废墟荒田、肮脏污秽的地方,不应该生长在明亮玉屋、华丽高堂;可是,现在却忽然出现在明亮玉屋、华丽高堂,而又十分茂盛、生气勃勃,实在使人震惊。野树生在金銮宝殿之上,野鸟飞到皇家祭庙之中,古人都认为是一种败亡的象征,所以太戊(商王朝十任帝中宗)、武丁(商王朝二十三任帝高宗)恐惧地上的灾难和天际的变异,竭力改正自己的错误,推广皇家的恩德,商王朝得以复兴。(太戊在位时,首都亳城,桑树和稻谷,同时生在政府庭院,一个夜晚,就枝叶茂盛。武丁祭祀商王朝始祖一任帝天乙〔成汤〕时,一只雄野鸡飞到大锅的把手上〔鼎耳〕啼叫。二人恐惧,急忙改过自新。)这正是所谓:‘家要旺盛,一定先有怪事。国要复兴,一定先有妖物。’而今,西南二方,战争仍没有停止,京畿之内,大旱已持续很久,人民劳苦,物资缺乏,没有比现在更为严重。承受天命(皇帝)和抚育人民(官员),正是哀怜救助之时。但愿陛下亲自垂问,留意下情,改革政治弊端,节制夜间饮酒欢宴的快乐,爱护陛下正当少年的身体,则魏国(北魏帝国)的国脉就可以长久兴隆,皇上(元恪)的寿命也可以如同山岳。”因元恪喜爱饮宴欢乐,所以崔光特别提及。(我们不知道元恪如何反应,只知道崔光有这么一篇文章;而传统史学家正认为我们只要知道这篇文章就够了。)

11 九月一日,南梁帝国皇城警卫军司令官(卫尉卿)杨公则

等，跟北魏帝国扬州(州政府设寿阳〔安徽省寿县〕)督导官(刺史)元嵩会战，杨公则失败。(中战场)

冬季，十月五日，南梁帝国皇帝萧衍，动员全国兵力，大规模向北魏帝国发动反攻。任命京畿卫戍总司令(扬州刺史)、临川王萧宏，当北伐大军总司令官(都督北讨诸军事)；国务院右副执行长(尚书右仆射)柳惔，当副总司令官。亲王、公爵以下官员，都呈献他们采邑的田赋和稻米，支援大军。萧宏扎营洛口(洛涧注入淮河处。安徽省怀远县西南)。

12 氐部落酋长杨集起、杨集义，共同拥戴“氐王”武兴王杨绍先(参考五〇三年)当皇帝，二人则自称亲王。十一月一日，北魏帝国政府派高级国务官(光禄大夫)杨椿，率军讨伐。

13 北魏帝国益州督导官(刺史)王足，围攻涪城(四川省绵阳市)，蜀地(四川省)人民震恐，益州(州政府设四川省成都市)城防部队投降北魏军的，有十分之二三，民间自动把户籍呈献给王足的，有五万余家。北魏镇西将军邢峦上书皇帝元恪，请求乘胜南下，夺取益州(四川省)，他说：“建康(江苏省南京市)与成都，相距万里(航空距离一千五百公里)，陆路根本难以相连，(当时建康、成都间陆上交通，要经过襄阳、汉中，汉中既陷入北魏帝国之手，就别无其他坦途可通。)只有依靠长江一条水运。而船舰逆水西上，从建康到成都，要有一年时间，才能到达。益州(四川省)外没有援军，这是可以夺取的原因之一。最近，益州(四川省)经过刘季连叛变，邓元起征讨，物资辘重，完全枯竭，无论官员或平民，都没有抗战到底的决心，这是可以夺取的原因之二。萧渊藻不过一个少年，不知道如何管理政府，旧日的名将，很多人被囚被杀，现在他所信任的人，都是少不懂事之辈，这是可以夺取的原因之三。蜀地(四川省)所仗恃的，只

有一个剑阁，而今，已经攻克南安（南安就是剑阁，南安郡政府设剑阁县），消灭他们的屏障，而在他们国境之内建立军事据点，三分土地，已占一分；从南安（四川省剑阁县）向南，直到涪城（四川省绵阳市），大道平坦，两辆车子可以并肩奔驰，他们前方部队不断战败，后方部队一定闻风丧胆，这是可以夺取的原因之四。萧渊藻是萧衍的骨肉至亲（萧渊藻是萧懿的儿子），他绝对不可能舍命固守，只要攻克涪城（四川省绵阳市），萧渊藻怎么肯安心坐在危城中受困？他一定拔腿就跑。如果他出来战斗，庸蜀地区士卒，既拙笨而又胆怯，（庸，古庸国，湖北省上庸县。蜀，古蜀国，四川省成都市。萧渊藻手下并没有湖北省上庸县士卒，但因《书经·牧誓》有言：“姬发攻击子受辛，庸、蜀等八国都派军参与。”“庸蜀”遂成为典故。）弓箭弹石，都非常缺乏，这是可以夺取的原因之五。我是中央的文职官员，不懂军事，依赖将士的努力，一连串传出小小捷报。既然已经克服重要险阻，而民心又都渴望归顺，瞻望涪城（四川省绵阳市）、益州（四川省成都市），早晚之间，可以占领，只因军力薄弱，粮秣不继，不能扩大战果。今天不夺取，以后再去图谋，就更困难。何况，益州（四川省）富庶，户口多达十万，比起寿春（安徽省寿县）、义阳（河南省信阳县），利益多出三倍。中央如果要作更进一步的发展，不可丧失时机。如果只想保护边境，安抚人民，则我留在这里，也无事可做，请召我回京（洛阳），奉养父母。”皇帝元恪下诏说：“削平蜀地（四川省）的军事行动，应等待稍后更进一步指示。贼寇（南梁帝国）还没有铲除，怎么可以借口奉养父母，推辞责任！”邢峦又上疏说：“从前，邓艾、钟会，率十八万大军，挖空中国所有的军用物资，仅不过摧毁蜀汉帝国的军事力量（参考二六三年）；之所以如此，在于双方都用实力

决斗。何况，我的才能不如古人，怎么能只靠两万军队，就打算削平蜀地（四川省）？我之胆敢这样做，只因为我们已经夺得险要，知识分子及平民，向往仁义，都情愿归附。我们南征，自然容易；他们北伐，自然困难。我们就现有的力量，向前推进，按理推论，一定可以攻克。而今，王足已逼进涪城（四川省绵阳市），万一得到涪城，益州（四川省成都市）就成了已被捕获到手的猎物，区别只在时间早晚。而且，梓潼（四川省梓潼县）归附的居民，已有数万户，中央政府怎么可以抛弃？而且，剑阁是天生险要，我们已经得到，再把它丢掉，实在可惜。我诚然知道，战争是一项危险的事，不可以轻率发动。自从大军穿过剑阁南下，我一半头发，已经变白，日夜惊骇恐惧，心情沉重。然而，仍勉强全力以赴的缘故是：既已占领土地，反而把它放弃，自行撤退，恐怕辜负陛下赏赐的爵位和俸禄。而且，我的计划，只不过先夺取涪城（四川省绵阳市），然后逐渐推进。如果得到涪城，则益州（四川省）就被拦腰分开，水陆交通，会完全断绝。萧渊藻等，外没有援军，苦守一座孤城，怎么能够持久！我现在打算命各军密集驻防，使声势相接，先求万全，然后再建立功业。成功则有大的收获，不成功也不会有什么损失。我又调查，巴西（四川省阆中县）、南郑（陕西省南郑县），相距一千四百里（航空距离二百公里），路途遥远（当中横隔海拔二千四百米的米仓山），常常骚动不安。属南朝时候，因地势艰险，管辖困难，曾在巴西（四川省阆中县）设立巴州，镇压夷獠蛮族（四八〇年至四八四年）。只因梁州（州政府设陕西省南郑县）贪图当地利益，请求中央撤销。当地强大家族，有严姓、蒲姓、何姓、杨姓，不只一姓，虽然人都聚集山谷之中，但豪门很多，高级知识分子，也不在少数。可是，距州城（梁州州政府所在地陕

西省南郑县)太远,没有机会进入政府,更没有机会插足高级官位。所以人民苦闷难伸,往往另辟前途。后来,夏侯道迁起义来归之时,郡民严玄思,自称巴州督导官(刺史)。帝国大军攻克城池后,照旧命他负责。巴西(四川省阆中县)面积千里,居民四万多户,如果建立巴州,镇压安抚汉人及夷獠蛮族,则将大为顺应人心,垫江(四川省合川县)以东的地方,用不着征讨战争,自然成为帝国领土。”(胡三省原注:李雄〔成汉帝国一任帝〕、谯纵〔西蜀王国一任王〕,在蜀地〔四川省〕建国,东方疆域,不能超过垫江〔四川省合川县〕。前秦帝国兵力之强,夺取梁州、益州,易如反掌,然而垫江〔四川省合川县〕以东,始终不能收入版图。邢峦的计划,也仅限于垫江〔四川省合川县〕以西。)皇帝元恪拒不接受。

最初,元恪任命王足当益州督导官(刺史)。南梁帝国皇帝萧衍,派天门(湖南省石门县)郡长张齐,率军增援益州(四川省);还没有抵达,而元恪又命梁州参谋长(梁州军司)、泰山(山东省泰安市)人羊祉,当益州督导官(刺史)。王足听到消息,大不高兴,立即率军撤退,北魏帝国从此再没有力量夺取蜀地(四川省)。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王足背叛北魏,投奔南梁帝国。邢峦在梁州(州政府设陕西省南郑县),接待豪门强族,很有礼貌,安抚平民贫家,都有恩惠,一州人民,无不欢欣。邢峦攻克巴西(四川省阆中县)时,派指挥官(军主)李仲迁镇守。李仲迁日夜沉溺在美酒和美女群中,把军用物资及政府仓库储存,都花尽耗光;属官因公晋见,没有一个能见到他。邢峦痛恨得咬牙切齿;李仲迁恐惧,暗中打算背叛。而城中民变,砍下他的人头,献出城池,归降南梁帝国。

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央派骠骑大将军源怀,讨伐登极称帝

的“武兴氐”(陕西省勉县氐民族)“氐王”杨绍先。邢峦等同受指挥。

14 南梁帝国宰相(司徒)国务院最高执行长(尚书令)谢朏,因娘亲逝世,辞职(回家守三年之丧)。

本年,南梁帝国农作物丰收,稻米每斛卖价三十钱。

公元五〇六年 丙戌

南梁武帝天监	五年	(柔然汗国太安十五年)
北魏宣武帝正始	三年	(柔然汗国始平元年)
		(皇帝杨绍先二年)
		(皇帝吕苟儿建明元年)
		(国王陈瞻圣明元年)

1 春季，正月一日，北魏帝国(首都洛阳)于皇后生皇子元昌。大赦。

“武兴氏”(陕西省勉县氏民族)酋长杨集义，围攻北魏帝国关城(泃平关)，北魏梁、秦二州(州政府设陕西省南郑县)督导官(刺史)邢峦，派建武将军傅竖眼迎战：杨集义进击，傅竖眼把杨集义击败，乘胜猛进。正月六日，攻克武兴(陕西省勉县)，俘获登极称帝不久的杨绍先(称帝事，参考去年〔五〇五〕)，解送首都洛阳。二位叔父杨集起、杨集义逃亡。北魏军遂消灭这个半独立小国。(这个半独立的氏民族建立的小国，有地盘而没有

国名，世俗对他们的首长称“氐王”。二九六年，晋王朝二任帝司马衷在位时，“氐王”杨茂搜占据仇池〔陕西省成县西〕，后裔逐渐强大，控制甘肃省东南部及陕西省西南部部分山区。北魏帝国崛起后，“氐王”领土，只剩下一个武兴〔陕西省勉县〕。本年，遂被消灭。计维持半独立状态二百一十一年，一个地方性家族的政治寿命，竟如此之久，也属奇迹之一。）中央政府遂设武兴镇，不久改为东益州（管辖武兴郡、仇池郡、盘头郡、广长郡、广业郡、梓潼郡、洛丛郡。应称北益州，方位才对。）

2 正月九日，南梁帝国（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政府任命前宰相（司徒）谢朏，当立法院总立法长（中书监），仍当宰相（司徒）。

冀州（州政府设郁洲〔江苏省连云港市。当时尚是一个小岛〕）督导官（刺史）桓和，攻击北魏帝国南青州（州政府设团城〔山东省沂水县〕），不能攻克。

3 北魏帝国秦州（州政府设甘肃省天水市）匈奴族屠各部落酋长王法智，聚集变民二千人，拥戴秦州州政府主任秘书（主簿）吕苟儿当皇帝，年号“建明”，设立中央政府，任命文武百官，攻击及压迫邻近州郡。泾州（州政府设甘肃省泾川县）变民首领陈瞻，也聚众起兵，称国王，年号“圣明”。

正月十三日，“武兴氐”（陕西省勉县氐民族）部落酋长杨集起兄弟，相继向政府投降。

4 正月十八日，南梁帝国皇帝（一任高祖武帝）萧衍，封皇子萧纲“晋安王”。

5 二月二十一日，北魏帝国皇帝（八任世宗宣武帝）元恪下诏，命亲王、公爵以下官员，直率的批评政府。执法监察官（治书侍御史）阳固，上疏说：“目前最急迫的事，莫过于亲近皇

族，加强行政效率，重视农耕及鼓励人民种桑养蚕；以及贬低工匠、商人的地位，根绝谈论玄虚、探索幽冥的风气，减少浪费在佛教、和尚、庙宇上的费用；拯救人民饥饿、寒冻的悲苦。”当时，元恪把大权交给舅父高肇，跟皇族十分疏远，喜爱佛法，对政府事务，不闻不问，所以阳固特别提出（史书未记载元恪的反应）。

二月二十三日，元恪派首都西区卫戍司令官（右卫将军）元丽，率各路兵马，讨伐自称皇帝的吕苟儿。元丽，是元小新成的儿子（元小新成事，参考四六一年）。

6 二月三十日，南梁帝国徐州（州政府设钟离〔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临淮关〕）督导官（刺史）、历阳（安徽省和县）人昌义之，跟北魏帝国平南将军陈伯之，在梁城（安徽省寿县东南）会战，昌义之战败。

将军萧昞，率军攻击北魏帝国徐州（州政府设彭城〔江苏省徐州市〕），包围淮阳（睢陵〔江苏省睢宁县〕）。（东战场）

7 三月一日，日蚀。

8 三月十四日，北魏帝国荊州（州政府设穰城〔河南省邓县东南〕）督导官（刺史）赵怡、平南将军奚康生，增援淮阳（睢陵〔江苏省睢宁县〕）。

咸阳王元禧的儿子元翼，遇到大赦，希望准许安葬他的老爹（元禧事，参考五〇一年），屡次在皇帝元恪面前，流泪恳求，元恪不准。三月十八日，元翼和他的老弟元昌、元晔，背弃北魏，投奔南梁。南梁帝国皇帝萧衍，封元翼“咸阳王”，元翼认为元晔虽是老弟，却是嫡妃李妃所生的嫡子，请求把爵位让他，萧衍不准。

9 南梁帝国辅国将军刘思效，在胶水（流经山东省平度县）

击败北魏帝国青州(州政府设东阳〔山东省青州市东〕)督导官(刺史)元系。(东战场)

临川王萧宏，命机要秘书(记室)、吴兴(浙江省湖州市)人丘迟，写信给北魏帝国平南将军陈伯之，说：“寻根追源，你所以决定离开南方，投奔北方，并不是有重大事故，只因内心不能多作思考，而外面又被流言诱导，行动失去控制，以致造成今天局面。主上(萧衍)法外施恩，即令是吞下一条船那么大的鱼，网也特别为它张开一面，使它仍遨游大海。将军祖先坟墓上的松柏，没有剪下一枝；亲戚都平安的住在自己私宅，你家亭台楼阁没有倾倒；而你心爱的姬妾，仍为你独守空闺，等你回来。可是，将军却象鱼那样游在滚水锅里；象燕子的巢，筑在翻动的帐幕之上，岂不使人困惑。希望你早一天确定行动，自己寻求幸福。”三月二十五日，陈伯之从寿阳、梁城(安徽省寿阳县东南)，率八千人私人部队，归降南梁帝国(陈伯之归降北魏事，参考五〇二年)。北魏帝国政府斩陈伯之的儿子陈虎牙。萧衍下诏任命陈伯之当西豫州(州政府设边城〔湖北省黄冈县境〕)督导官(刺史)。还没有到任，再任命他当顾问院(集书省)副总顾问长(通直散骑常侍)。很久之后，在家逝世。

10 最初，北魏总监察官(御史中尉)甄琛，上疏建议：“《周礼》上说，山川林木，有管理山川林木的官员，立下禁令，为的是无论打猎捕鱼，都应在适当季节，不可以造成无法复原的伤害。所以虽然设立官府，实在是保护人民财产。一家的家长，一定要考虑到养育子孙。天下的君王，必然要想到养育万民。从来没有当人的爹娘，而舍不得让孩子们吃肉吃醋，也从来没有一个君王，富有天下，却独留一种东西，由自己专卖。而今，陛下占住河东(山西省夏县)盐池，单独收利，等于一个人，只管

嘴巴肚子，不管手脚四肢。天子富有四海，何必担心贫穷？敬请解除盐禁，跟人民共享利益。”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元颢、国务院执行官（尚书）邢峦，上奏反对，认为：“甄琛所陈述的见解，口头上谈谈，道理很高，教人听了，十分动容。可是，如果付诸实行，则困难重重。我们暗中推测，古代管理资源的官员，一定随机应变，或收缩、或放纵，或丰盛、或节俭，培养根本，延长供应时间。如果完全放任，随它们自由发展，任凭人们毫无克制的大吃大喝，那就是把天下万物，当作猪狗一样糟蹋，又何必设立君王！所以，圣人开发山川林木，为的是减少农作物的田赋；收取关卡专卖捐税，为的是增加国库的储蓄。在这一方面征收，却在另一方面付出，陛下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这正是用天地之间的资源，养天地之间的万民。现在，盐池国有的政策，实施已经很久，掌握在政府手中，然后四散各方，用来维持军事上或政治上的开支，并不是专供皇家御厨房（太官）烹调饮食，也不是专供后宫们衣服玩赏的资金。利益既不在陛下一人之身，则利益就在万民。当然，自从食盐专卖以来，负责专卖的官员，往往态度傲慢，怠忽职守，验收和卖出时候，也许有人做出违法之事。于是，小民嗟叹，商贩怨恨，这是实行中的缺点，不是原则错误。一旦撤除，将会违反本意。一会实行，一会更改，岂不把法令看作下棋。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应该保持原状。”但元恪仍批准甄琛的建议。（此次解除盐禁事，应置五〇〇年〔参考五〇三年〕。）夏季，四月一日，撤销食盐专卖。（五〇〇年，用甄琛议，撤销盐专卖。五〇三年，恢复盐专卖，当年〔五〇六〕复撤销盐专卖）

11 四月十六日，北魏帝国政府任命中山王元英，当征南将军、扬徐二州军区司令长官（都督扬、徐二州诸军事），率军十

余万人，迎击南梁帝国临川王萧宏率领的北伐大军（参考去年〔五〇五〕），指挥各州郡武装部队，大军所至，元英全权行事。（中战场）

12 南梁帝国江州（州政府设寻阳〔江西省九江市〕）督导官（刺史）王茂，率军数万人，攻击北魏帝国的荆州（州政府设穰城〔河南省邓县东南〕），引诱北魏沿边居民及各蛮族，另行成立宛州（代替北魏的荆州），派他所任命的宛州督导官（刺史）雷豹狼等，发动袭击，攻陷北魏的河南城（河南省新野县东北）。北魏帝国政府派平南将军杨大眼，统率各军，反击王茂。四月二十七日，王茂大败，失踪及阵亡二千余人。杨大眼攻入河南城，王茂逃回。杨大眼尾追到汉水，一连攻陷五个城池。（西战场）

13 北魏帝国征虏将军宇文福，攻击南梁帝国新设的司州（州政府设鹿开关〔湖北省孝感市北〕），俘虏一千余人而去。（西战场）

14 五月七日，南梁帝国太子宫右翼卫队司令（太子右卫率）张惠绍等，攻击北魏帝国徐州（州政府设江苏省徐州市），占领宿预（江苏省宿迁市），俘虏城防司令（城主）马成龙。五月十一日，北徐州（州政府设钟离〔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临淮关〕）督导官（刺史）昌义之，攻陷北魏帝国梁城（安徽省寿县东南）。

豫州（州政府设晋熙〔安徽省潜山县〕）督导官（刺史）韦睿，派秘书长（长史）王超等攻小岷（安徽省合肥市东昭关），还没有攻克，韦睿巡视阵地，北魏军数百人，在大营外列阵，韦睿打算攻击，将领们都不赞成，说：“我们轻装备行军，只能突袭，不能硬拼，应该回去改穿铠甲，才可以进击。”韦睿说：“不然。小岷城中，守军有二千余人，足可以自保。而今无缘无故，忽然展示威力，定是勇将精兵，假如能把他们击败，城池将自己崩溃。”大家仍然迟疑，韦睿指着皇帝赐给他的符节（“持节”），说：

“中央加授我这个东西，不是用来装饰门面。我下的命令，不可违犯。”遂发动攻击，将士作殊死战，北魏军败退，韦睿的攻击更为猛烈，半夜时分，攻克小岷，遂进抵北魏帝国南疆重镇合肥（安徽省合肥市）。

最初，右军将军府军政官（右军司马）胡景略等，进攻合肥，一直不能攻下。韦睿考察山川形势，就在夜晚，率领部众，在肥水上兴筑水堤。不久，水堤筑成，水位上涨，南梁帝国船舰，陆续抵达。北魏军在合肥东西，分别兴筑两座卫星小城，韦睿先攻两座小城，北魏大将杨灵胤，率五万人庞大兵团，突然抵达，将领们恐惧不能抵挡，请迅速向中央要求援军，韦睿笑说：“盗贼（北魏帝国军）已到城下，我们才要求增兵，怎么能来得及？而且，我们要求增兵，他们也会要求增兵。作战决定于谋略，岂在人数多少？”遂进攻杨灵胤，击破杨灵胤军。韦睿派指挥官（军主）王怀静，在肥水岸边筑城，保护水堤；北魏军攻破该城。南梁守军一千余人，全部被杀或被俘。北魏军乘胜向水堤挺进，声势强大，各将领建议退回巢湖；有的则主张退保三叉（巢湖水流三分处），韦睿大怒说：“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命把自己用的伞盖、长扇、旗帜，都竖在水堤之下，表示绝不离开。北魏军向水堤发动攻击，万锥齐下，要凿它崩塌。韦睿亲自搏斗，北魏军不敌，败退；韦睿遂在水堤上建筑营垒，加强保护。韦睿另行兴建主力战斗舰，舰桥跟合肥城墙同高，四面包围，城中守军，面对绝境，一片哭声。守军司令杜元伦，登城督战，被流箭射死。五月十七日，合肥瓦解。南梁军斩杀及俘虏一万余人，捕获的牛羊以万为单位计算。（以上中战场）

韦睿身体一向瘦弱，从没有骑过马。每次会战，常常乘坐两人抬的小轿，到战场督战及勉励将士，勇气无人可比。白天

接待宾客，半夜起床处理军事文书，灯火通明，直到天亮。对部属十分爱护，照顾安抚，唯恐怕不够温暖，所以，知识分子或战斗壮士，争着向他投靠。无论到哪里，所住的宾馆、旅舍，都不超过他的身份。

韦睿等各路人马，继续推进，抵达东陵（今地不详），皇帝萧衍下诏班师，（胡三省原注：“班师诏书，当在洛口溃败之后；《通鉴》因叙述韦睿战绩，顺便作一总结。”）当时大军的位置，距北魏城池很近，（北魏军守甓城，距东陵十公里。）各将领恐怕北魏军追击，韦睿命所有辎重车辆居于撤退大军之前，而自己乘坐小轿，留在最后。北魏军畏服韦睿威名，远远观望，不敢进逼，韦睿遂得全军而还。于是，把豫州州政府迁到合肥。

15 五月十八日，北魏帝国派遣国务院执行官（尚书）元遥，率军南下，阻击南梁帝国北伐大军。

五月十九日，又派征西将军子劲，统御秦、陇（甘肃省东部）地区各军。

16 五月二十三日，南梁帝国庐江（安徽省霍山县）郡长、闻喜（侨郡。湖北省松滋县境）人裴邃，攻陷北魏帝国羊石城（霍丘县南）。五月二十六日，又攻陷霍丘城（霍丘县）。（中战场）

六月七日，青、冀二州（州政府设郁洲〔江苏省连云港市。当时尚是一个小岛〕）督导官（刺史）桓和，攻陷北魏帝国朐山城（江苏省东海县）。（东战场）

17 六月十二日，北魏帝国安西将军元丽，攻击匈奴族屠各部落酋长王法智，大败王法智军，杀六千人。

18 南梁帝国太子右卫队司令（太子右卫率）张惠绍，会同代理南徐州（州政府设京口〔江苏省镇江市〕）督导官（刺史）宋黑，水陆联军，同时并进，直攻北魏帝国徐州州政府所在地彭

城(江苏省徐州市)，包围高冢基地(彭城南刘交墓〔刘交，西汉王朝封楚元王〕)。北魏帝国武卫将军奚康生，率军增援。六月十四日，张惠绍战败，宋黑战死。(东战场)

皇太子萧统年五岁，能够阅读儒家学派的《五经》。六月十七日，从宫中搬出，移居东宫(太子宫)。

19 六月二十四日，北魏帝国任命国务院财政部长(度支尚书)邢峦，当东征大军总司令官(都督东讨诸军事)。

骠骑大将军、冯翊公爵(惠公)源怀逝世。源怀性情宽厚，做事简明，不喜爱噜嗦琐碎，常说：“高高在上、权柄在手的人，只要掌握要点就够了，怎么可以连细小的事情都去过问。好象盖房子，只要高敞显明，梁平柱正，基础巩固就好。至于木头刨得不平，接缝地方不密，那不是房屋本身的缺点。”

20 秋季，七月三日，南梁帝国青、冀二州(州政府设郁洲〔江苏省连云港市 当时尚是一个小岛〕)督导官(刺史)桓和，攻击北魏帝国兖州(州政府设瑕丘〔山东省兖州县东北〕)，占领固城(山东省临沂市西南)。(东战场)

21 登极称帝的吕苟儿，率武装变民十余万人，驻军孤山(甘肃省天水市境)，遥遥包围秦州(州政府设甘肃省天水市)。北魏帝国安西将军元丽进击，大破吕苟儿军。秦州执行官(行秦州事)李韶，偷袭孤山，生擒吕苟儿的父母妻子。七月十日，吕苟儿率他的部众，晋见元丽投降。

北魏帝国兼任畜牧部长(兼太仆卿)杨椿，率军讨伐泾州(州政府设甘肃省泾川县)变民首领、登极称王的陈瞻，陈瞻固守险要拒抗。北魏将领们有的建议在山路上设下伏兵，切断山区对外所有交通，等陈瞻把粮食吃完，然后再行攻击。有的建议砍伐山上树木，纵火烧山，然后进军。杨椿说：“这都不是最

好的办法。自从政府出动大军以来，所到的地方，全都攻克，盗匪（陈瞻）所以逃入深山，不过为了逃命。现在下令各军，不准侵扰民间，盗匪一定认定我们畏惧山势险要，不敢前进。等他们戒备松懈，我们奋勇一击，可以一次扫平。”大军遂逗留不再前进。陈瞻部众果然出山抢掠；杨椿再用马羊之类当诱饵，故意让陈瞻部众抢走，而不派人追捕。时间一久，暗中挑选精锐壮士，战马口衔木枚，发动猛烈夜袭；遂斩陈瞻，把人头送到京师（洛阳）呈献。秦州、泾州，全都平定。

22 七月二十五日，南梁帝国南徐州（州政府设京口〔江苏省镇江市〕）督导官（刺史）王伯敖，与北魏帝国中山王元英，在阴陵（安徽省定远县西北）会战；王伯敖大败，失踪及阵亡五千余人。（中战场）

23 七月二十六日，北魏帝国征召定州（州政府设中山〔河北省定州市〕）、冀州（州政府设信都〔河北省冀县〕）、瀛州（州政府设赵都军城〔河北省河间县〕）、相州（州政府设邺城〔河北省临漳县〕）、并州（州政府设山西省太原市）、肆州（州政府设山西省忻州市）六州武装部队十万人，增援东征大军。南梁帝国皇帝萧衍，派将军角念（角，姓），率军一万人，进驻蒙山（山东省蒙阴县南），招诱北魏帝国兖州境内居民，前来归附的很多。当时，将军萧及驻防固城，桓和驻防孤山。北魏东征大军总司令官（都督东讨诸军事）邢峦，派指挥官（统军）樊鲁，攻击桓和；另一将领元恒，攻击萧及；另一指挥官（统军）毕祖朽，攻击角念。八月十日，樊鲁在孤山大破桓和；元恒攻陷固城；毕祖朽猛攻，角念守军撤退。（东战场）

八月十七日，北魏帝国皇帝元恪，下诏命平南将军、安乐王元詮，督促留在后方还没有出发的部队，增援淮河以南。元

詮，是元长乐的儿子(参考四七五年)。

24 南梁帝国将军蓝怀恭，跟北魏东征大军总司令官(都督东讨诸军事)邢峦，在睢口(睢水注入泗水处。安徽省泗县境)会战，蓝怀恭战败，邢峦遂向前推进，包围宿预(江苏省宿迁市)。蓝怀恭在清水以南，再构筑营垒阵地，继续抵抗，邢峦跟平南将军杨大眼，联合攻击。九月十一日，攻陷清水以南新城，斩蓝怀恭，格杀及俘虏南梁士卒以万计算。南梁帝国太子宫右翼卫队司令(太子右卫率)张惠绍放弃宿预(江苏省宿迁市)，将军萧昞也放弃淮阳(角城〔江苏省宿迁市东南〕)，逃回。(东战场)

25 南梁帝国临川王萧宏，以皇帝萧衍的老弟身份，统率的军队，武器精良，军容壮盛。北方人民认为：数十年、甚至百余年以来，从来没有见过。萧宏北伐大军，进抵洛口(洛涧注入淮河处。安徽省怀远县西南)，前锋攻克梁城(安徽省寿县东南。五月间北徐州督导官昌义之攻克梁城，现在再作追叙)。各将领打算乘胜追击，深入敌境。萧宏性情愚劣，而又胆小如鼠，处理军务，错误百出。北魏帝国皇帝元恪下令邢峦渡过淮河，跟中山王元英会师，共同攻击梁城。萧宏得到消息，大为恐惧，召集军事会议，讨论班师。首都东区卫戍司令官(左卫将军)吕僧珍说：“知道困难，就赶快撤退，岂不是件美事！”萧宏说：“我也认为应该如此。”副总司令官、国务院右副执行长(尚书右仆射)柳悺说：“自从大军出击，哪一个城池不降服，什么地方有困难？”庐江(安徽省霍山县)郡长裴邃说：“这一次北伐，本来就是寻找敌人，把他们摧毁。有什么困难，竟使我们望风而逃？”宁朔将军马仙琕说：“大王(萧宏)怎么说出亡国的话，天子(萧衍)把全国所有的武装力量，全数交到你手，宁可以进一尺效死，也不可退一寸偷生。”北徐州(州政府设钟离〔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临淮

关))督导官(刺史)昌义之,大怒若狂,头发和胡须都激动得直竖,吼叫说:“吕僧珍应该斩首,岂有率百万大军,远征北伐,还没有遇到敌人,只听见风声,就急急撤退之理?还有什么面目,去见圣明君王(萧衍)?”将领朱僧勇、胡辛生,拔剑出鞘,从座位上跳起,厉声说:“要退的自己去退,我当向前求死!”军事会议之后,吕僧珍向各将领道歉说:“殿下(萧宏)昨天晚上头痛,不能专心处理军事,深恐大家失望沮丧,才打算保存实力,安全撤退而已。”萧宏不敢违背各将领的意见,又不敢前进,于是逗留不动。北魏东征兵团知道萧宏是个懦夫,派人送给他妇女用的包头巾和首饰,编出歌谣唱:“不怕萧娘娘(萧宏)和吕姥姥(北方人称外祖母为“姥姥”)/只怕合肥韦老虎。”韦老虎,指的是韦睿。吕僧珍叹息说:“假如始兴王(萧憺)或吴平侯(萧昉)当元帅,我当他们的助理,怎么会被敌人侮辱成这个样子!”打算派裴邃分出一部分军队夺取寿阳,而主力仍留洛口,萧宏恐惧过度,唯恐触怒敌人,坚决反对,于是下令军中:“人马敢向前走一步的,斩首。”将领士卒全都怒不可遏。北魏帝国武卫将军奚康生,派杨大眼骑快马报告中山王元英,说:“梁国(南梁帝国)军队自从攻克梁城(安徽省寿县东南)之后,这么久不再前进,畏怯的心态,显而易见。大王如果前进据守洛水(洛涧),他们一定自己溃散。”元英说:“萧宏虽然愚不可及,可是部属中仍有良将韦睿、裴邃之辈,不可以轻视。最好是暂时观察形势,不要发生战斗。”

太子右翼卫队司令(太子右卫率)张惠绍号令严明,攻无不克,驻军下邳(江苏省邳县)时,下邳人很多打算归降,张惠绍劝告他们说:“我如果能攻克城池,你们都是帝国臣民;如果不能攻克,岂不白白使你们流离失所,有家难归,有国难投!这

不是政府拯救人民的本意。你们暂且安居，继续做自己的营生，不要去找麻烦。”想归降的人，全都悦服。（如此为人着想，是出自肺腑深处的爱心，张惠绍为我们立下一个尊贵的榜样。）

九月二十七日，夜晚，洛口（洛涧注入淮河处。安徽省怀远县西南）天气突变，一夜狂风暴雨，南梁帝国北伐军大营，发生夜惊（夜惊事，参考一九二年），临川王萧宏，心胆俱裂，抛下自己统率的大军，单人匹马，仅携带随从数人，落荒逃走。将领们在发现统帅失踪后，霎时之间崩溃，官兵逃散，丢盔弃甲，扔掉武器，平地水沟，都被填满，患病和衰老的官兵，被遗弃营中或路旁，死亡将近五万人。萧宏乘坐小船，渡过长江，深夜到达白石垒（白下〔江苏省南京市西北〕），叫唤城门，要求进城。城防司令、临汝侯萧渊猷，登上城楼，对他说：“你亲率百万大军北伐，一旦象鸟兽一样，四散逃走；我们帝国是存是亡，不得而知。恐怕奸恶的人利用这个机会，起兵叛变，所以，城门在夜间不可打开。”萧宏无词可对，萧渊猷用绳子把饮食从城楼缒下来，使萧宏等果腹。萧渊猷，是萧渊藻的老弟（本年还不到二十岁）。当时，北徐州（州政府设钟离〔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临淮关〕）督导官（刺史）昌义之，驻军梁城（安徽省寿县东南），听到洛口军溃消息，跟太子右卫队司令（太子右卫率）张惠绍，分别率军撤退。（以上中战场）

26 北魏帝国皇帝元恪下诏，命中山王元英，乘胜进击，消灭南梁帝国。元恪乘胜追击，追到马头（安徽省怀远县东南），攻克。城中积存的粮秣，北魏军全部运回北方。南梁帝国政府对这种现象，一致认为：“他们把米运回北方，一定不会再继续南进。”皇帝萧衍说：“不见得，这必定是就要发动攻击，用运米的诈术，引导我们作错误的判断。”下令整修钟离城（安徽省凤阳

县东北临淮关)，命昌义之严密戒备。(马头在钟离西，北魏军已攻陷马头，下一步当然进攻钟离。)

冬季，十月，北魏帝国中山王元英，包围钟离，皇帝元恪下诏，命东征大军总司令官(都督东讨诸军事)邢峦，迅速跟元英会师。邢峦上疏，认为：“南方(南梁帝国)军队，在野战上虽然不是我们的对手，但守卫城池的能力，仍绰绰有余。现在，我们派出全国精锐，进攻钟离，得到它，利益有限；得不到它，所受的伤害却十分严重，而且又在淮河之外(淮河之南)。即令他们守军自己绑住双手，向我们投降，我们还要考虑粮秣不继，难以久守；何况用士卒的生命，前去换取。而且，将士南征，已有两季(自夏到秋)，疲劳、倦怠、死亡、伤残，情形严重，不问可知。虽然我们是乘胜追击，可是实质上我们没有可用的兵力。如果采纳我的意见，我建议应该恢复战争以前状态，安抚各州人民，等到以后再度出兵。江东(南梁帝国)的弱点，不怕以后没有。”元恪下诏，说：“渡淮河南下，跟中山王元英，互相支援，前已发出指令，怎么能允许你徘徊逗留，到今天才提出这项请求！应迅速进军。”邢峦又上疏，认为：“现在，中山王(元英)攻击钟离，实在使人困惑。如果采取冒险行动，不考虑自身安全，则应直接袭击广陵(江苏省扬州市)，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一旦成功，也说不定。如果认为只用八十天的食粮，就可夺取钟离，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元英预期八十天攻克钟离，所以邢峦反驳。)他们固守坚城，拒绝会战，护城河宽广纵深，不可能填平，我们在城下白白消耗到明年春季，士卒全都疲惫。如果派我前往，又从何处得到粮秣？夏季出动的大军，没有携带冬季衣服，万一遇到结冰降雪，天气转寒，用什么解决这项困难？我宁愿负起怯懦、不能进军的责任，不愿承当损兵折将、平

白出军的罪名。钟离是天然要塞，政府高级官员，人人皆知。如果城中有内应或有埋伏，或许可能成功；如果城中没有内应，又没有埋伏，我断言绝不可能攻克。如果相信我的陈述，请准许我停止前进。如果认为我惧怕战争，则我愿交还我所率领的东征兵团，请准予全部移付中山王（元英），由他指挥调度，我只以一个人的身份，单身匹马，追随中山王（元英）左右。我当过很多次大军统帅，深知什么事可做、什么事不可做。我既已认为困难，不应该勉强派我执行我认为困难的事。”元恪下诏，命邢峦回京（首都洛阳），另命镇东将军萧宝寅，率军跟元英会师，共同包围钟离。

监督院总监督长（侍中）卢昶，一向厌恶邢峦，跟另一总监督长（侍中）兼首都西区卫戍司令官（右卫将军）元晖，共同在皇帝元恪面前，打小报告陷害。命总监察官（御史中丞）崔亮，弹劾邢峦：镇守汉中（陕西省南郑县）时，抢夺壮男美女，男当奴，女当婢。（邢峦初到汉中时，新官上任三把火，待豪门士族，都有礼貌，安抚民众，广用恩惠。可是，一年以后，态度大变，不断诛杀居民，有时甚至屠灭全家，被他没收为私人奴婢的有二百余人。名将尚且如此，中国人还有生路？）邢峦把汉中所掠夺的美女送给元晖，作为贿赂。元晖对元恪说：“邢峦新近为帝国建立大功，不应该把大赦令以前的小事，抖出来查办。”元恪同意，遂不追究。

元晖跟卢昶，同时受皇帝元恪的宠爱，因之贪污放纵，丝毫没有忌惮，时人称他们是：“饿虎将军”、“饥鹰侍中”。元晖不久当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任用官职，都有一定价格，大郡郡长绸缎二千匹，次郡郡长减少一半（一千匹），下郡郡长再减少一半（五百匹）。其他官位随着等级，价格也有差别；大家

称他是“市场管理员”(市曹)。

27 十月六日,南梁帝国围攻义阳(河南省信阳县)的军队,利用夜色掩护,逃走。(听到洛口军溃,不能独留。)北魏帝国郢州(州政府设义阳)督导官(刺史)娄悦追击,击破南梁围城军。(西战场)

28 柔然汗国(瀚海沙漠)可汗(九任。侯其伏代库者可汗)郁久闾那盖逝世,儿子郁久闾伏图继位,称佗汗可汗(十任),改年号始平(之前是太安十五年,之后是始平元年)。十月十七日,郁久闾伏图派使节纥奚勿六跋(纥奚,复姓),前往北魏帝国,请求和解。北魏帝国皇帝元恪不另派使节,而只对纥奚勿六跋说:“蠕蠕(柔然汗国)的祖先郁久闾社仑(一任。豆代可汗),是帝国的叛臣(参考三九四年),帝国过去对你们一直大度包容,暂时跟你们互派使节(参考四八七年)。而今蠕蠕(柔然汗国)衰败,已不是当年,而帝国的伟大恩德威望,正达高峰,可以上比周王朝及两汉王朝。只因长江以南(南梁帝国)还没有平定,对北方稍稍放宽,以平等的地位,和平共存,我不能答应。但你们如果尽到当藩属的礼节,诚心诚意,帝国也绝不会辜负你们。”

京兆王元愉、广平王元怀,二人封国中的官员,多半骄傲放纵,公开干预行政。元恪下诏,命首都洛阳警备区总司令(中尉)崔亮,作彻底扫荡。于是,连带受控而被诛杀的,有三十余人,没有被诛杀的,也全都撤除官职,贬作平民。只有广平国右侍从官(右常侍)杨昱、王府教育官(文学)崔楷,因为直言规劝,得以免罪。杨昱,是杨椿的儿子(杨椿事,参考四九〇年)。

29 十一月四日,南梁帝国大赦。皇帝萧衍命首都西区卫戍司令官(右卫将军)曹景宗,率领各军二十万人,增援钟离(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临淮关)。萧衍指令曹景宗驻军道人洲(钟离〔临淮关〕东北淮河小岛),等各路人马集结完成后,一同进兵。曹景宗

一再请求前进到邵阳洲(钟离〔临淮关〕西北淮河小岛)东岸,萧衍不准。曹景宗打算单独建立这项奇功,不理睬诏书,径行挺进,想不到突然刮起暴风,有些士卒被吹到淮河里淹死,不能再进,只好再回道州。萧衍得到报告,说:“曹景宗无法西上,是上天旨意,如果孤军深入,城垒不能及时构筑完成,势将狼狽不堪。现在,一定击破盗贼(北魏帝国)。”(中战场)

30 最初,成汉帝国(首都四川省成都市)末任(五)帝李势在位末期(四世纪四〇年代),獠人从益州(四川省)四周山区,进入平地,北自汉中(陕西省南郑县),南到邛都(四川省西昌市)、笮都(四川省汉源县),满山满谷(参考三四六年)。成汉帝国灭亡(三四七年),蜀地(四川省)居民,很多向东方迁移,于是,山谷中空地,都被獠人占据。跟郡县接近而又跟汉人杂居的,也跟汉人一样,向政府缴纳赋税;但远在深山中的,政府就不能控制。而梁州(陕西省南部)、益州(四川省)官员,每年都借着清剿獠人的机会,抢夺财产及妇女,使自己发财;所以,无论政府与官员,都希望不断清剿。后来,邢峦当梁州(州政府设陕西省南郑县)督导官(刺史),距郡县较近的獠人,都安居乐业,距郡县较远的獠人,也不敢到平地抄掠。邢峦离职后,北魏帝国政府任命羊祉当梁州督导官(刺史)、傅竖眼当益州(州政府设晋寿〔四川省广元市〕)督导官(刺史)。羊祉性情残酷暴虐,激起人民反感,“獠王”赵清荆,引导南梁帝国军,侵入州境,羊祉派军击破獠梁联军。傅竖眼则推广恩德、建立信誉,汉人跟獠人相处,一片祥和。

31 十二月十二日,南梁帝国都亭侯(靖侯)谢朏逝世。

32 北魏帝国政府讨论拟订“雅乐”,很久不能作最后决定(公孙崇定雅乐事,参考五〇四年)。

公元五〇七年 丁亥

南梁武帝天监 六年 （柔然汗国始平二年）
北魏宣武帝正始 四年

1 春季，正月，北魏帝国皇家音乐官（太乐令）公孙崇，上疏皇帝元恪，请求由卫军将军、国务院右副执行长（尚书右仆射）高肇，担任“雅乐”修订总监。皇帝元恪批准，但也知道高肇不懂什么雅乐，再命祭祀部长（太常卿）刘芳，当他的助理。

柏杨曰：

官场文化一项铁则：官大，学问跟着也大。文明社会中，知识就是权力；落后的封建社会中，权力就是知识、就是智慧、就是至仁至圣。公孙崇先生在漫长的三年碰壁、沮丧、摸索、绝望后，终于发现这个穴道，最后一击而中。从前，没有人能负责，没有人敢负责，也没有人屑于负责。公孙崇先生选中大家伙高肇，在

〔官场学〕中，谓之“强棒战术”，无往而不利。连皇帝都知道高肇先生对雅乐是个白痴，但仍命他充当最高编辑，不为别的，只为强棒才可以击出界外球。却不管会不会把球打烂，会不会一棒击中裁判的后脑勺。

2 北魏帝国中山王元英，会同平东将军杨大眼等，率武装部队数十万，猛攻钟离（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临淮关）。钟离城北，就是淮河。北魏军在邵阳洲（钟离西北淮河小岛）两岸，建立大桥，树立木栅拒马，宽达数百步，横跨淮河，连接两岸交通。元英在南岸攻城，杨大眼在北岸另筑城堡，督运粮秣。城中守军才三千人，南梁帝国北徐州督导官（刺史）昌义之，率领将士，随机应变，坚强抵抗。北魏军用车辆运土，强填护城河，命步兵背土在后面跟进，骑兵督战队在最后面紧逼。士卒到目的地，把土掷下，有的还来不及回头，后面的土已堆积而上，遂被活埋。不久，护城河填平，元英开始用冲车（攻城用的重武器）撞城，城上泥土块块脱落，昌义之立刻用泥土填补。冲车虽能冲进城墙，但无法冲出缺口。北魏军日夜苦攻，轮流爬城，被击中坠下，起来再登，没有人敢向后退。一天之中，攻城数十次，前后格杀的人数，以万为单位计算。北魏官兵的尸体，堆积起来，几乎跟城墙同样高。

二月，皇帝元恪命元英回军。元英上疏说：“我的志向就是歼灭贼寇（南梁帝国），想不到自月初开始，阴雨不止，阻挠军事行动。如果三月间可以放晴，一定可以破城，请给我较长的时间。”元恪用诏书回答说：“南方气候象蒸笼一样，土地潮湿，不可以久留。势必把钟离夺到手，是将军的深谋远虑；可是，大军在外太久，筋疲力尽，也是政府的忧虑。”元英仍上疏，坚称

一定攻克。元恪派步兵指挥官(步兵校尉)范绍,到前线晋见元英,研究讨论攻取形势。范绍亲眼看到钟离城墙坚固,也劝元英撤退,元英拒绝。

南梁帝国皇帝萧衍,命豫州(州政府设安徽省合肥市)督导官(刺史)韦睿,率军增援钟离,受首都西区卫戍司令官(右卫将军)曹景宗指挥。韦睿从合肥直接向北进发,穿过阴陵(合肥市东北)沼泽地带,遇到山涧或深谷,就在两山之间,兴建吊桥渡过。将领及士卒,对北魏军的强悍,十分畏惧,多数人劝韦睿把速度放慢,韦睿说:“钟离情势危急,守军挖掘地穴居住,身背门板挑水。我们飞车奔马,前去营救,都恐怕来不及,怎么可以故意迟慢?北魏军那一套全在我预料之中,你们不要担心。”只十天时间,就抵达邵阳(应是望见邵阳洲〔钟离西北淮河小岛〕的地方)。皇帝萧衍预先告诫曹景宗:“韦睿,是你们家乡的望族,(曹景宗是新野人,属雍州。韦睿原是京兆〔陕西省西安市〕世家,南迁后定居襄阳,家族强大如昔。二人既同州,韦家又拥有人望。)你应该对他礼遇。”所以曹景宗接见韦睿,礼节十分恭敬。萧衍听到消息,说:“两位将领和睦,一定克敌制胜。”

曹景宗会同韦睿,进军邵阳洲(在岛上登陆)。韦睿在曹景宗大营前二十里处,深夜挖掘长沟,树立木栅拒马,把小岛截成东西两半,用挖掘出来的泥土,建筑城垒,距北魏帝国大营,仅一百余步。南梁(安徽省寿县东南)郡长冯道根,能骑在马上,谛听马步,量出长度,于是依照一个人的工作量,计算出总共需要多少时间和多少人力,用以分配筑城工程;天快明时,大营已经建立。北魏帝国中山王元英,在天色朦胧中忽然发现敌人营垒就在门前,不禁大吃一惊,用手杖敲打地面,号叫说:“竟然这么快!”曹景宗等武器锐利、铠甲全新、军容雄壮,北魏军

看到后，士气低落。曹景宗恐怕城中人心浮动，用重赏召募勇士言文达（言，姓）等，带着皇帝萧衍的诏书，潜水进城，城中才知道救兵已到，勇气百倍。

北魏平东将军杨大眼，英勇超过三军中其他将领，率一万余人的骑兵部队，进攻邵阳洲上南梁前进基地，军锋所到之处，所有障碍，都被摧毁。韦睿把车辆全都集合，结成圆阵；杨大眼集中军力包围，韦睿用两千张强弓，一时俱发，洞穿铠甲，直中躯体，北魏军死伤惨重。南梁军一箭射中杨大眼右臂，杨大眼向后撤退。第二天一早，元英亲自率军攻击，韦睿乘坐两人抬的小轿，手拿白色牛角“如意”，指挥作战，一日之中，会战数次，元英也向后撤退。夜晚，北魏军大规模攻城，箭如雨下，韦睿的儿子韦黯，请他从城上下来，暂时躲避，韦睿拒绝。情势一度危急，军心惊扰，韦睿在城上咆哮呵责，局面才告稳定。前往淮河以北割草的牧羊人，都被杨大眼捉去。曹景宗招募敢死队一千余人，在杨大眼城垒南数里地方，也兴筑城垒。杨大眼发动攻击，曹景宗把他击退。城垒筑成后，命部将赵草守城，杨大眼捕捉牧羊人时，都被赵草截获。以后牧羊人割草，才恢复正常。

南梁帝国皇帝萧衍，命曹景宗预先兴建特种战舰，甲板高度，跟北魏帝国的跨淮河大桥桥面略等，准备火攻。由曹景宗跟韦睿各攻一桥，韦睿攻南桥，曹景宗攻北桥。三月，淮水暴涨六七尺（桥面降低，甲板升高），韦睿命冯道根和庐江（安徽省霍山县）郡长裴邃、秦郡（侨郡。江苏省六合县）郡长李文钊等，乘战舰争先恐后，先行出动，攻击北魏留在邵阳洲上的残余部队，全部屠杀。另外派小艇，装载野草，灌满膏油，用来焚烧北魏跨淮河大桥。风狂火大，烟尘上冲霄汉，天地变色；敢死

队奋勇而上，拔除木栅拒马，猛砍桥梁，水势湍急，转眼之间，大桥跟木栅拒马，顺流而下，全部消失，河上不见踪影。冯道根等都亲身上阵，肉搏苦战，士卒奋发勇敢，嘶杀呐喊之声，震动天地，没有一个不是以一当百；于是，北魏大军不能抵抗，霎时崩溃。中山王元英看见淮河大桥中断，立刻放弃城垒，自己脱身逃走。杨大眼也纵火焚烧大营，撤退；其他所有城垒、军营、基地，陆续瓦解，北魏军全都抛弃武器盔甲，四散狂奔，为逃命被挤到水里淹死的，有十余万人，被斩首的大致也是这个数目。韦睿派人通知围城中的昌义之，昌义之悲喜交集，来不及答话，只叫说：“再生，再生！”南梁帝国各路大军追击，直追到涉水（经安徽省灵璧县注入沱水，再注入淮河）。元英单人匹马逃回梁城（寿春东南）。沿着淮河两岸一百余里，尸体互相枕压，南梁俘虏北魏军五万人。（对战果的夸张，使人对政府公报，丧失信心。司马光在此指出：“《梁书·韦睿传》说：‘其他脱下铠甲，叩头在地，乞求当奴隶的，犹有十万人。’事实上，当时北魏军总数不过十万人。”五万人，是司马光打了个对折。而前文提及淹死的，也有十万人。）收集北魏军遗弃的军用物资、粮秣、武器，堆积如山，牛马驴骡，更多到无法可计。（以上中战场）

昌义之感激曹景宗及韦睿，请二人宴会，筹了二十万钱作赌本，就在州政府开赌。曹景宗掷骰子，掷出三个“一”，韦睿则掷出三个“六”，但他却在大家吆喝尖叫声中，拨动一颗，故意诧异说：“怪事！”遂大输特输。（原文为“卢”“雉”，赌法今已不传，而只留下“呼卢喝雉”一则成语。我们用掷骰子代替，当可一目了然。）曹景宗跟各军将领，争先恐后，向中央驰奏捷报，只韦睿落在最后，世人因此更认为他品德高贵。皇帝萧衍下诏增加曹景宗、韦睿封爵的采邑；昌义之等也分别受到奖赏。（第

九次南北大战结束)

夏季，四月二十日，任命江州(州政府设寻阳〔江西省九江市〕)督导官(刺史)王茂，当国务院右副执行长(尚书右仆射)；安成王萧秀，当江州督导官。萧秀将要出发，主办官员要求拨付坚固的船舶，专运库存积蓄，萧秀说：“我难道只爱钱财，不爱人才！”命把坚固的船舶，拨付给部属及参谋官员，而把不太牢靠的船舶，装载库藏。中途，遇到大风，库藏船舶破碎。

四月二十八日，任命临川王萧宏当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建安王萧伟，当京畿卫戍总司令(扬州刺史)；最高资政官(右光禄大夫)沈约，当国务院左副执行长(尚书左仆射)；左副执行长王莹，当中军将军。

六月十八日，冯翊(侨郡。湖北省襄阳县境)等七个郡的郡长，背叛南梁，投奔北魏帝国。

秋季，七月三十日，任命国务院右副执行长(尚书右仆射)王茂当首都中区卫戍司令官(中卫将军)。

八月一日，南梁帝国政府大赦。

3 北魏帝国政府主管官员奏称：“中山王元英，计划错误；齐王萧宝寅等，不能坚守淮河大桥，应判处死刑。”八月十二日，皇帝元恪下诏：元英、萧宝寅免除死刑，在贵族户籍中删除名字，贬作平民；杨大眼被贬到营州(州政府设龙城〔辽宁省朝阳市〕)当普通士兵。任命中央军事总监(中护军)李崇，当征南将军、扬州(州政府设寿阳〔安徽省寿县〕)督导官(刺史)。李崇喜爱经营产业理财，征南将军府秘书长(征南长史)、狄道(甘肃省临洮县)人辛琛，不断规劝，李崇不能接受，二人感情遂告破裂，互相指谪控告。皇帝元恪下诏，对二人都不追究。李崇为了和解，摆下酒筵，请辛琛同饮，说：“你以后一定也会当督导官(刺史)，

不知道你希望有个什么样的秘书长(上佐)?”辛琛说:“万一托你的福,当上督导官(刺史),我愿得到一个规矩正直的秘书长(长史),无论早上晚上,都可听到讲我的过失,这是我的盼望。”李崇脸色惭愧。

九月三日,中央任命最高监察长(司空)、高阳王元雍,当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国务院最高执行长(尚书令)、广阳王元嘉,当最高监察长(司空)。

九月八日,拓宽斜谷(从陕西省宝鸡市到南郑县)旧道。

4 冬季,十月十六日,南梁帝国政府任命国务院国防部长(五兵尚书)徐勉,当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徐勉有超过常人的能力。虽然文书案卷堆积如山,座上的宾客又没有虚席,可是徐勉一面跟宾客高谈阔论,应对之快,如同流水,一面下笔不停。平常日子阅读各家学派书籍(诸子百家),但从从不批评它们的短处缺点。有一次,曾经跟他的门客在一起晚宴,其中一位门客,名叫虞曷,请求当太子宫总管府警卫秘书(詹事五官),徐勉严肃的说:“今天晚上,只谈风花雪月,不谈公事。”当时人都敬佩他大公无私。

闰十月十日,任命临川王萧宏当宰相(司徒)、代理太子师傅(太子太傅);国务院左副执行长(尚书左仆射)沈约当国务院最高执行长(尚书令)、代理太子教师(太子少傅);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袁昂当国务院右副执行长(右仆射)。

5 闰十月十二日,北魏帝国于皇后逝世。当时,贵嫔(小老婆群第一级)高女士,受皇帝元恪的宠爱,十分嫉妒,而高肇的权势,又震动中外。于皇后突得急病,而且立刻死亡,人们认为是高贵嫔暗下毒手。宫廷隐秘,外间不能知道详情。

6 闰十月二十九日,南梁帝国任命高级国务官(光禄大夫)

公元五〇七年 丁亥

夏侯详，当国务院左副执行长(尚书左仆射)。

7 闰十月三十日，北魏帝国把于皇后(顺皇后)安葬在永泰陵。

8 十二月二日，南梁帝国国务院左副执行长(尚书左仆射)、丰城公爵(景公)夏侯详逝世。

9 十二月十一日，北魏帝国淮阳镇(江苏省睢宁县)总指挥官(都军主)常邕和，献出城池，向南梁帝国投降。

公元五〇八年 戊子

南梁武帝天监	七年	(柔然汗国始平三年)
北魏宣武帝正始	五年	(柔然汗国建昌元年)
永平	元年	(北魏帝国皇帝元愉建平元年)

1 春季，正月，北魏帝国(首都洛阳)颍川(河南省长葛县)郡长王神念，投奔南梁帝国。

2 正月二十八日，南梁帝国(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政府，任命皇城警卫军司令官(卫尉)、吴平侯萧昺，兼任领军将军。

皇帝(一任高祖，武帝)萧衍，命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徐勉，制定文武百官等级，共“九品”(九等)“十八班”(十八级)，
“班”多则官高(“品”少则官高)。二月十一日，又增设镇将军、卫将军以下“十品”，共二十四班。不入“十品”的，另有八班。又特别给外国武官，设立二十四班，共一百零九个官称。(南梁帝国时，官制又有变化，除了等级更为精密，又有“集书省”出现，我们译称“顾问院”。此时，“门下省”几乎成为空城。随着“品”“班”

的颁布，官名译文也随着改变，但事实上是何年改变，不得而知。)

正月十六日，萧衍下诏设“州选拔官”(州望)、“郡选拔官”(郡宗)、“乡选拔官”(乡豪)各一人，专门负责发掘贤能人才，推荐给中央。

正月二十一日，任命南兖州(州政府设广陵〔江苏省扬州市〕)督导官(刺史)吕僧珍，当领军将军。“领军”一职，掌握中央及地方军权。南宋帝国五任帝(世祖)刘骏在位四五四年以后，皇家制造事务总监(制局监)掌握权柄，夺去“领军”(中央禁军总监〔中领军〕及领军将军)的兵权，从最卑微的官位、事务管理员(典事)起，都可以直接奏报皇帝，“领军”就只好袖起双手呆坐。吴平侯萧昉既当领军将军，工作负责，做事积极，一片新的严肃气象。可是，皇家制造事务局(制局)里的人，都是受皇上宠爱的亲信家奴，不允许权力滑出手指，所以采取小报告攻势，萧昉遂不能在位置上久留。二月二十三日，萧昉被外放当雍州(州政府设湖北省襄樊市)督导官(刺史)。

3 三月五日，北魏帝国皇子元昌逝世(年三岁)。御医王显诊断及用药错误，当时的人都认为奉国务院最高执行长(尚书令)高肇的命令，下手谋杀。

4 夏季，四月二日，南梁帝国皇太子萧统(本年九岁)娶太子妃，大赦。(九岁的男孩娶妻，即令是平民农家，也嫌太早，不知何以如此！)

五月十七日，皇帝萧衍下诏，复设皇家事务部(宗正)、畜牧部(太仆)、建筑部(大匠)、藩属事务部(鸿臚)，又增设宫廷库藏部(太府)、水利部(太舟)，连同从前各部(寺)，共任命十二个部长(卿)。

五月二十一日，任命安成王萧秀，当荆州（州政府设湖北省江陵县）督导官（刺史）。先前，巴陵（湖南省岳阳市）“马营蛮”，沿长江南岸，抢劫掳掠，州郡政府全都无力讨伐。萧秀派王府禁卫官（防阁）文炽，率军焚烧山区的森林树木，“马营蛮”失去掩护，州境内才恢复秩序。

5 秋季，七月十三日，北魏帝国皇帝元恪，擢升贵嫔（小老婆群第一级）高女士当皇后；国务院最高执行长（尚书令）高肇，更得元恪信任，权势更重。高肇对帝国政府从前的旧有制度，多作变更，削减贵族的采邑，压制功臣的功勋；怨恨高肇的声音，盈满道路。文武百官以及皇家贵族，都向他低头，只有国务院财政部长（度支尚书）元匡，敢跟高肇对抗，首先自己做就了一个棺材，放在大厅，打算带着它到皇宫，指控高肇罪恶，然后自杀，用死表达自己的抗争。高肇听到消息，十分厌恶。正巧，元匡跟祭祀部长（太常）刘芳，讨论某一个问题时，意见冲突。高肇支持刘芳，元匡遂跟高肇争论吵闹，上疏揭发高肇颠倒是非、指鹿为马（赵高指鹿为马事，参考前二〇七年）。总监察官（御史中尉）王显，立即弹劾元匡：诬陷宰相；主管单位判处元匡死刑。元恪下诏免除元匡死刑，降级当高级国务官（光禄大夫）。

6 八月二日，南梁帝国首都西区卫戍司令官（右卫将军）、竟陵公爵（壮公）曹景宗逝世。

7 最初，北魏帝国皇帝元恪，替京兆王元愉（元恪的老弟），娶于皇后的妹妹当王妃，元愉对于妃没有感情，却爱小老婆李女士，生下儿子元宝月。于皇后命李女士入宫，施以鞭打，为妹妹出气。元愉骄傲奢侈（“骄傲”二字出现），贪污放纵，无法无天。元恪把他叫到皇宫，一一调查，发现都是事实，于是打元愉五十木棍，外放当冀州（州政府设信都〔河北省冀县〕）督导官

(刺史)。元愉认为自己年纪最大，权势和官位却不如两个弟弟(清河王元怿、广平王元怀)，心中既惭愧又忿恨；而自己和爱妾又先后受到摧挫侮辱；高肇又在皇帝元恪面前，不断挑拨陷害元愉兄弟，元愉忍耐不住怒火。八月十二日，诛杀他的秘书长(长史)羊灵引、军政官(司马)李遵；对外宣称：接到清河王元怿的密信，说：“高肇谋杀皇上！”遂在信都(河北省冀县)南郊，登极称帝；大赦，改年号建平，封李女士当皇后。法务军事参议官(法曹参军)崔伯骥，拒绝服从，元愉杀崔伯骥。北方各州镇，都疑心中央一定发生事变；定州(州政府设中山〔河北省定州市〕)督导官(刺史)、安乐王元诠，把实际情形通知各州镇，人心才归安定。八月十四日，中央政府任命国务院执行官(尚书)李平，当北伐大军总司令(都督北讨诸军事)、冀州执行官(行冀州事)，讨伐元愉。李平，是李崇的堂弟。

八月十六日，大赦，改年号永平(之前是正始五年，之后是永平元年)。

登极称帝的元愉，派人游说平原(山东省平原县)郡长、清河(河北省清河县)人房亮，房亮斩元愉的使节。元愉派他的将领张灵和攻击房亮，被房亮击败。李平抵达经县(河北省广宗县东)，各路人马全部到齐。夜晚，一支蛮族部队，约数千人，忽然杀进李平大营，流箭射到李平所住的篷帐，李平镇静如常，不肯离开床铺；一会功夫，混乱自动平息。九月一日，元愉在信都(河北省冀县)城南草桥，迎战中央军，李平奋勇攻击，大破元愉军，元愉脱身逃回城中，李平进击，包围信都。九月十二日，安乐王元诠，在城北也击破元愉军。

8 九月十三日，南梁帝国封皇子萧绩“南康王”。

9 北魏帝国皇帝元恪，擢升高贵嫔当皇后时，彭城王(武宣

王)元颢，一再劝阻，元恪拒不接受。但高肇从此把元颢痛恨入骨，不断在元恪面前，陷害元颢，元恪都不相信。元颢推荐他的舅父潘僧固，当长乐(河北省冀县)郡长，京兆王元愉登极称帝，要挟潘僧固一同行动(长乐郡政府跟冀州州政府同设信都〔河北省冀县〕，所以元愉得以要挟。)高肇因此诬陷元颢：北方跟元愉勾结，南方招南梁帝国入侵。彭城王国禁卫司令(彭城郎中令)魏偃、彭城王国前禁卫官(防阁)高祖珍，希望高肇提拔升官，遂挺身而出作证。高肇命监督院总监督长(侍中)元晖，奏报皇帝元恪，元晖不肯；于是改命首都东区卫戍司令官(左卫将军)元珍奏报。元恪问元晖，元晖保证元颢绝不会如此。元恪又问高肇，高肇举出魏偃、高祖珍人证，元恪遂完全相信。九月十八日，元恪邀请元颢、高阳王元雍、广阳王元嘉、清河王元怿、广平王元怀，以及高肇，入官宴会。元颢的正妻李妃，正要生产，元颢一再推辞不去，面皇官使节前后相继催促，元颢不得已，跟李妃告别登车，从东掖门进入宫城，过了小桥，牛不肯前进，鞭打棍击，都不能使它迈动一步，接着又有使节来催，还责备元颢来得太迟，于是把牛解下，而由人把车拉进去，(直到六世纪，中国贵族仍乘牛车，还不骑马。)在后宫欢宴，到了夜晚，都酩酊大醉，各人到各人在宫中的专用房舍休息。顷刻之间，元珍率武士带着毒酒来到，元颢说：“我没有罪，但愿面见主上，死也无恨。”元珍说：“主上怎么能够面见！”元颢说：“主上圣明，不应该无缘无故杀我，请准我跟告我的人，当面对质！”武士上前，用刀柄凶猛的撞击元颢的肋骨，元颢哀号说：“冤枉！苍天！忠心耿耿，却被诛杀！”武士又用刀柄殴击元颢，元颢只好饮下毒酒，武士遂上前乱刀砍死。黎明时分，用褥子把元颢尸体裹住，运回家宅，宣称：元颢因喝得太醉逝世。李妃悲哭

号叫说：“高肇昧尽天良，冤枉杀人！天道有知，你怎么能够好死！”皇帝元恪在金銮宝殿东厢，为元颢发布死讯，举行祭悼；追赠高官，以及安葬的礼节，都特别加等优待。政府中无论大小官员，全垂头丧气，道上走路的平民男女，都哭泣流泪，说：“高肇诬杀贤王。”从此，政府内外，对高肇更为怨恨入骨。

魏收曰：

元颢性情品行，一片纯孝；为国效命，更全副忠心，文武全才；无论风采和谋略，都有充实的根基。当四七〇、八〇年代（七任帝高祖元宏在位），二十余年之间，元颢已做了安身立命、预防灾祸的工作，难道都是白做？居安而不忘危，鉴往而知未来，姬旦誓不二心的大义，霍光异姓辅佐的忠诚，元颢一身兼备。功勋太高，使人主忌惮；恩德太厚，为世俗拥戴。于是，诬陷挑拨的闲言闲语，一旦进入皇帝耳朵，终于不能保全他退隐的初志。可悲！姬诵（周王朝二任王成王）、刘弗陵（西汉王朝八任帝昭帝）这样的君王，不容易遇见。

柏杨曰：

冤狱是一种无奈，人，一旦被捕，往往会十分理智地认为：只要能见到大家伙当面申诉，定可迎刃而解，元颢先生就有这种盼望。鲨鱼群当然不允许他见元恪，以防变卦。事实上，即令他见到元恪，也无法化解心里不可告人的杀机。无罪不能无刑，元颢岂会例外。

性格造成悲剧，往往指前进不已、贪图不止的人。而元颢先生几乎与世无争，儒家学派所赞扬的美德——包括

明哲保身，元颢先生完全具备。但并不能救他一命；因为，用血腥手段从事政治斗争的社会，才真正是悲剧之母，岂止一人一家的冤狱而已。

已登极称帝的元愉，无法守住信都（河北省冀县）。九月二十三日，纵火焚烧城门，携带皇后李女士和四个儿子，以及一百余名骑兵，突围逃走。李平进入信都，斩元愉所设置的冀州州长（牧）韦超等，派指挥官（统军）叔孙头追捕，生擒元愉，囚禁信都，奏报皇帝元恪。文武官员请诛杀元愉，元恪不准，命用铁链锁住，押解回京（首都洛阳），打算用家法对他训诫。元愉走到野王（河南省沁阳县），高肇派人把他谋杀。儿子们到洛阳，元恪都予赦免。

元恪将对李女士施用剖腹酷刑，立法院副总立法长（中书令）崔光，劝阻说：“李女士正怀身孕，如果用刑剖腹取胎，这是妲履癸（桀）、子受辛（纣）干的勾当，残忍凶暴，不是正当刑罚。请求等她生产之后，再行斩首。”元恪同意。

李平捕获元愉党羽一千余人，打算全部屠杀，军事总参议官（录事参军）高颢说：“这些都是被迫，从前既然承诺免他们一死，应该上疏皇上，为他们求情。”李平接受，于是全都赦免。高颢，是高祐的孙儿。

济州（州政府设碣碣〔山东省茌平县西南〕）督导官（刺史）高植，率州政府军攻击元愉，建立功勋，应该封爵，高植不肯接受，说：“我家蒙受帝国的重恩，为帝国出力，是正常的事情，怎么敢要求赏赐！”高植，是高肇的儿子。

加授李平：顾问院总顾问长（散骑常侍）。高肇和首都洛阳警备区总司令（中尉）王显，一向厌恶李平。遂由王显出面，弹

劾李平在冀州(州政府设信都〔河北省冀县〕)包庇叛逆;高肇奏准:在特许出入宫门名册中,剔除李平的名字。

10 最初,四六〇年代,北魏帝国六任帝(显祖)拓跋弘在位,柔然汗国(瀚海沙漠)一万余家,投降北魏帝国,分别安置在高平镇(宁夏固原县),和薄骨律镇(宁夏灵武县)。可是,到了四九〇年代,有的叛变,有的逃亡,剩下的只有一千余家。中级国务官(太中大夫)王通,建议把这一千余家再迁到淮河以北,根绝他们向北方逃亡的道路。(不检讨柔然人民为什么逃亡,只责备他们不该逃亡,这是中国传统性的颠预。)皇帝元恪命畜牧部长(太仆卿)杨椿,“持节”,前往强迫迁移。杨椿上疏说:“从前,政府把柔然人民,安置在边疆地带,目的在于激励风俗不同、习惯不同的蛮族前来归附。而且,也使蛮族跟中国人民不相混淆。现在,新归附的户口很多,如果旧有人民被强制迁移,新归附的户口一定惊恐不安,是强迫他们非逃亡不可。而且,他们身穿皮袄皮袍,口吃牛肉羊肉,喜爱冬季,不怕寒冷;南方气候潮湿,土地蒸热,迁移到那里之后,一定全数死亡。既失去归附者的人心,对捍卫边疆,更没有裨益。尤其,把他们安置在中国心脏地带,或许还会发生别的问题,不是良策。”元恪不准,遂把他们迁移到济州(州政府设碣磳〔山东省茌平县西南〕),沿黄河南岸安置。后来,京兆王元愉起兵称帝,柔然人纷纷渡河北上,投奔元愉,所到之处,抢夺抄掠,一如当初杨椿的警告。

11 九月二十日,北魏帝国郢州(州政府设义阳〔河南省信阳县〕)军政官(司马)彭珍等叛变,暗中引导南梁帝国军,攻击义阳(河南省信阳县)。三关(位义阳南)驻军司令(戍主)侯登等,献出城池,向南梁帝国投降。郢州督导官(刺史)娄悦,登城自守。中央任命中山王元英,当南征大军总司令官(都督南征诸军事),

率步骑混合兵团三万人，从汝南(河南省汝南县)出发增援。

冬季，十月，悬瓠(河南省汝南县)带兵官(军主)白早生，击斩豫州督导官(刺史)司马悦，自称平北将军，向南梁帝国司州(州政府设鹿开关〔湖北省孝感市北〕)督导官(刺史)马仙琕求救。当时，荆州(州政府设湖北省江陵县)督导官(刺史)、安成王萧秀，当军区司令长官，马仙琕报告萧秀，请求准予接应。萧秀的参谋官员一致认为应等候中央命令，萧秀说：“白早生靠我们的支援救命，救兵如救火。如果依照惯例，必须有中央命令才可以出军，就不可能应非常事变。”遂立即派军北进。皇帝萧衍也下诏命马仙琕，增援白早生。马仙琕率军到楚王城(河南省汝南县南)，派副司令官(副将)齐苟儿率军二千人，进入悬瓠协防。萧衍下诏，任命白早生当司州(可能是豫州之误)督导官。

12 十月十六日，南梁帝国政府擢升吴兴(浙江省湖州市)郡长张稷，当国务院左副执行长(尚书左仆射)。

13 北魏帝国政府任命国务院执行官(尚书)邢峦，当豫州(州政府设悬瓠〔河南省汝南县〕)执行官(行豫州事)，率军攻击叛国投敌的白早生。皇帝元恪问邢峦说：“依你的看法，白早生是逃走？还是坚守？什么时候可以平定？”邢峦回答说：“白早生并没有高深的谋略和远大的志向，只因司马悦残酷暴虐，激起大家愤怒，白早生利用机会起事，人民被他控制，不得不跟随服从。即令梁国(南梁帝国)的军队进城，因水路不能直达，粮秣一定无以为继，所以进城的军队，也会一同被我们生擒。白早生得到梁国(南梁帝国)支援，利欲熏心，自以为前途光明，定会固守，绝不逃走。如果圣王的大军(北魏帝国军)抵达城下，无论官员或民众，势必纷纷阵前起义。预料不出今年，白早生的人头，当悬挂京师(首都洛阳)。”元恪大喜，命邢峦先行出发，中

山王元英继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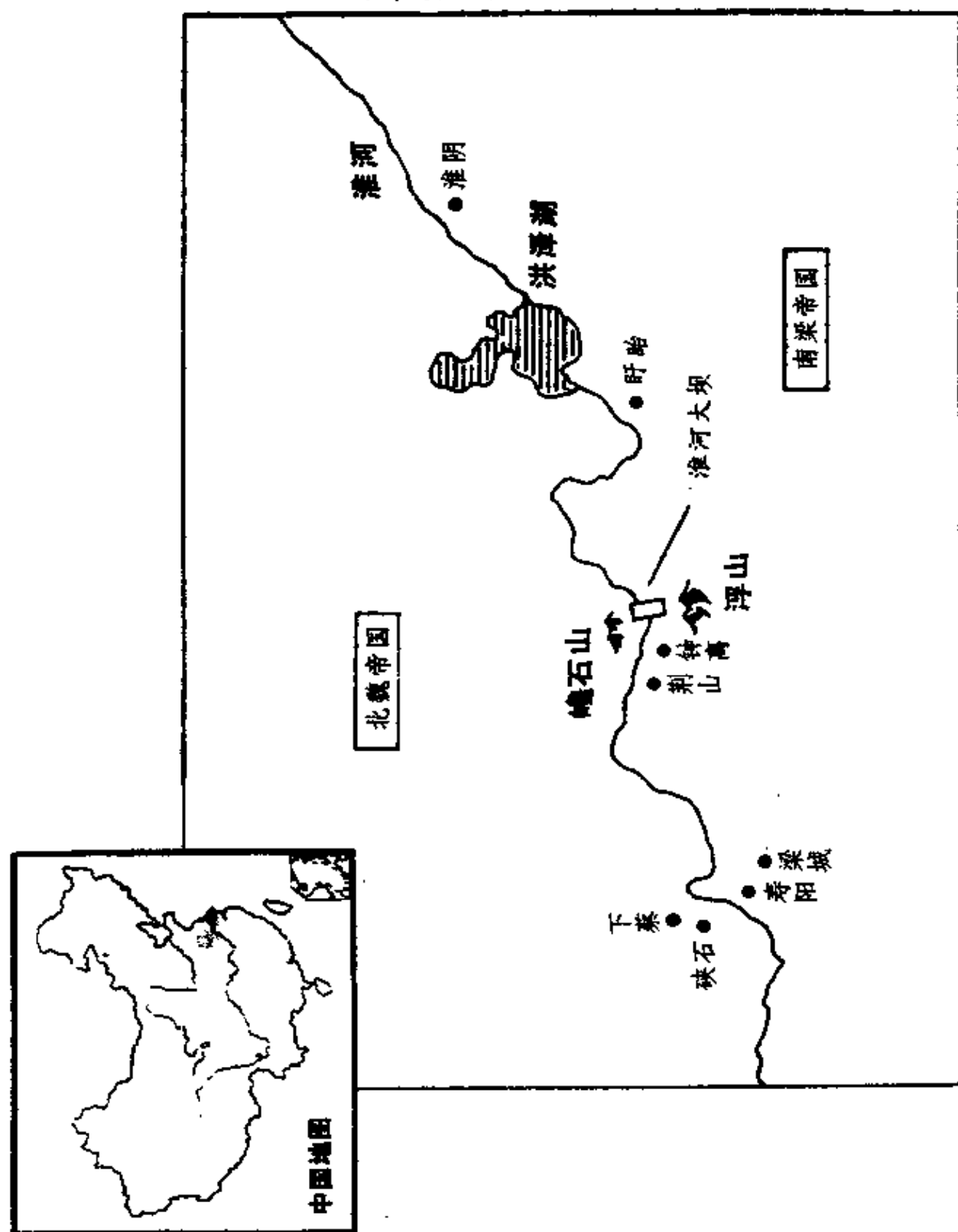
邢峦率骑兵八百人，急行军前进，五天时间，即赶到鲍口（今地不详）。十月二十六日，白早生派他的大将胡孝智，率七千人，出城二百里迎战。邢峦奋勇进击，大破胡孝智军，乘胜长驱直入，直到悬瓠（河南省汝南县）。白早生出城迎战，又被击败。邢峦遂率军渡汝水南下，包围悬瓠城。元恪下诏加授邢峦：南征大军总司令官（都督南讨诸军事）。

十月二十七日，镇东将军府军事参议官（镇东参军）成景夔，击斩宿预（江苏省宿迁市）驻军司令（戍主）严仲贤，献出城池，投降南梁帝国。当时，北魏帝国郢州（州政府设义阳〔河南省信阳县〕）、豫州（州政府设悬瓠〔河南省汝南县〕）疆土，自悬瓠以南，直到安陆（湖北省安陆市），全落入南梁帝国之手，只有义阳（河南省信阳县）一个孤城，仍在坚守。“义阳蛮”酋长田益宗，率其他各蛮族部落，归附北魏帝国，北魏帝国政府任命田益宗当东豫州（州政府设河南省息县）督导官（刺史）。南梁帝国皇帝萧衍，任命田益宗当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封五千户人家的郡级公爵，引诱田益宗背叛北魏，田益宗拒绝。

十一月十一日，北魏帝国政府派安东将军杨椿，率军四万人，进攻宿预（江苏省宿迁市）。

14 北魏帝国皇帝元恪，不断接到邢峦传来的捷报，因而命中山王元英迅速攻击义阳（河南省信阳县）。元英因军力太少，不断上书请求增兵，元恪不肯。元英返抵悬瓠（河南省汝南县），跟邢峦会师，联军攻击。十二月十日，南梁帝国协防司令齐苟儿等，打开城门，出城投降，北魏军入城，斩白早生跟他的党羽数十人。元英遂率军直指义阳（河南省信阳县）。南梁帝国宁朔将军张道凝，先前驻军楚王城（河南省汝南县南），十二月十四

六世纪：一〇年 淮河大坝崩溃



日，放弃城池，向南撤退；元英追击，斩张道凝。

义阳郡长、狄道（甘肃省临洮县）人辛祥，跟郢州督导官（刺史）娄悦，一同守卫义阳（州郡政府同设义阳〔河南省信阳县〕）。南梁帝国围城军将领胡武城、陶平虏，不断攻击。辛祥夜晚出击，向南梁帝国围城军发动猛烈突袭，生擒陶平虏，击斩胡武城，南梁军溃散，州境恢复安定。论功行赏，身为郢州督导官（刺史）的娄悦，对于部属辛祥，竟建立如此奇功，自己反而束手无策，越想越气，老羞成怒，遂向中央政府当权派官员（高肇系统）恶言陷害，于是，对辛祥等有功官兵，没有任何赏赐。

十二月二十三日，东荆州（州政府设沘阳〔河南省泌阳县〕）上奏中央：“桓晖的老弟桓叔兴，前后招抚‘太阳蛮’，归附的有一万余家，请设立十六个郡、五十个县管辖。”皇帝元恪命镇东将军府前秘书长（长史）酈道元复查，遂即批准设立。（如依照家数平均分配，一郡才六百二十五家；一县才二百家。真是地广人稀。一县的税收，恐怕连一个县长都养不起，又如何养县政府其他官员？自此以后，蛮族地区郡县林立，记不胜记，记也毫无意义。）酈道元，是酈范的儿子（酈范事，参考四六七年）。

15 本年，柔然汗国（瀚海沙漠）可汗（十任佗汗可汗）郁久闾伏图，再派使节纥奚勿六跋（纥奚，复姓），到北魏帝国呈献貂皮大衣。北魏帝国皇帝元恪拒绝接受，把上次回答他的话（参考五〇六年），再重复一遍，作为回答。

最初，高车王国（新疆吐鲁番市东）“侯倍”（不懂这两个字什么意思）穷奇，被啖哒王国（新疆皮山县）武装部队击斩，并把穷奇的儿子弥俄突，俘虏而去。穷奇的部落遂告瓦解，有的投奔北魏帝国，有的投奔柔然汗国。北魏帝国皇帝元恪，派羽林禁军指挥官（羽林监）、河南（河南省洛阳市）人孟威，负责接待，

把他们安置在高平镇(宁夏固原县)。高车国王阿伏至罗,残酷凶暴,贵族们不能忍受,把他诛杀,拥护王族跋利延,继承王位。哒哒王国护送弥俄突北返,攻击高车王国。高车王国贵族再诛杀跋利延,欢迎弥俄突,拥护他当国王。弥俄突攻击柔然汗国,跟佗汗可汗(十任)郁久闾伏图,在蒲类海(新疆巴里坤湖)会战,不能取胜,遂向西移动三百余里。郁久闾伏图在伊吾(新疆哈密市)山北扎营;正巧,高昌王国(新疆吐鲁番市西)国王(六任)麹嘉,向北魏帝国请求,愿全国迁移到中国内地。当时,孟威当龙骧将军,皇帝元恪派孟威征调凉州(州政府设姑臧〔甘肃省武威市〕)州政府军三千人,前往迎接,抵达伊吾(新疆哈密市);郁久闾伏图忽然发现北魏帝国的正规军出现,象被恶魔抓住头皮一样,立刻逃走。弥俄突得到消息,闪电般追击,大破柔然军,就在蒲类海北方,斩郁久闾伏图,割下他的头发,送给北魏帝国龙骧将军孟威,并派人到北魏帝国进贡。北魏帝国皇帝元恪,派东城子爵于亮到高车王国报聘,赏赐馈赠的东西很多。高昌国王麹嘉在约定的时期没有抵达会合,孟威遂班师。

佗汗可汗郁久闾伏图的儿子郁久闾丑奴继位(十一任可汗),称豆罗伏跋豆伐可汗,改年号建昌。

16 南宋帝国及南齐帝国时代所用的礼仪:皇帝祭祀天神的时候,都要头戴皇冠(冕),身穿绣袍(衮)。南梁帝国政府兼任档案管理官(兼著作郎)、高阳(侨郡)人许懋,请求制造黑色羊羔皮袍(大裘),专供皇帝祭祀天神时之用;皇帝萧衍批准。

萧衍将到皇家祖庙祭祀,下诏说:“祭祀的当天,不可以听音乐。从现在开始,皇帝御驾出宫,乐队在后面跟随,却不演奏。但祭祀完毕后,回宫途中,一切依照普通规则。”

公元五〇九年 乙丑

南梁武帝天监 八年 (柔然汗国建昌二年)

北魏宣武帝永平 二年

1 春季，正月三日，南梁帝国(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皇帝(一任高祖，武帝)萧衍，前往建康南郊，祭祀天神。大赦。当时，有人建议萧衍到会稽山(浙江省绍兴市境)、国山(江苏省宜兴县境)，举行封禅大典。(在泰山上添土祭祀天神，称“封”。在梁父山下辟土祭祀地神，称“禅”。萧衍既不能到泰山、梁父〔二山均在北魏帝国版图〕，摇尾系统只好就近取材，固是肉麻当有趣，但也用尽心机。)萧衍命儒家知识分子起草拟定“封禅典礼”仪式，打算前往。兼任档案管理官(兼著作郎)许懋，表示异议，认为：“姚重华(黄帝王朝七任帝舜帝)在泰山堆集木柴燃烧，祭祀天神，不过是巡视天下的中途一站。可是，郑玄却引用《孝经钩命决》说：‘姚重华在泰山添土祭天(封)，用柴火向上天禀告他的政绩；在梁父山辟土祭地(禅)，在石碑上刻下他的祷词。’这是

神秘预言书所作的曲解，不是正规经典的大义。姚重华每五年巡查天下一次；而春夏秋冬四季，又分别前往四岳。（《书经·舜典》载：“姚重华二月东往泰山，五月南往衡山，八月西往华山，十一月北往恒山。”）如果他是为了‘封禅’才到泰山，岂不是次数太多！又如，管仲曾经指出：古代‘封禅’的君王，有七十二位。燧人氏之前（燧人氏，“五氏”第二氏，应作“燧人部落”解），世界简陋，人民朴实，哪里有金泥玉印？当时全靠结绳记事，又哪里能写出文章，禀告天地？管仲又说：‘只有统一天下的君王，才可以“封禅”’。姬诵（周王朝二任王成王）难道不是天下统一的君王，管仲却说他怎么可以‘封’泰山、‘禅’社首山（山东省泰安市西南）！神农氏（“五氏”第五氏）就是‘炎帝’，管仲却把他们当作二人，错误十分严重。如果是圣明的君王，根本用不着去那么远添土祭天，也用不着去那么远辟土祭地！如果是平凡的君王，根本不应该去那么远添土祭天，也不应该去那么远辟土祭地！只是当初，姜小白（齐国十六任国君桓公）想去做这件事，管仲知道不可以，所以列举一些奇怪的动物，使他打消念头。（《汉书·郊祀志》：“前六五一年，姜小白既成霸主，打算‘封禅’〔到泰山添土祭天，到梁父山辟土祭地〕，管仲说：‘古时候，封〔添土祭天〕泰山、禅〔辟土祭地〕梁父的，有七十二位君王，我只记得十二位，这十二位是：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山〔梁父山东〕；伏羲氏封泰山，禅云云山；神农氏封泰山，禅云云山；炎帝封泰山，禅云云山；姬轩辕〔黄帝〕封泰山，禅亭亭山〔山东省泰安市南〕；姬颛顼〔黄帝王朝三任帝玄帝〕封泰山，禅云云山；姬俊〔黄帝王朝四任帝喾帝〕封泰山，禅云云山；伊祁放勋〔黄帝王朝六任帝尧帝〕封泰山，禅云云山；姚重华〔黄帝王朝七任帝舜帝〕封泰山，禅云云山；姁文命〔夏王朝一任帝禹帝〕封泰山，禅会稽

山〔河南省伊川县境〕；子天乙〔商王朝一任帝成汤〕封泰山，禅云云山；姬诵〔周王朝二任王成王〕封泰山，禅社首山〔山东省泰安市西南〕，都是统一天下，然后才有资格 土祭天〔封〕和辟土祭地〔禅〕。’姜小白说：‘我北伐山戎蛮族〔河北省北部〕，越过孤竹〔河北省卢龙县〕。西伐大夏〔今地不详〕，跋涉流沙，紧束马腹，用人力抬起车辆，攀卑耳山〔山西省平陆县境〕。南伐楚王国召陵〔河南省鄆城县〕，登熊耳山〔洛阳西南〕，远眺长江、汉水。我组成过三次国际联军，讨伐叛逆〔兵车之会〕，召集过九次国际高阶层会议〔乘车之会〕，集合各封国国君，一次拥护周王朝天子〔二十任王襄王〕姬郑登极〔参考前六五二年〕。没有一个封国国君敢对我违抗冒犯。从前，夏、商、周三个王朝承受上天交付的使命，跟这个有什么分别？’管仲发现仅用言辞不能说服姜小白，于是举出事证，说：‘古时候君王添土祭天〔封〕，辟土祭地〔禅〕之时，鄆上〔河南省荥阳县境鄆山〕长出黍米〔黄米、小米〕，北里〔今地不详〕遍地出产杂粮。长江、淮河之间，茅草都有三梗，用作号召。而且，东海游来比目鱼，西海飞来比翼鸟。〔比目鱼只有一只眼，须两鱼合游。比翼鸟只有一只眼和一只翅膀，须两鸟并飞。〕还有其他不找它们、它们却飞来走来的奇异禽兽，有十五种之多。而且，凤凰、麒麟没有出现，祥瑞的庄稼没有产生。蓬蒿、野草反而兴旺，鸱鸟、枭鸟，却成群结队。在这个时候去泰山添土祭天〔封〕、梁父山辟土祭地〔禅〕，似乎不合适。’姜小白才打消原意。”

嬴政（秦王朝一任帝始皇帝）曾经到泰山添土祭天（封），孙皓（东吴帝国末任帝）也曾经派他的兼任最高监察长（兼司空）董朝，前往阳羨（江苏省宜兴县），在国山添土祭天（封）、辟土祭地（禅）；这都不是有美德的人应做的事，不应效法。主要的是：添土祭天（封）和辟土祭地（禅）的典礼仪式，都是道听途说，失

去本意。只因在上的君王好名，在下的臣属就竭力满足君王的虚荣。古时候，无论祭天祭地，都有正常礼仪，诚心诚意的道理，完全包括在内。至于去那么远添土祭天（封）、辟土祭地（禅），实在不敢听这件事。”萧衍赞扬他的见解，遂把许懋的这份奏章的内容，再加扩充，下诏驳回摇尾系统的请求，从此大家不再提出。

2 北魏帝国（首都洛阳）中山王元英，抵达义阳（河南省信阳县），打算南下收回三关（义阳之南：平靖关、武阳关、黄岘关），事先研究判断：“三关互相依赖，如同左右双手，只要攻破一关，其他两关就会自己崩溃。攻难攻的，不如攻易攻的，应该先攻东关（武阳关）。”又恐怕其他二关集中力量支援东关（武阳关），遂派秘书长（长史）李华，率五个指挥官的部众，攻击西关（平靖关），用以牵制南梁帝国的兵力；而元英亲自率军，向东关（武阳关）出发。

最初，南梁帝国司州（州政府设鹿开关〔湖北省孝感市北〕）督导官（刺史）马仙琕，派云骑将军马广，驻防长薄（三关北据点）；带兵官（军主）胡文超，驻防松岘（三关北据点）。正月十八日，元英抵达长薄。正月二十日，长薄防务崩溃，马广逃回东关（武阳关），元英南征大军，遂把东关（武阳关）包围。南梁帝国皇帝萧衍派冠军将军彭瓮生、骠骑将军徐元季，率军增援东关（武阳关）。元英下令撤围，故意让这两支援军入城，说：“我观察形势，这个城池很容易夺取！”彭瓮生等既进入东关（武阳关），元英发动攻击，只攻六日，即行攻克，俘虏南梁帝国三位将领（马广、彭瓮生、徐元季），以及士卒七千余人；接着攻击黄岘关（广岘关），守军司令、太子宫左翼卫队司令（太子左卫率）李元履，放弃城池，逃走。元英再攻击西关（平靖关），南梁帝

国总司令官马仙琕也放弃城池，逃走。

萧衍派南郡(湖北省江陵县)郡长韦睿，率军支援马仙琕。(韦睿救钟离时，已是豫州督导官〔刺史〕，邵阳洲大捷后，擢升首都东区卫戍司令官〔左卫将军〕，不久调安西将军府秘书长〔安西长史〕、南郡郡长。官位未升反降。)韦睿进到安陆(湖北省安陆县)，立即增加城墙高度二丈有余，更增加护城河的宽度和深度，建立高大城楼。大家讽刺他胆小，韦睿说：“不然，当一个将领，应该有胆小的时候，不可以一味斗勇逞强。”北魏中山王元英，紧急追击马仙琕，打算雪除邵阳洲(安徽省凤阳县东北淮河小岛)战败的耻辱(参考五〇七年)。听到韦睿军抵达，即行撤退。萧衍也下诏停战。

最初，北魏帝国皇帝元恪，派立法院立法官(中书舍人)、铜阳(河南省新蔡县境)人董绍，慰劳背叛的城池；豫州(州政府设悬瓠〔河南省汝南县〕)变民首领白早生，在一场袭击中，俘虏董绍囚禁，后来送到建康(南京市)。北魏帝国军攻克悬瓠后，元恪在所俘虏的齐苟儿等四位南梁帝国将领中，选出两位，送到扬州(州政府设寿阳〔安徽省寿县〕)，命扬州州政府用公文征求南梁帝国同意，用此两位将领交换董绍和司马悦的人头。公文还没有到，南梁帝国领军将军吕僧珍，跟董绍交往之后，喜爱他的谈话文采和见解，把感受报告萧衍，萧衍派图书管理员(主书)霍灵超，对董绍说：“现在依照你的意思，送你回国，盼望你能使两国和好，彼此不再战场相见，人民得到休息，岂不是美事。”萧衍召见董绍，赏赐给他衣服等礼物，命立法院高级立法官(中书通事舍人)周舍，设宴慰劳。萧衍告诉董绍说：“南北战争，一连多年，人民辗转哀号在炭火之中，我并不认为先提出和解，是一种耻辱。最近也曾写信给魏国(北魏帝国)，但从没

有得到回音，请转达我这项意见。现在派周灵秀把你送到边境，等候你早日传来佳音。”又殷勤嘱咐说：“你知不知道你怎么不死？这次把你俘虏，是上天安排。国家设立君王，完全为了人民。在人民上面的官员，怎么不思考此理。贵国如果打算和解友好，我们当把宿预（江苏省宿迁市）奉还，你们也把汉中（陕西省南郑县）交回。”董绍回洛阳后，向皇帝元恪报告，元恪拒绝。

3 三月，北魏帝国荆州（州政府设穰城〔河南省邓县东南〕）督导官（刺史）元志，率军七万人，攻击南梁帝国潺沟（湖北省襄阳县北），迫害驱逐各地区各部落蛮族；各蛮族纷纷南下，渡汉水投降南梁帝国；南梁帝国雍州（州政府设湖北省襄樊市）督导官（刺史）、吴平侯萧昞，全部接受。左右高级官员认为，蛮族一向是边境大祸，不断侵略骚扰，不如趁他们失去抵抗力的机会，全体屠杀铲除。萧昞说：“蛮族在走投无路时，前来投靠，却把他们诛杀，事不吉祥。而且，魏国（北魏帝国）如果侵犯，我们用蛮族作为屏障，先为我们阻挡一阵，岂不更好！”遂打开樊城（襄阳县的双子城），收纳蛮族部众；命军政官（司马）朱思远等，进抵潺沟，迎战元志，大破元志军，杀北魏士卒一万余人。元志，是元齐的孙儿（元齐〔拓跋齐〕，参考四二七年）。

4 夏季，四月一日，南梁帝国政府任命临川王萧宏，当最高监察长（司空）；加授车骑将军王茂；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

5 四月二十日，北魏帝国楚王城（河南省汝南县南）城防司令（城主）李国兴，献出城池，投降南梁帝国。

6 秋季，七月十七日，南梁帝国巴陵王萧宝义逝世。

7 九月六日，北魏帝国政府，封故北海王元详（参考五〇二年）的儿子元顼，继任北海王。

皇家音乐官（太乐令）公孙崇，制造乐尺，以十二粒黄米（黍）

作为一寸(公孙崇制乐事,参考五〇四年)。祭祀部长(太常卿)刘芳,认为错误,另以十粒黄米(黍)作为一寸。国务院最高执行长(尚书令)高肇奏称:“公孙崇制造乐器及度量,都跟经典不合,问他什么缘故?他回答:‘一定要遵照儒家学派经典的话,就会发出怪声。’请加派刘芳,依照《周礼》规定,重新制造,等完成后经过讨论,一并呈报,再选择最好的一种施行。”皇帝元恪批准。

冬季,十月九日,元恪任命最高监察长(司空)、广阳王元嘉当宰相(司徒)。

十一月十五日,元恪在皇宫式乾殿,给佛门和尚以及政府官员讲解《维摩诘经》。当时,元恪一心信仰佛教,不去研读儒家学派经典。立法院主任立法官(中书侍郎)、河东(山西省夏县)人裴延隽上疏,认为:“汉光武帝刘秀、魏武帝曹操,虽然在战马奔腾之际,也从没有不阅读书籍。先帝(七任帝元宏)无论是从事迁都大业或战争行军,手都不离开书籍;只因学问对自己有很大裨益,不可以暂有中断。陛下登上佛教宝座,亲自讲解佛经,凡是听讲人士,蒙蔽灰尘的心灵,无不顿然觉悟。可是,儒家学派的“五经”(诗经、书经、礼经、乐经、春秋),是治理家国的典范,在各种事务中,应居优先地位。我盼望陛下除了阅读佛经外,也阅读儒家学派经典,使孔丘跟释迦牟尼的学说,同时并存;心灵世界跟现实世界,都能兼顾,互相畅通。”(元恪如何反应,不得而知。)

当时,佛教在洛阳极为盛行,除了中国僧侣外,从西域(新疆及中亚细亚东部)来的外国僧侣,就有三千余人。皇帝元恪特别为他们兴建“永明寺”,寺内房舍一千余间,招待住宿。南阳(河南省南阳市)人冯亮,对建筑有极高造诣,元恪命冯亮,会同首

都洛阳市长(河南尹)甄琛、佛教总监(沙门统)僧暹，在嵩山上选择一处风景优美的地方，兴建“闲居寺”，充份表现出山势惊险，庙宇雄伟，极为壮观。于是，无论远近，建造庙宇遂成为一种风气，家家户户，没有人不事奉佛祖。等到本世纪(六)一〇年代初期，全国州郡共有一万三千余座寺院。

8 本年，北魏帝国皇家事务部长(宗正卿)元树，投奔南梁帝国，南梁皇帝萧衍，封元树“郢王”。元树，是元翼的老弟(元翼是咸阳王元禧的儿子，投奔南梁，参考五〇六年)。当时，元翼当青、冀二州督导官(刺史)，镇守郁洲(江苏省连云港市。当时尚是一小岛)。过了一段时间，元翼打算献出全州，归降北魏帝国；事情泄漏，被杀。

公元五一〇年 庚寅

南梁武帝天监 九年 (柔然汗国建昌三年)
北魏宣武帝永平 三年

1 春季，正月二日，南梁帝国(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政府任命国务院最高执行长(尚书令)沈约，当最高资政官(左光禄大夫)；次高资政官(右光禄大夫)王莹，当国务院最高执行长(尚书令)。沈约文学上的造诣，高过当时其他的人，可是，他贪得无厌，急功好利，当权十余年，对政治上的措施，只会顺服地听候指示办事。他自己认为：当文武百官首长的时间，已经够长，希望有一天，能升到宰相(台司)高位，一般人也都有这种肯定；可是皇帝(一任高祖，武帝)萧衍终不肯教他担任。沈约又要求调到外地当州长等，萧衍也不批准。国务院文官部长徐勉，出面请求加授沈约开府同三司之仪(副宰相级，位次于“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萧衍也不同意。

正月十七日，沿秦淮河两岸，修筑长堤。北岸西起石头城，

东到东郊铁工厂(东冶);南岸西起后渚篱门,东到三桥。

2 三月十四日,北魏帝国(首都洛阳)皇子元诩诞生。大赦。元诩的亲娘胡充华(“充华”,北魏帝国宫廷中没有这个编制,南梁帝国宫廷则是小老婆群第十五级),临泾(甘肃省镇原县南)人;老爹胡国珍,世袭武始伯爵,胡充华(名不详)最初被选进皇宫当小老婆时,一同被选的其他美女,都依照惯例,祈求神灵:“只愿生亲王、公主,不愿生太子。”(北魏帝国宫廷野蛮规则,皇子封太子时,诛杀娘亲。)胡充华却许愿说:“我的志向跟她们不同,为什么只爱惜自己的性命,而使帝国没有君王!”后来怀孕!密友们劝她堕胎,胡充华不肯,暗中发誓说:“如果有幸生个男孩,依照次序,应该是长子。生男孩而身死,死无遗憾。”后来,生下元诩。

之前,元恪的儿子不断夭亡。而元恪的年龄也逐渐长大(本年元恪二十八岁),对儿子深为疼爱,特别挑选孩子众多的良家妇女,当元诩的乳娘,住在别的宫院。嫡母高皇后、娘亲胡充华,都不准接近。

3 三月十七日,南梁帝国皇帝萧衍,前往视察国立贵族大学(国子学),亲自进入课堂。三月二十三日,萧衍下诏,命皇太子(萧统)以下,以及亲王、侯爵们的儿子,已到可以读书年龄的,都要入学。

过去制度:国务院有五位总秘书(五都令史),都由寒门出身的平民知识分子担任。夏季,四月十六日,萧衍下诏,说:“国务院五位总秘书(五都令史),参与政府机密,职务重要,不但总管全局,而且跟左右秘书长(左右丞)并驾齐驱,以后不可再用寒门平民担任,而应改用豪门出身的世家子弟,领导所有官属。”于是提升总秘书(都令史)的地位跟“奉朝请”(特准参加御

前会报)相等。国立大学教授(太学博士)刘纳,兼宫廷总秘书(殿中都);最高监察署法务军事参议官(司空法曹参军)刘显,兼考核总秘书(吏部都);国立大学教授(太学博士)孔虔孙,兼钱币总秘书(金部都);最高监察署法务军事参议官(司空法曹参军)萧轨,兼民政总秘书(左右户都);宣毅将军府文书军事参议官(宣毅墨曹参军)王颙,兼国军总秘书(中兵都)。各人都因有优良的才干和高贵的门第,而被首先录用。

六月,宣城(安徽省宣州市)郡政府初级官员吴承伯,用妖术集结信徒群众。六月十三日,攻击郡城,格杀郡长朱僧勇,接着转向邻县烧杀。闰六月十九日,吴承伯翻山越岭,突然抵达吴兴(浙江省湖州市)。东方(首都建康以东)各郡人民,很久没有经过战乱,官员、平民,忧虑恐惧,四散逃命。有人劝郡长蔡搏逃避,蔡搏不接受,招募勇士及敢死队,关闭城门守卫。吴承伯发动所有精锐进攻,蔡搏率领部众,开城出来迎战,大破变民军,就在战场上,击斩吴承伯。蔡搏,是蔡兴宗的儿子。吴承伯的残余部众继续游击,进入新安(浙江省淳安县),攻陷黟县(安徽省黟县)、歙县(安徽省歙县)。新安郡长谢览派军抵抗,不能取胜,逃往会稽(浙江省绍兴市)。中央政府军出动,才把变民军平定。谢览,是谢淪的儿子。

4 冬季,十月,北魏帝国中山王(献武王)元英逝世。

5 南梁帝国皇帝萧衍登极的第三年,下诏,命修订历法。编制外政务顾问官(员外散骑侍郎)祖暅(音gèng,〔更〕),上奏章说:他的老爹祖冲之所定的新历法,至为严密,不可以更改。(祖冲之奏报新历;参考四六二年;当时南宋帝国五任帝刘骏在位。)萧衍登极的第八年,再下诏天文台(太史)研究新历(祖冲之历),及旧历(何承天历);研究结果是:新历(祖冲之历)严密;旧历

(何承天历)疏误。本年(距祖冲之奏报新历,已四十九年),萧衍下诏改用祖冲之制定的新历,称《大明历》。

6 北魏帝国祭祀部长(太常卿)刘芳,奏称:“所制造的乐器,和文舞、武舞,以及《登歌鼓吹曲》等,都已完成。请依照前例,召集三公及部长级会议,连同儒家学派等专家,共同讨论裁定,跟旧有的音乐,一并呈报。如果我们所造乐器的形式合乎古法,演奏又合乎节拍,就请在明年元旦朝会时使用。”皇帝元恪下诏:“舞蹈部分可用新制,音乐部分仍维持原样。”

公元五——一年 辛卯

南梁武帝天监 十年 (柔然汗国建昌四年)
北魏宣武帝永平 四年

1 春季，正月四日，南梁帝国(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皇帝(一任高祖，武帝)萧衍，前往首都建康南郊，祭祀天神，大赦。

国务院左副执行长(左仆射)张稷，自认为功劳太大，而赏赐太少(张稷杀萧宝卷事，参考五〇一年)。有一次，在乐寿殿参加皇帝萧衍的御宴，喝了一阵酒，心里的怨恨全都流露到面貌上和言辞之间，萧衍说：“你们兄弟二人，老哥杀他的郡长(张稷的老哥张瓌杀吴郡郡长刘遐，参考四七七年)，老弟杀他的君王(萧宝卷，参考五〇一年)，有什么解释？”张稷说：“没有什么解释，但对于陛下，不能说没有贡献。萧宝卷(南齐帝国六任帝)昏暴，正义的军队(指萧衍襄阳起兵)都来讨伐，何况是我？”萧衍拉拉他的胡子，说：“你的气势，可是咄咄逼人！”张稷既后

悔又怨恨，请求外放。正月十六日，萧衍任命张稷当青、冀二州（州政府设郁洲〔江苏省连云港市。当时尚是一小岛〕）督导官（刺史）。王珍国同样也认为，他得到的赏赐太少，内心怨恨（王珍国与张稷同杀萧宝卷，参考五〇一年），从梁、秦二州（州政府设陕西省南郑县）督导官（刺史）卸任回京（首都建康），有一次，也是参加官中宴会，王珍国在座上报告说：“我最近去梁山，忍不住痛哭。”（梁山，萧家祖坟所在。）萧衍大吃一惊，说：“你如果哭萧宝卷，未免哭得太晚；如果哭我，我还没有死。”王珍国马上离开座位道歉，萧衍不理，宴会不欢而散。王珍国遂被疏远，很久之后，才任命他当国务院法务部长（都官尚书）。

2 正月二十日，北魏帝国汾州（州政府设蒲子城〔山西省隰县〕）“山胡”（山区匈奴族）首领刘龙驹，聚众起兵，侵入夏州（州政府设统万〔陕西省横山县〕）。皇帝（八任世宗）元恪下诏，命议论国务官（谏议大夫）薛和，征调东秦州（州政府设杏城〔陕西省黄陵县〕）、汾州（州政府设蒲子城〔山西省隰县〕）、华州（州政府设陕西省华阴县）、夏州（州政府设统万〔陕西省横山县〕）四州的武装部队讨伐。

3 正月二十四日，南梁帝国皇帝萧衍，在皇家大会堂（明堂）祭祀。

三月，琅邪（朐山〔江苏省东海县〕）变民首领王万寿，击斩东莞、琅邪二郡（二郡同在江苏省东海县）郡长刘晰，占领朐山（东海县），请求北魏帝国派军接收。

4 三月二十六日，北魏帝国广阳王（懿烈王）元嘉逝世。

徐州（州政府设彭城〔江苏省徐州市〕）督导官（刺史）卢昶，派郯城（山东省郯城县）驻军副司令（戍副）张天惠、琅邪（山东省临沂市）驻军司令（戍主）傅文骥，先后相继，增援朐山（江苏

省东海县)。南梁帝国青、冀二州(州政府设郁洲[江苏省连云港市。当时尚是一小岛])督导官(刺史)张稷,派军抵抗,不能阻止。夏季,四月,北魏军傅文骥等遂进入朐山(江苏省东海县)。南梁帝国皇帝萧衍,下诏命振远将军马仙琕攻击。北魏帝国再派代理安南将军萧宝寅和代理平东将军、天水(甘肃省天水市)人赵遐,率军增援朐山,受卢昶指挥。

四月九日,议论国务官(谏议大夫)薛和,击破汾州(州政府设蒲子城[山西省隰县])“山胡”变民首领刘龙驹,把他的党羽全都平定。上疏请设立东夏州(州政府设广武[陕西省绥德县东南])。

五月二十一日,北魏帝国禁止人民研究天文。

5 南梁帝国政府任命国立贵族大学校长(国子祭酒)张充,当国务院左副执行长(尚书左仆射)。张充,是张绪的儿子。(张绪在南齐帝国二任帝萧赜在位时,也当国立贵族大学校长。萧赜在灵和殿前种蜀地[四川省]柳树,曾说:“这柳树好象张绪当年。”)

振远将军马仙琕,包围朐山(江苏省东海县),青、冀二州(州政府设郁洲[江苏省连云港市。当时尚是一小岛])督导官(刺史)张稷,暂时驻军六里之外,督运粮草。皇帝萧衍不断派军增援。秋季,北魏帝国徐州(州政府设彭城[江苏省徐州市])督导官(刺史)卢昶,上疏请求增援六千人、食米十万石;北魏皇帝元恪只派出四千人。冬季,十一月七日,元恪下诏给扬州(州政府设寿阳[安徽省寿县])督导官(刺史)李崇,在寿阳(安徽省寿县)集结军队,希望牵制一部分南梁帝国的攻势,减少朐山(江苏省东海县)所受的压力。卢昶本是一个文官,不懂军事,朐山城中粮仓木柴,全部枯竭,城防司令官、北魏琅邪(山东省临沂市)驻

军司令(戍主)傅文骥，献出城池投降。十二月十九日，卢昶率军先行逃走；其他各路人马，一个接一个崩溃。正巧，天降大雪，北魏士卒冻死及手脚冻残冻掉的，有三分之二。南梁振远将军马仙琕追击，大破北魏军，二百里间，尸体互相接连，北魏军逃出性命的，仅十分之一二。南梁军掳获北魏军的食粮、牲口，以及武器，数量之多，无法计算。卢昶单人匹马，落荒而逃，连皇帝赐给的符节，都狼狈失掉；仪仗队及卫队，也都四散；逃到郟城(山东省郟城县)，借用平东将军赵遐的符节，召集残兵败将。皇帝元恪命禁宫侍从长(黄门侍郎)甄琛，乘驿马车迅速赶往郟城，把卢昶用铁链锁住，押回京师(首都洛阳)，详细追查他战场失败的原因，连同赵遐，一同免除官职。只有萧宝寅没有受到损失，全军而归。

卢昶逗留胸山(江苏省东海县)时，总监察官(御史中尉)游肇，向皇帝元恪进言，说：“胸山是个巴掌大的地方，又在偏僻的大海之滨，地势低凹，气候潮湿，难以住人。对我们而言，并不急需这个城池；可是对盗贼(南梁帝国)而言，却是有用的军事基地。有用，他们一定会拼死夺取；不急，所以我们士卒的斗志，并不旺盛。用斗志不旺盛的军队，攻击誓死必得的部众，恐怕时间拖延下来，军费将十分庞大。即令得到胸山，徒然引起以后不断的战争，最后仍难据守，正是古人形容的：‘没有用处的石田。’”(《左传·前四八四年》：吴王国将攻击齐国，伍子胥劝阻说：“得到齐国，等于得到石田，毫无用处。”)听说盗贼(南梁帝国)不断请求用宿预(江苏省宿迁市)交换胸山，如果能够这样，我们就可以拿这块毫无用处之地，恢复旧有疆土，而军事行动，也立刻解除，利益最大。”元恪将要采纳他的意见，而传来卢昶败报。于是擢升游肇当监督院总监督长(侍中)。游肇，是

游明根的儿子。

南梁帝国振远将军马仙琕，担任将帅以来，能够跟士卒同甘苦苦，穿的不过布做的衣服，住处没有帷帐屏障，饮食菜饭，跟最低级的勤务杂兵完全一样。马仙琕守卫边境时，时常一个人暗中进入敌人国境，侦察城堡村庄各地险要，所发动的攻击，多半攻克，士卒也乐意追随。

6 北魏帝国政府任命甄琛，当首都洛阳市长（河南尹）。甄琛上疏说：“帝国在代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时候，为了对付日益增多的强盗小偷，世祖（三任帝拓跋焘）誓言把他们削平，于是特别设置“里长”一职，任命居住在代都（平城）的卸任县长和世袭男爵，有才干、有能力的，出来担任；又大量遴选官吏，作为助手，对他们尊敬重用，盗贼才被消灭。自从迁都洛阳，版图更为广大，各地人民，从遥远的地方，前来聚集，京师（首都洛阳）事务，繁重复杂，超过代都（平城）；五方人等（五方：中国人加四方蛮族），混杂相处，强盗小偷，公开横行，而里长（里正）的职位低微，工作琐碎，多数是下等人才，在那里得过且过，遂无法尽到督察之责。我建议：请挑选八品将军以下、有才能而又清廉的武官，给予他本官的薪俸和养亲津贴，使他们兼任基层治安工作；阶级最高的，兼任六区民兵司令（北魏帝国把首都洛阳，分为六区〔部〕，设六个民兵司令〔六部尉〕），阶级次高的，兼任街道巡查队长（经途尉）。阶级最低的，兼任里长。如果办不到，我建议：请稍微提高里长（里正）及巡查队长（尉）的官等，遴选资格较低、应升级的官员担任，使督察的责任有所归属，京师（首都洛阳）的盗贼，就可肃清。”元恪下诏：“里长今后成为政府正式文官，街道巡查队长（经途尉）‘从九品’，六区民兵司令（部尉）‘正九品’，应在各单位物色适当人选，不一定限于武官。”

甄琛又建议派羽林禁卫军担任机动警备部队，随时到街坊路巷捕捉强盗小偷，元恪也批准。于是首都洛阳治安良好、社会平静，后人常常使用这个办法。

7 本年，南梁帝国共有二十三个州（京畿〔扬州〕、南徐州、豫州、兖州、南兖州、北徐州、青州、冀州、江洲、广州、交州、越州、荊州、郢州、司州、雍州、梁州、秦州、益州、宁州、湘州、宛州、南豫州），三百五十个郡，一千零二十二个县。自此以后，州名越来越多，有的废除、有的设立、有的分割、有的合并，记也记不住。北魏帝国的情形，跟南梁帝国一样。

8 南梁帝国皇帝萧衍，对于萧姓皇族，十分亲密和睦，更是优待政府官员，有犯罪的，总要曲解法律，使他们不受刑罚。可是，平民犯罪的，立刻依法严办。由于有连坐法，遂使老人和幼儿，都不能避免受到处分；有时，一个人逃亡，全家男女老幼，都被逮捕，充当人质。人民既走投无路，作奸犯科的手段，就越发精密。曾经有一次，萧衍到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南郊祭天，有一位秣陵（江苏省江宁县）老汉，拦住车驾，警告说：“帝国的法律，对平民如此严苛，对权贵却凡事包容，不是长久之道。如果能迅速改正，天下人都有福气。”萧衍于是考虑放宽补救。

公元五一二年 壬辰

南梁武帝天监	十一年	(柔然汗国建昌五年)
北魏宣武帝永平	五年	
延昌	元年	

1 春季，正月一日，南梁帝国(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皇帝(一任高祖，武帝)萧衍下诏：“从今之后，逃犯的家属，或有罪应该当人质做苦工的人，如果家里有老人或小孩，可以不必法办。”(胡三省原注：“所谓对平民放宽，不过如此而已。又不能用法律拘束权贵，可看出南梁帝国政治败坏混乱的缘故。”)

任命临川王萧宏当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骠骑将军王茂当最高监察长(司空)、国务院最高执行长(尚书令)。

2 正月二十五日，北魏帝国(首都洛阳)政府擢升车骑大将军、国务院最高执行长(尚书令)高肇当宰相(司徒)；任命清河王元怱，当最高监察长(司空)；广平王元怀，进号骠骑大将军，加授仪同三司(宰相级)。高肇虽然攀登到宰相(司徒)高位，可

是，却认为离开实权（国务院），怨恨不满的心情，在脸色上和言谈中，流露无遗；看到的人，忍不住嗤之以鼻。国务院右秘书长（尚书右丞）高绰，跟国立贵族大学教授（国子博士）封轨，平常都以正直自勉，等高肇当宰相（司徒），高绰送旧迎接，而封轨却不去晋见高肇。高绰前后左右找不到封轨，也立刻回来，叹息说：“我平常自己认为不违背规矩，看今天行事，不如封轨太多。”高绰，是高允的孙儿。封轨，是封懿的族孙。（高允一连事奉五任君王，参考四五〇年。封懿投奔北魏帝国，性情疏阔简傲。）

清河王元怿，有才干声望，对彭城王元勰的灾祸（参考五〇八年），深怀恐惧和戒心，因而趁着参加宫廷宴会机会，对高肇说：“天子（元恪）的弟弟还有几个人？已快被你杀完！从前，王莽是个秃头，利用身为舅父的地位，夺取西汉王朝政权。而今，你是个驼背，恐怕终于成为祸乱的根源。”（元怿如果对高肇真的恐惧和存有戒心，就不敢说这种刺激的话，说了徒使灾祸加速。如果元怿真的说了这种刺激的话，那可看出，他对高肇并不恐惧，也没有戒心。）正巧，天灾大旱，高肇为了收买民心，自作主张，亲自重审囚犯。元怿报告元恪说：“从前，鲁国国务官（大夫）季家，祭祀泰山，受到孔丘斥责！（封国境内的名山大川，只有国君可以致祭，国务官〔大夫〕没有资格。）只因君王和臣属，有严格的分际，应该在最微小的地方，坚持立场，不可以松懈冒犯。减少饮食，重审囚犯，是陛下应做的事，而今，宰相（司徒）却去做了，岂是当人臣的道理！圣君在上失误，奸臣在下弄权，祸乱的基础，于是奠立。”元恪只笑笑，不作回答。

夏季，四月，元恪下诏：命国务院和各单位，重审囚犯；准许饥饿的人民逃往谷米丰收的燕州（州政府设广宁〔河北省涿鹿

县))、恒州(州政府设平城〔山西省大同市〕)，以及北方六镇(六镇，参考四八四年)谋生。

四月二十五日，大赦，改年号延昌(之前是永平五年，之后是延昌元年)。

冬季，十月十八日，皇帝元恪封皇子元诩当太子，开始革除诛杀太子娘亲的传统。任命国务院右副执行长(尚书右仆射)郭祚，兼太子少师。郭祚曾经陪同元恪前往东宫(太子宫)，私自携带黄扁瓜，呈献太子。当时，左右随从赵桃弓，深受元恪信任，郭祚暗中向他摇尾巴结，当时人称：“赵桃弓仆射”、“黄扁瓜少师”。

3 十一月九日，南梁帝国政府任命吴郡(江苏省苏州市)郡长(太守)袁昂，兼国务院右副执行长(尚书右仆射)。

最初，南齐帝国太子宫步兵指挥官(太子步兵校尉)，平昌(安徽省滁州市)人伏曼容，上疏请求制定代表当代的礼仪和雅乐，二任帝(世祖)萧赜下诏遴选十位儒家学派的学者，重新修订五种礼仪(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由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市长(丹阳尹)王俭，担任总编纂。王俭逝世后，把资料交给国立贵族大学校长(国子祭酒)何胤。何胤后来到东山(会稽东山〔浙江省绍兴市境〕)隐居，五任帝(高宗)萧鸾，指令国务院最高执行长(尚书令)徐孝嗣负责。徐孝嗣被杀后，资料大部分失散，六任帝萧宝卷命骠骑将军何佟之负责。南齐帝国不久灭亡，经过一场战火浩劫，留下来的资料，寥寥无几。南梁帝国建立后，一任帝(高祖)萧衍即位，何佟之请示是否继续，萧衍命有关官员讨论研究。当时，国务院(尚书)认为，帝国刚刚建立，应等到天下太平，再修订礼仪雅乐，建议把议礼局撤销，所有未完成的工作，归还国务院教育司(尚书仪曹)。萧衍

下诏，说：“礼仪破坏、雅乐残缺，应该及时改定。只因负责编纂的人员不适当，所以多少年来不能完成，空存一个机构，有名无实。这两项工作，既是治理帝国的基础，就应该开始着手。”于是，国务院副执行长（尚书仆射）沈约等奏称：“五种礼仪的厘订，应各设总编纂（学士）一人，由原来的总编纂（学士）推荐一位研究古代文物的学者，作为助理。如果遇到难以解决的疑问，依照‘石渠阁’‘白虎观’前例，（西汉王朝十任帝宣帝刘病已〔询〕，在石渠阁集合儒家学派学者，讨论“五经”，亲自裁决谁对谁错，参考前五一年。东汉王朝三任帝章帝刘炟〔音dā，〔达〕〕，在北宫白虎观，集合儒家学派学者，撰成《白虎议奏》，参考七九年。）请求陛下裁决。”于是，萧衍命右军将军府机要军事参议官（右军记室参军）明山宾等，分别主持《五礼》编纂工作（明山宾负责吉礼；中军将军府骑兵军事参议官严植之，负责凶礼；祭祀部秘书长〔太常丞〕贺场，负责宾礼；征虏将军府机要军事参议官陆琰，负责军礼；右军将军府军事参议官司马裴，负责嘉礼），而由何佟之总其大成。后来，何佟之逝世，萧衍再命镇北将军府高级军事参议官（镇北咨议参军）伏暄（音gèng，〔更〕）继任。伏暄，是伏曼容的儿子。本年，五种礼仪，完全制成，逐条列出，奏报萧衍，共八千零一十九条。萧衍下诏，命有关单位实行。

十一月二十三日，临川王、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萧宏，因公犯错，贬降作骠骑大将军。

4 本年，北魏帝国政府任命桓叔兴，当南荆州督导官（刺史），州政府设安昌（湖北省枣阳县东）；隶属东荆州（州政府设沘阳〔河南省泌阳县〕）。

公元五一三年 癸巳

南梁武帝天监 十二年 (柔然汗国建昌六年)
北魏宣武帝延昌 二年

1 春季,正月六日,南梁帝国(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皇帝(一任高祖武帝)萧衍,前往首都建康南郊,祭祀天神。大赦。

二月六日,萧衍命兼任国务院右副执行长(尚书右仆射)袁昂,专任国务院右副执行长(右仆射)。

2 二月二十四日,北魏帝国(首都洛阳)高阳王元雍,进位太保。

3 南梁帝国青、冀二州州政府所在地郁洲(江苏省连云港市。当时尚是一小岛),接近北魏帝国南境,很多住户跟北魏帝国的民间或商贩,互相交易。朐山(江苏省东海县)之乱(王万寿召北魏军事,参考五一一年),有些人跟北魏帝国私通。朐山之乱平定后,他们暗中恐惧,心情不安。青、冀二州督导官(刺史)张

稷，在官场上不能飞黄腾达（参考五一一年），一直闷闷不乐，无心处理政事，法令松弛，所属官员，很多贪赃枉法，欺压人民，人民控诉无门。二月二十五日，暴动，变民首领徐道角等，趁夜袭击州城，斩张稷，把人头送给北魏帝国投降。北魏帝国政府派前南兖州（州政府设马头〔安徽省蒙城县〕）督导官（刺史）樊鲁，率军支援。此时，北魏帝国正逢饥谨，人民饿死的多至数万人（人间惨事）。监督院总监督长（侍中）游肇，上疏皇帝元恪劝阻，认为：“胸山（江苏省东海县）紧邻大海（当时海岸在胸山城下），地势低洼，蒸热潮湿，难以居住。而郁洲（江苏省连云港市。当时尚是一小岛）又在大海之中，得到它完全没有用处。但那些地方，跟盗贼（南梁帝国）要塞，相距很近；而距我们京师（首都洛阳），却路途遥远，用路途遥远的军队，攻击紧接要塞的部众，不可能战胜。本年，帝国遍地饥荒，人民困苦，应该只求安静，才是正理。不但不如此，反而大规模动员，大规模运送粮秣，我只看到损失，没有看到裨益。”元恪不接受，更派平西将军奚康生，率军前往迎接；还没有出发，南梁帝国北兖州（州政府设广陵〔江苏省扬州市〕）督导官（刺史）康绚，派军政官（司马）霍奉伯，讨伐徐道角，平定民变。

二月二十六日，新建的太极殿落成。

皇帝萧衍，曾经跟总监督长（侍中）、太子教师（太子少傅）、建昌侯沈约，就有关栗子的掌故，分别提出看法。沈约提出的比萧衍提出的，要少三条。沈约出宫后，对人说：“这位老爷（萧衍）护短，如果不让他比我多三条，他会羞死。”萧衍接到报告，既惭愧又忿怒，打算给他罩上一个罪名，加以报复。立法院副总立法长（中书令）徐勉，恳切劝阻，萧衍才打消原意。萧衍对张稷十分不满（参考五一一年），曾经很温和的跟沈约谈及，沈

约说：“以国务院左副执行长（左仆射）之尊，竟去边疆当一个州长（张稷出任青、冀二州督导官）！过去的事，已经过去，还提他干什么！”萧衍知道沈约跟张稷两家有姻亲关系，勃然大怒说：“你说这种话，难道是忠臣？”站起来就上车回宫。这象一个霹雳打到沈约头上，沈约恐惧战栗，神智混乱，连皇帝上车回宫，都察觉不出来，仍呆呆坐在那里，一动不动。被宫廷侍卫唤醒后，恍恍惚惚回家，还没有走到床前，忽然踏空，一头栽倒在地。惊恐加上跌伤，遂生病卧床。病中梦见萧宝融（南齐帝国末任〔七〕帝），用佩剑割下他的舌头，沈约更为不安，于是，请道士向上天呈奏赤章（道教向天神祈求时，把祷辞写在赤红纸上焚化），声明说：“改朝换代的事，不是我出的主意。”萧衍派图书管理员（主书）黄穆之探望他的病，晚上回宫，没有马上报告病情轻重，恐怕受到斥责，遂揭发“赤章”之事。萧衍大怒若狂，一个接一个派出使节，对沈约盘问诟骂，沈约越发震恐。闰四月十一日，逝世（年七十三岁）。主管单位为他定谥号“文”，萧衍说：“心里隐藏很多事不肯吐露，称‘隐’。”改称“隐侯”。

柏杨曰：

沈约先生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磨灭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发现了中国话的四声，对中国语言精确度，贡献之大，无与伦比。然而，他品德上的严重缺陷，几乎使他在文学上的地位，沉沦到泥浆之中。他以六十二岁的高龄（六世纪时，五十岁便算高龄），帮助萧衍先生夺取政权。夺取政权不是罪恶，政权本是大家的，枪杆多的或选票多的，都可以得到。但他利用萧衍对复仇的恐惧，坚持诛杀萧衍本来不想诛杀的萧宝融。真是为了当一个官，不惜丧尽天良。后

来，当梦见萧宝融先生用剑割他的舌头之时，为了保命，却把责任一古脑推到萧衍头上！一同作贼，自己又是主角，一旦败露，硬称清白如水，东西都是别人偷的，可笑亦复可憎。一个人，偶然行径卑劣，没有关系。但一连串不断的一个接一个全是卑劣，就说明他终生卑劣。

4 夏季，五月，北魏帝国寿阳（安徽省寿县），一直下雨，河川上涨，大水灌入城垣，淹没官民房舍。扬州（州政府设寿阳）督导官（刺史）李崇，下令进入紧急状态，率军驻扎城墙之上，而水势仍然不停上涨，于是改乘船舰，紧傍城垛停泊，城墙距水面仅有两块木板的厚度。将领和参谋官员都劝李崇放弃寿阳（安徽省寿县），退保北山（八公山）。李崇说：“我身为帝国独当一面的高官，镇守重镇，只因恩德欠缺，才引起灾难。淮河之南，疆土万里，靠我一人维系，只要我一移脚，社会结构就会立刻瓦解。扬州（州政府设寿阳）版图，恐不再属帝国所有。我怎么敢爱惜自己的生命，而愧对王尊！（西汉王朝时，王尊当东郡〔河南省濮阳市〕郡长，黄河暴涨，冲击金堤，全郡恐惧，四处逃奔，堤防随时都可能崩塌。王尊立即迁到堤上居住，官民向王尊叩头劝阻，王尊都不肯离开。不久，堤崩，侍从全都奔走逃命，只主任秘书〔主簿〕在王尊身旁哭泣，没有移动，幸而水势稍减，得以平安。官民对王尊的勇气和节操，十分敬服。）只是，士人和城中小民，无缘无故而死，使人怜悯。可鼓励他们结扎木筏，前往高地，各自想办法逃生。我一定要跟本城共存亡，希望各位不要再谈。”

扬州州政府总务官（治中）裴绚，率寿阳（安徽省寿县）城南居民数千家，乘坐船舰南下，为了躲避水灾，特地迁到高地。裴

绚认为李崇一定回到北方，遂自称豫州督导官（南宋帝国以来，豫州州政府一直设寿阳〔安徽省寿县〕，裴绚利用大水机会，集结难民，称豫州督导官，不称扬州督导官，可说明他的动向。）跟他的行政官（别驾）郑祖起等，送人质给南梁帝国，请求归降。南梁帝国振远将军马仙琕，派军接应支援。

李崇听到裴绚叛变消息，不知道真假，派公国随员（国侍郎）韩方兴，乘一只小艇，召见裴绚。（李崇封陈留公爵，公国之中，有“国侍郎”〔九品一级〕，是文官最低级。）裴绚听说李崇仍在，大吃一惊，怅惘悔恨，回答说：“最近因大水成灾，狼狈逃命，受到大家推举。而今，大势已定，无法挽回。人民已不再是你的人民，官员也不再是你的部属，请你早早离开，不要把军人激怒。”李崇派堂弟、宁朔将军李神等，率舰队讨伐，裴绚战败，李神追击，攻陷裴绚大营。裴绚逃走，被村民捕获，送回寿阳（安徽省寿县），走到尉升湖，自言自语说：“我还有什么面目再见李公（李崇）！”投湖而死。裴绚，是裴叔业的侄孙（裴叔业降北魏事，参考五〇〇年）。郑祖起等都被诛杀。李崇上疏，认为自己应负水灾的责任，请求辞职，皇帝（八任世宗）元恪不准。

李崇沉默寡言，性情宽厚，心有谋略，很得将士们的拥护，在寿春十年（李崇五〇七年到任，五一六年回京〔首都洛阳〕任国务院右副执行长〔尚书右仆射〕，恰十年），平常训练勇士数千人，盗贼（指南梁帝国）来时，立刻迎战，无不摧毁，邻近的敌人称他为“卧虎”。南梁帝国皇帝萧衍设下反间计，希望北魏帝国对他起疑，于是发布人事命令，加授李崇：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封一万户郡级公爵，又封李崇所有的儿子县级侯爵。但元恪素来知道李崇忠贞不二，信任毫不动摇。

5 六月十日，南梁帝国重新兴建皇家祖庙。

秋季，八月七日，任命临川王萧宏当最高监察长(司空)。

6 北魏帝国恒州(州政府设平城[山西省大同市])、肆州(州政府设九原[山西省忻州市])，发生地震，群山雷鸣，有一年之久，仍不停止，房屋倒塌，居民被压死的很多。

皇帝元恪，前往东宫(太子宫)，命立法院总立法长(中书监)崔光，当太子教师(太子少傅)；命太子元诩(四岁)向崔光叩拜。崔光辞让，不敢承当，元恪不准，太子元诩遂向南叩拜两次。太子宫总管(太子詹事)王显，请求跟随太子行礼，于是太子宫文武百官，一起下跪叩拜。崔光面向北方站在那里，不敢答礼，只向西方叩拜致谢，然后告辞退出。

公元五一四年 甲午

南梁武帝天监 十三年 (柔然汗国建昌七年)
北魏宣武帝延昌 三年

1 春季,二月八日,南梁帝国(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皇帝(一任高祖,武帝)萧衍,举行亲自耕田典礼。大赦。从前,南宋帝国及南齐帝国时代,皇帝亲自耕田典礼,都在正月举行,现在开始改在二月,同时祭祀神农氏(“五氏”中第五氏,神话时代的神祇)。

2 北魏帝国(首都洛阳)东豫州(州政府设广陵〔河南省息县〕)督导官(刺史)田益宗,年纪老迈,和他的一群子孙,拼命搜括聚敛金银财宝,胃口越来越大,永不满足。官员和人民都苦不堪言,一致声称:只有叛变,才能脱离苦海。皇帝元恪派立法院立法官(中书舍人)刘桃符,前往慰劳田益宗。刘桃符回京(首都洛阳)后,证实田益宗抢夺民财、贪污横暴情形;元恪下诏给田益宗,说:“刘桃符听说你的儿子田鲁生,在淮河之南,贪

污横暴，如此下去，将伤害你报国的忠心。你应命田鲁生前来中央，我会交付给他别的工作。”而田鲁生一直未到京师（洛阳）。元恪采取断然措施，下诏调田益宗当镇东将军、济州（州政府设碭碭〔山东省茌平县西南〕）督导官（刺史）。考虑到田益宗可能拒绝接受，于是派后将军李世哲，和刘桃符，率军击袭广陵（河南省息县），田鲁生跟他的老弟田鲁贤、田超秀，都投奔关南（三关〔河南省信阳县南〕以南），带领南梁帝国军队，攻陷北魏帝国光城（河南省光山县）以南的全部军事基地。南梁帝国皇帝萧衍，任命田鲁生当北司州督导官（刺史），田鲁贤当北豫州督导官（刺史），田超秀当定州（州政府设蒙龙城〔湖北省麻城县北〕）督导官（刺史。以上三州，都在蛮族居住地区）。三月，北魏帝国后将军李世哲攻击田鲁生等，击破田鲁生等军，收回北魏帝国所有基地，把田益宗带回洛阳，加授：征南将军、特级国务官（金紫光禄大夫）。田益宗上疏指控刘桃符陷害，又声称：“田鲁生等被刘桃符逼反，请求传讯刘桃符跟我当面对质，辨明是非。”元恪不许，说：“关于叛乱谋反重罪，既经过赦免，不可以再提出诉讼。”

3 秋季，七月二十九日，南梁帝国封皇子萧纶“邵陵王”、萧绎“湘东王”（绎，音 yì，〔意〕）、萧纪“武陵王”。

4 冬季，十月五日，北魏帝国皇帝元恪，派骁骑将军马义舒，慰问劝告柔然汗国（瀚海沙漠）。

当初，五〇五年，北魏帝国益州督导官（刺史）王足，攻击南梁帝国时，南梁帝国皇帝萧衍，命宁州（州政府设同乐〔云南省陆良县〕）督导官（刺史）、涪城（四川省绵阳市）人李略，出军抵抗，承诺把敌人驱逐出境后，命他当益州督导官（刺史）。后来王足撤退，萧衍不肯履行承诺，李略心中怨恨，准备叛变，萧

衍下令把他处决。李略的侄儿李苗，投奔北魏帝国。步兵指挥官(步兵校尉)、泰山(侨郡)人淳于诞，曾经担任过益州州政府主任秘书(主簿)，从汉中(陕西省南郑县)投奔洛阳。二人共同提出夺取益州(四川省)的军事计划，皇帝元恪相信。十一月六日，任命宰相(司徒)高肇当最高统帅(大将军)、平蜀(四川省)大军总司令官(平蜀大都督)，率步骑兵混合兵团十五万人，攻击南梁帝国的益州(四川省)；另派益州(州政府设晋寿〔四川省广元市〕)督导官(刺史)傅竖眼，攻击巴郡(四川省重庆市)北方；梁州(州政府设汉中〔陕西省南郑县〕)督导官(刺史)羊祉，攻击庾城(今地不详)；安西将军奚康生，攻击绵竹(四川省德阳市)；抚军将军甄琛，攻击剑阁(四川省剑阁县)。十一月十日，任命中央军事总监(中护军)元遥，当征南将军、梁楚军区镇守司令(“梁”“楚”指古梁国、古楚国疆域，包括今河南省南部及湖北省北部)。监督院总监督长(侍中)游肇劝阻，认为：“连年以来，不是水灾，就是旱灾，人民穷苦，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征调他们入伍服役。从前开拓疆土，都因为敌人的城防司令(城主)，诚心归附，所以，帝国军队只有出征，没有战争。(没有薛安都、常珍奇、沈文秀，北魏帝国得不到山东半岛、江苏省北部；没有裴叔业，得不到寿阳〔安徽省寿县〕。而这些人全都是被逼而反——他们之所以反，是因为有人在那里大无畏的逼。)现在，呈献计策的人，真假虚实，难以预料；他们对南梁帝国可能怨恨入骨，所以他们的言论，不可完全信赖。蜀地(四川省)道路艰难危险，防卫严密，没有空隙破绽，我们怎么可以被一些虚浮的说词激动，而竟出动大军？开始时如果不慎重，后悔时已来不及。”元恪不接受，而任命淳于诞当骁骑将军，李苗代理龙骧将军，二人都兼向导指挥官(乡导统军)。

5 投奔南梁帝国的王足(参考五〇五年)献计,建议在淮河中游筑坝,拦阻河水,倒灌寿阳(安徽省寿县)。皇帝萧衍同意,派水利工程师陈承伯、材官将军祖暅(音geng,〔更〕),前往勘察。二人一致认为:“淮河含沙量太大,飘忽流动,河床不够坚固,承受不住压力。”萧衍不接受。在徐州(不知是北徐州或南徐州)、京畿卫戍区(扬州)辖区,每二十户人家中,征召五名青年,参加筑坝工作。派太子右翼卫队司令(右卫率)康绚,代理淮河军区司令长官(都督淮上诸军事),在钟离(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临淮关)设立司令部,兴筑大坝,投入工匠及战士共二十万人;南岸起自浮山,北岸抵达巉石山(位于钟离〔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临淮关〕西六十公里),从两岸分别填土,而在淮河中流会合。

6 北魏帝国政府任命前定州(州政府设中山〔河北省定州市〕)督导官(刺史)杨津,当华州(州政府设陕西省华县)督导官(刺史)。杨津,是杨椿的老弟。从前,州政府征收绸缎,尺的长度具有弹性;税捐局的官员,狼狈为奸,上下掩护,共同作弊。看纳税人贿赂的多少,来决定尺的长短,人民深为悲苦。杨津下令:完全用政府规定的标准尺,纳税人缴纳绸缎品质特好的,由政府赏赐他一杯酒;缴纳绸缎稍差的,也同样收纳,但没有酒,表示羞辱。于是,人民互相竞争劝勉,政府税收,更超过从前。

7 北魏帝国太子元诩,年纪还小(本年五岁),每次老爹皇帝元恪要看小娃,元诩出太子宫(东宫)或入太子宫,随从左右的,只有乳娘;太子宫官员,全不知道。太子宫总管(太子詹事)杨昱上疏说:“从今开始,陛下召见太子,必须下达手令,并命我们太子宫官员护送。”元恪批准,命值班的太子宫官员,护送到万岁门(洛阳宫城东门)。

总监察官(御史中尉)王显，问执行监察官(治书侍御史)阳固(阳，姓)，说：“我当祭祀部长(太府卿)时，库存满盈，你认为怎么样？”阳固说：“文武百官薪俸，你强行征收四分之一。各州郡政府没收的赃物罚款，你又规定全部上缴中央。用这种方法充实仓库，不值得特别赞扬。何况：如果有聚敛民脂民膏的官员，宁可有窃盗国家财产的官员。”(《礼记·大学》语)怎么不使人戒惧！”王显大不高兴，找个机会，奏准免除阳固的官职。

公元五一五年 乙未

南梁武帝天监 十四年 (柔然汗国建昌八年)
北魏宣武帝延昌 四年

1 春季，正月一日，南梁帝国(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皇帝(一任高祖武帝)萧衍，在太极殿给太子萧统(本年十六岁)，行加冠礼。大赦。

正月七日，萧衍到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南郊，祭祀天神。

2 正月十日，北魏帝国(首都洛阳)皇帝(八任世宗宣武帝)元恪患病。正月十三日，在式乾殿逝世(年三十三岁)。监督院总监督长(侍中)、立法院总立法长(中书监)、太子教师(少傅)崔光；监督院总监督长(侍中)、领军将军于忠；太子宫总管(太子詹事)王显；太子宫高等助理官(太子中庶子)、代都(山西省大同市)人侯刚，把太子元诩从太子宫迎接到显阳殿。王显主张等到明天再行登极，崔光说：“最高宝座不可以有片刻空位，为什么等到天亮？”王显说：“必须奏报皇后(高皇后)。”崔光

说：“皇帝死亡，太子继承，是国家运转的正常法则，为什么要皇后指令？”于是，崔光等请元诩止住哭泣，站在东厢房，于忠跟禁宫侍从长（黄门郎）元昭，扶住元诩，面向西方，哭十余声，即行停止。由崔光代理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向元诩呈递正式登极文告，及皇帝印信。元诩跪下接受，身穿绣袍，头戴皇冠，前往太极殿，登极称帝（九任肃宗）。崔光等跟值夜的文武官员，站在大庭之中，面向北方叩头，欢呼万岁。元昭，是元遵的曾孙（略阳公爵拓跋遵参加参合陂之役，参考三九五年）。

高皇后打算诛杀元诩的娘亲胡贵嫔，寝殿听差宦官（中给事）、譙郡（河南省商丘市）人刘腾，告诉侯刚，侯刚再告诉于忠，于忠向崔光请教，崔光把胡贵嫔安置在一个隐秘的地方，派军警严密守卫；因此，胡贵嫔对四人深为感激。正月十四日，大赦。正月十五日，召回东西战场的出征军队。

骠骑大将军、广平王元怀，带病进宫祭悼，一直走到太极殿西厢，哀痛哭号，告诉总监督长（侍中）、领军将军、禁宫侍从长（黄门郎）、首都东西区卫戍司令官（二卫），声称：“我要上金殿（太极殿）哭祭先帝（元恪），再进宫晋见主上（元诩）。”各官员大吃一惊，面面相觑，没有人敢作回答。崔光身披丧服，手执丧杖（古人居丧期间，为了表示哀哭过度，体力不支，必须依赖手杖，才可起立）；引用东汉王朝一任帝（世祖）光武帝刘秀逝世，赵熹搀扶各亲王下殿前例（参考五七年），面色肃穆，声音严厉，听到的人，都认为举措恰当。元怀哭声和眼泪同时止住，说：“总监督长（侍中）用古代的礼仪纠正我，我怎敢不服！”遂出宫回家，仍不断派左右侍从，向崔光道歉。

早先，宰相（司徒）高肇，手握大权，横行霸道，对有声望的皇族，尤其猜忌。太子师傅（太子太傅）、任城王元澄，屡次

被高肇谗言陷害，唯恐受到诛杀，于是，不分昼夜的喝酒，所作所为，好象是个疯汉，对政府事务或国家机要，从来不闻不问。现在，元恪逝世，而高肇正率领大军，攻击南梁帝国的益州（参考去年〔五一四〕），政府与民间，对高肇的动向，都感到深切的不安。于忠跟监督院（门下）官员商议，认为元诩年纪太小（本年只六岁），不能亲自主持政府，最好是命太保、高阳王元雍入宫，居住西柏堂，裁决政务；而命任城王元澄当国务院最高执行长（尚书令），统御文武百官。商议一定，奏报高皇后，由高皇后立即亲笔写下手令，交给两位亲王。（立下手令而不用正式诏书，恐怕公文旅行途中，有人阻挠。）王显素来受元恪宠爱（当时有二王显，一当总监察官〔御史中尉〕，一当太子宫总管〔詹事〕，这位王显是谁，不得而知），仗恃权力魔杖，使尽威风，大家对他十分痛恨。王显发现：如果两位亲王当权，对他可能不会包容，于是，跟寝殿侍奉宦官（中常侍）孙伏连等，密谋搁置监督院（门下）的上项奏章，而假传高皇后指令；任命高肇当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王显和勃海公爵高猛，同当监督院总监督长（侍中）。于忠等接到情报，找个借口——指控王显服侍元恪医药，没有见效，就在官中逮捕王显。皇帝元诩下诏（“于忠诏”），免除王显的爵位和官职。王显被逮捕时，大声呼喊冤枉，直阁禁卫官（直阁）用刀柄猛烈撞击他腋下肋骨（用刀柄撞击肋骨，是南北朝时代〔五世纪及六世纪〕最常用的苦刑之一，使囚犯就范），然后送往首都西区卫戍司令部（右卫府），当天夜晚，即行死亡。正月十六日，高皇后下诏，批准监督院（门下）的奏章，文武百官，完全听从二位亲王命令。宫内和官外，官员和民间，都心悦诚服。

二月七日，皇帝元诩，尊嫡母高皇后为皇太后。

元诩自称名字，写信给手握大军的高肇（高肇是元诩的舅爷和外祖伯父），报告老爹元恪逝世消息，并征召高肇班师。（元诩六岁，当然不会写字。自称名字，表示卑微；又用私函，表示亲密。）高肇在前方接到巨变消息，忧愁恐惧，早晚不停的哭泣，以致身体突然消瘦，衰弱憔悴不堪，回军，抵达缠涧（流经河南省新安县境，注入洛水），家人前往迎接，高肇拒不相见。二月八日，高肇抵达京师（首都洛阳），入宫到太极殿元恪灵柩之前，身穿丧服，放声大哭，极为哀痛。高阳王元雍，跟于忠秘密定计，命值寝禁卫官（直寝）邢豹等十余人，在立法院（舍人省）布下埋伏，高肇哭祭已毕，被接待到西厢，清河王元怿等眼睛一直看着他，悄悄的低声交谈。高肇到立法院（中书省），邢豹等发动埋伏，把高肇绞死。于是，皇帝元诩下诏（“两位亲王诏”），宣布高肇罪行，声称高肇畏罪自杀；对他的党羽不再追究；剥夺高肇爵位和官职，但准用知识分子的礼仪，把他埋葬。黄昏时分，把他的尸体从宫城侧门抬出，交给他的家人。

3 北魏帝国攻击南梁帝国益州（四川省）时（参考去年〔五一四〕），大军抵达晋寿（四川省广元市），益州（四川省）人民震惊恐惧。益州（州政府设晋寿〔四川省广元市〕）督导官（刺史）傅竖眼，率步兵三万人，攻击巴郡（四川省重庆市）北部。南梁帝国皇帝萧衍，派宁州（州政府设同乐〔云南省陆良县〕）督导官（刺史）任太洪，从阴平（四川省江油县东北）小道挺进到傅竖眼所辖的益州境内，号召氐人和汉人，断绝北魏帝国的后勤补给线。正巧，北魏大军班师（元恪逝世之故），任太洪追击，连破北魏帝国的东洛（四川省广元市西北）、除口（陕西省洋县东）两个军事据点；宣称：南梁帝国大军陆续到达，氐人和汉人，诚心诚意的群起追随。任太洪遂进军包围关城（白水关〔四川省广元市

东北))。傅竖眼派指挥官(统军)姜喜等,迎击任太洪,大破南梁军,任太洪放弃关城(白水关),撤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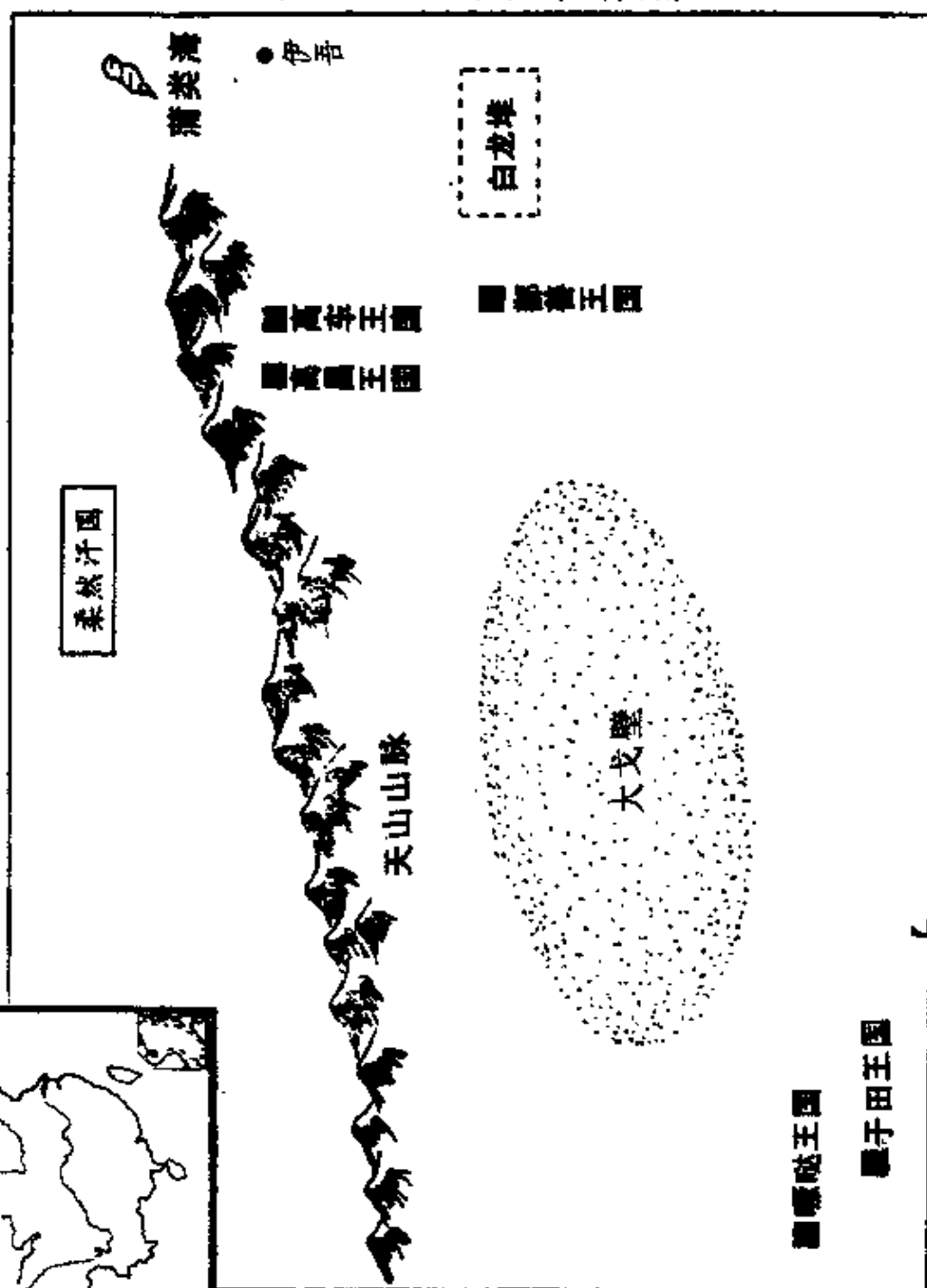
4 二月十日,北魏帝国政府擢升高阳王元雍,当皇家师傅(太傅),兼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清河王元怿当宰相(司徒);广平王元怀当最高监察长(司空)。

二月二十一日,把八任帝元恪安葬景陵,谥号宣武皇帝,祭庙称世宗。二月二十六日,现任帝(九)元诩,尊娘亲胡贵嫔“皇太妃”。三月一日,元诩下诏(“两位亲王诏”):剥夺嫡母高太后头衔,放逐到瑶光寺当尼姑(瑶光寺是高级庙庵,七任帝元宏的皇后冯清,也到瑶光寺当尼姑),除非是遇到重大的节日,不准进宫。

国务院左副执行长(左仆射)郭祚,上疏说:“萧衍(南梁帝国一任帝)狂妄荒谬,企图在淮河上筑坝(当时称“浮山堰”,参考去年[五一四]),士卒悲苦,人民劳困,危亡的征兆已经显露,最好是派遣将领,率军出征,长驱直入,讨伐扑杀。”皇帝元诩下诏,命平南将军杨大眼,率领各军,镇守荆山(钟离[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临淮关]西四十公里)。

于忠既当监督院(门下省)总监督长(侍中),又负责皇城警卫(领军将军),遂完全控制中央政府,权势之大,一时无双。最初,五世纪八〇年代,北魏帝国不断对外扩张(攻击南齐帝国寿春;又攻击朝鲜半岛百济王国),七任帝元宏在位,因国库空虚,无法应付庞大开支,于是把文武百官的薪俸,减少四分之一。而今,于忠命发放全薪。旧有规定:人民缴纳绸缎一匹时,附加绵花八两;缴纳布一匹时,附加麻十五斤。于忠下令:附加部分,完全免除。三月二十二日,元诩下诏(“于忠诏”),全国文武百官,每人晋升一级。

六世纪·五〇八年 西域混乱



5 夏季，四月，淮河大坝(浮山堰)筑成，却又崩溃。有人说：深水中的蛟龙(中国传说中的水怪)，能呼风唤雨，摧残坝堤；但蛟龙天性畏惧钢铁。于是，筑坝工程总监康绚，从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东、西郊铁工厂(东、西冶)，运来铁器数千万斤，沉入淮河水底；但水势湍急，大坝仍不能合拢。于是，砍伐木材，在河中先作护栏，再填巨大石块，再在上面加土。沿淮河两岸，一百里以内，树木石块，无论粗细大小，一扫而光，士卒民工，担土扛木，双肩上的肌肤都被磨破，夏季天气，疾病瘟疫，蔓延流行，尸体互相枕藉，苍蝇及其他各种昆虫的叫声，日夜不停，一片怪响。

6 北魏帝国梁州(州政府设陕西省南郑县)督导官(刺史)薛怀吉，在沮水(勉水上游。流经甘肃省武都县)大破氐民族变民部落。薛怀吉，是薛真度的儿子(薛真度事，参考四九五年)。五月十二日，南秦州(州政府设骆谷城〔甘肃省成县西〕)督导官(刺史)崔暹，再击破氐民族变民部落，解除武兴(陕西省勉县)的包围。(崔暹本是梁州秘书长，是在解除武兴包围后，中央才设“南秦州”，任命他当督导官〔刺史〕。)

六月，冀州(州政府设信都〔河北省冀县〕)佛门和尚法庆，利用妖术幻象，迷惑人民，跟勃海(河北省南皮县)人李归伯，聚众起兵，由法庆当盟主。法庆娶尼姑惠晖当正妻，任命李归伯当“十住菩萨”、平魔大军参谋长(平魔军司)，封定汉王。(法庆宣称：杀一个人，称“一住菩萨”；杀十个人，称“十住菩萨”。)法庆自称“大乘”(不象是国号、帝号、官号，而象是年号)。法庆又配制使人发狂的药，吃了之后，父子兄弟，都不认识，而只知道杀人。冀州督导官(刺史)萧宝寅，派秘书长崔伯骠率军攻击，崔伯骠兵败被杀，变民军气势越发旺盛，所到之处，摧毁

寺院庙庵，诛杀和尚尼姑，焚烧佛像，说：“新的佛祖已降临人间，必须铲除各种妖魔。”秋季，七月六日，皇帝元诩下诏，命次高资政官（右光禄大夫）元遥：代理征北大将军，出兵讨伐。

国务院执行官（尚书）裴植，自己认为门第家世不低于王肃，可是自从献出寿阳（安徽省寿县）、归附北魏帝国（参考五〇〇年）以来，中央政府给他的官位不高（当时任命裴植当兖州督导官〔刺史〕），一直愤愤不平，上疏辞职，请准许他到嵩山隐居。八任帝元恪不准，而且深感奇怪。后来，擢升裴植当国务院执行官（尚书），当了国务院执行官后，态度大变，十分傲慢，不可一世，常对别人说：“并不是我需要国务院（尚书），而是国务院（尚书）需要我。”每次进宫参与重大事项讨论，都趾高气扬，最爱当面讥讽其他官员，又上疏攻击征南将军田益宗说：“汉人和蛮族不是一类，他的官位不应在百代都是官宦世家的高贵人物之上。”于忠、元昭看了，怒不可遏。（于忠、元昭，都是鲜卑人，属于裴植所说的蛮族。）

国务院左副执行长（尚书左仆射）郭祚，不择手段的急于升官，自认为是皇帝元诩当太子时的教师（五一一年，郭祚兼太子少师），希望能封侯爵，加授仪同三司（宰相级）。而元诩下诏（“于忠诏”），任命郭祚当雍岐华（陕西省中部）三州军区司令长官（都督雍、岐、华三州诸军事）、征西将军、雍州（州政府设陕西省西安市）督导官（刺史）。

郭祚与裴植，对于忠的专横，都感不满，秘密向高阳王元雍建议：把于忠外放——当地方政府首长。于忠得到消息，暴跳如雷，命有关单位，弹劾他们犯罪。国务院（尚书）遂奏称：“羊祉（梁州督导官）告诉裴植姑妈的儿子（裴植的表弟）皇甫仲达，说：‘受裴植指示，假装接到皇上诏书，集结私人军队，谋害于忠。’

我们曾作彻底调查，被告虽然不肯承认，可是证据确切，依照法律，应该处死。各种供词中虽然没有提到裴植，可是大家一致声称：‘皇甫仲达受裴植指使；裴植召见皇甫仲达责问，却不告知同事。’推测情形，说裴植不是皇甫仲达的同党，绝不可能。不应该当作一件普通刑事案件，作减刑处分；应该跟诛杀皇甫仲达一样，对裴植也予诛杀。只是，裴植曾经亲率大军，献出城池，接受圣明君王的教化，依照法令，应呈请再作考虑（裴植属于“八议”范围），敬请裁决。”于忠假传圣旨说：“阴谋既然如此凶险，罪大恶极，不应宽恕。裴植虽然有归化圣明王朝的功劳，也不必再加讨论。应立即执行死刑，不必等到秋分以后。”（按例“秋分”之后，死刑犯才行刑。）八月二十九日，裴植、郭祚，及水利总监（都水使者）、杜陵（陕西省兴平县）人韦俊，全都奉令自杀。韦俊跟郭祚，是儿女亲家。于忠又想杀高阳王元雍，崔光坚持不肯，于是，免除元雍官职，仍保留亲王身份返回私宅。政府和民间，对这场冤狱，深为愤恨，没有人不咬牙切齿。

八月六日，皇帝元诩尊娘亲皇太妃胡女士当皇太后，居住崇训宫。于忠兼崇训宫警卫司令（崇训卫尉）；刘腾当崇训宫总务官（崇训太仆），加授总监督长（侍中）；侯刚当总监督长（侍中）、抚军将军。（胡太后对上面三人，存感激之情。）又任命胡太后的老爹胡国珍，当高级国务官（光禄大夫）。

7 南梁帝国定州（州政府设蒙龙城〔湖北省麻城县北〕）督导官（刺史）田超秀（投降南梁事，参考去年〔五一四〕），率部众三千人，归附北魏帝国。

8 八月十八日，北魏帝国大赦。

八月十九日，清河王元怱晋升皇家师傅（太傅），兼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广平王元怀晋升太保，兼宰相（司徒）；任

城王元澄晋升最高监察长(司空)。八月二十日,任命车骑大将军于忠,当国务院最高执行长(尚书令);“特进”(朝会时位置仅次于三公)崔光,当车骑大将军,加授: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江阳王元继,是元熙的曾孙(元熙,是一任帝〔太祖〕拓跋珪的儿子),先前当青州(州政府设东阳〔山东省青州市〕)督导官(刺史)时,被控告掠夺良家妇女当婢女,剥夺爵位。元继的儿子元叉,娶胡太后的妹妹;八月二十二日,皇帝元诩下诏(“胡太后诏”),恢复元继的爵位,任命元叉当顾问院(集书省)中级事务顾问官(通直散骑侍郎),元叉的正妻胡女士封新平郡君(男封侯爵、女封君爵),被任命当女侍从官(女侍中)。

中央政府文武官员,奏请胡太后出席金銮宝殿,行使皇帝职权。九月五日,胡太后开始上朝听取文武官员对帝国大事所作简报,但仍只用“命令”,不用“诏书”,文武官员上书,则称她“殿下”。胡太后聪明绝顶,领悟力强,反应迅速,也很喜爱读书,会作文章,还会骑马射箭,百发百中,准确度能射中针眼,政事都由她亲笔批示。加授老爹胡国珍:总监督长(侍中),封安定公爵。

自从郭祚等被诛杀后,皇帝诏令和决定生死的大权,都握在于忠手中,亲王公爵十分畏惧,见到他都双脚沉重、不敢移动,屏声静气、不敢大声呼吸。胡太后行使皇帝职权后,解除于忠总监督长(侍中)、领军将军、崇训宫警卫司令(崇训卫尉)等职务,仅只剩下仪同三司(宰相级)、国务院最高执行长(尚书令)。十余日之后,胡太后在崇训宫召见监督院(门下)官员,问说:“于忠身为文武百官的首长,声望怎样?”大家一致回答:“他没有能力胜任。”于是,外放于忠当冀定瀛三州军区司令长官(都督冀、定、瀛三州诸军事)、征北大将军、冀州(州政府设信都〔河

北省冀县))督导官(刺史);而任命最高监察长(司空)元澄,兼国务院最高执行长(尚书令)。元澄奏称:“安定公爵胡国珍,最好是能够随时出入皇宫,参与帝国大计。”元诩下诏(“胡太后诏”)批准。

9 九月十四日,北魏帝国代理征北大将军元遥,击破“大乘”变民军,生擒变民军首领法庆跟他的将领一百余人;砍下人头,送首都洛阳。

10 南梁帝国左游击将军赵祖悦,袭击北魏帝国的西硖石(安徽省凤台县西南),占领后作为军事基地,对寿阳(安徽省寿县)施加压力,更在旧城之外,兴筑外城;把淮河沿岸的居民,强迫迁到内城,增加守卫实力。南梁帝国将军田道龙等,攻击附近各军事据点,北魏帝国扬州(州政府设寿阳〔安徽省寿县〕)督导官(刺史)李崇,分别派出将领阻击。九月二十三日,北魏帝国政府派代理镇南将军崔亮,反攻西硖石(安徽省凤台县西南);又派镇东将军萧宝寅,直接攻击淮河大坝(浮山堰),准备摧毁。

11 冬季,十月十六日,北魏帝国政府任命安定公爵胡国珍,当立法院总立法长(中书监)、仪同三司(宰相级);原职总监督长(侍中),仍然保留。

12 十月二十五日,南梁帝国弘化(蛮郡)郡长杜桂,献出土地,投降北魏帝国。

13 当初,北魏帝国政府在于忠控制之下,于忠声称:八任帝(世宗)元恪曾经允许他越级升迁。皇家师傅(太傅)元雍等,都不敢违背,遂加授于忠“车骑大将军”。于忠又认为他在政权转移的时候,有安定帝国的功劳,明示或暗示文武官员,出面为他争取报酬:元雍等商议封他常山郡公爵。于忠不好意思单独被封,再明示或暗示有关机关,请求对监督院(门下)任职的高

级官员，全都加封爵位；元雍等不得已，再封崔光当博平县公爵。国务院执行官（尚书）元昭等，也挤上一份（九任帝元诩登极时，元昭在监督院〔门下〕当总监督官〔侍中〕），不断请求封爵。胡太后命三公及部长级官员会商，皇家师傅（太傅）元怿等上书说：“先帝（八任帝元恪）逝世，我们拥护今帝（九任帝元诩），在宫殿中侍奉左右，保护政府安全，本是做臣属应尽的责任，不应该作为立下的功劳。我们从前商议赏赐给于忠采邑，只不过当时畏惧他的权势，免得惹祸杀身而已。如果比较功过，根本不应有任何赏赐，请全部追溯剥夺。”崔光也上疏缴回印信和封给的采邑，奏章呈递十余次，胡太后才批准。

高阳王元雍上疏，弹劾自己，说：“我最初到西柏堂任职时，发现所有诏书，都没有呈阅皇上批准，而竟由监督院（门下）直接颁发。臣属的意见，却用君王的权威去执行，深知绝不可以如此，可是我不能阻止。于忠专权横行，随意生杀，而我又不能违抗。后来，于忠甚至还要把我除掉，幸亏主管官员（指崔光）坚决拒绝；我本来想把于忠外放到地方政府，只不过有此一念，并没有实行，反而被于忠贬谪。白白坐在官位上，又白白领受官职的薪俸，辜负国家大恩。请准予辞职回家，等候处罚。”胡太后因于忠对自己有救命功劳，因而不再追究。十二月三日，更把于忠调回中央，任命他当太师，兼京畿卫戍总司令长官（司州牧），不久，又当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跟皇家师傅（太傅）元怿、太保元怀、监督院总监督长（侍中）胡国珍，一同住进监督院（门下），共同管理政事。

十二月十一日，代理镇南将军崔亮，率军抵达碭石（安徽省凤台县西南）；南梁帝国守将赵祖悦迎战，失败，登城固守。崔亮包围碭石。

十二月二十九日，皇帝元诩，及娘亲胡太后，前往八任帝元恪墓园(景陵)祭拜。

14 本年冬季，气候严寒，淮河、泗水全都结冰；修筑淮河大坝(浮山堰)的士卒工匠，十分之七八被冻死。(十六万人以上被冻死，一片惨景！)

15 北魏帝国益州(州政府设武兴〔陕西省勉县〕)督导官(刺史)傅竖眼，清白廉洁，汉人及獠人，都对他感恩怀念。后来，龙骧将军元法僧，接替傅竖眼当益州督导官(刺史)，虽没有行政能力，却贪赃枉法，十分凶暴。王、贾等姓，是本州的高门强族，从来不服劳役，元法僧不理这些，强行征召二大家族的子弟当兵。葭萌县(四川省广元市)变民首领任令宗，利用民心对北魏帝国贪官暴吏的怨恨，击斩晋寿郡(郡政府设葭萌县〔四川省广元市〕)郡长，献出城池，归降南梁帝国，汉人及獠人，很多人响应。南梁帝国益州(州政府设四川省成都市)督导官(刺史)、鄱阳王萧恢，派巴西(四川省关中县)、梓潼(四川省梓潼县)二郡郡长张齐，率军三万人前往接应。元法僧，是北魏帝国阳平王元熙(一任帝拓跋珪的儿子)的曾孙。

岐州(州政府设陕西省凤翔县)督导官(刺史)、赵郡王元谧，是元干的儿子(元干〔拓跋干〕事，参考四九五年)，对人民凶暴狠毒。有一天，不知道什么缘故，突然关闭城门，大肆搜查，逮捕很多人，苦刑拷打，手段残酷；而又无缘无故地把六个人斩首。全城恐惧，人民纷起抗暴，大声呼喊，封锁城门。元谧登上高楼，拆除楼梯，保住性命。胡太后派游击将军王靖乘驿马车飞快前往，安抚并劝告暴动民众，暴动民众才打开城门，表示有罪，送回城门钥匙。中央遂免除元谧州督导官(刺史)官职。元谧的正妻，是胡太后的侄女。元谧返回洛阳，被任命当农林

部长(大司农卿)。

柏杨曰：

南梁帝国的萧宏先生，抛下大军逃亡，政府不但不闻不问，反而升他的官。北魏帝国的元谧先生，关闭城门屠杀，政府不但不闻不问，也反而升他的官。这种只有卡通片中才出现的赏罚不明镜头，呈现一面大旗——毁灭之旗。

无论南北，表面上都是太平盛世，但是，象征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毁灭之旗，一旦迎风招展，就预告大苦难就要来临，犹如当气象所挂出三个球，就表示台风就要来临一样。两个帝国，行将结束在这个毁灭之旗之下。

胡太后因皇帝元诩还是一个娃儿，不能亲自处理国家大事，打算主持祭祀大典。主管礼仪的官员会议讨论，一致认为不可以。胡太后遂问监督院总监督长(侍中)崔光，崔光举出东汉王朝和熹太后邓绥(东汉王朝四任帝穆宗刘肇的继妻)祭祀皇家祖庙前例，胡太后大为高兴，遂代表皇帝，祭祀天地祖先。

南荆州(州政府设安昌〔湖北省枣阳县东〕)督导官(刺史)桓叔兴，上疏请求不再隶属东荆州(州政府设沁阳〔河南省沁阳县〕)，中央批准(南荆州隶属东荆州事，参考五一二年)。

公元五一六年 丙申

南梁武帝天监 十五年 (柔然汗国建昌九年)
北魏孝明帝熙平 元年

1 春季，正月一日，北魏帝国(首都洛阳)大赦，改年号熙平。

代理镇南将军崔亮，围攻碭石(安徽省凤台县西南)，不能攻克；跟驻守寿阳(安徽省寿县)的扬州督导官(刺史)李崇，约定日期，水陆两路，同时进攻。但每次到约定日期时，李崇都不发动。胡太后因前方将领各自为政，指挥不能统一，于是任命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李平：“使持节”(一级权力)、镇军大将军，兼国务院右副执行长(尚书右仆射)，率步骑兵二千人，前往寿阳，建立中央特遣政府(行台)，指挥所有军队，如果有人违抗命令，一律军法审判。镇东将军萧宝寅，派轻车将军刘智文等渡过淮河，攻破南梁军的三个据点。二月八日，在淮河北岸，又击败南梁帝国将领垣孟孙等。李平抵达碭石(安徽省

凤台县西南)，督促李崇、崔亮等水陆两军，发动攻击，没有人敢不听指挥，遂多次打胜仗。

南梁帝国皇帝萧衍，派首都东区卫戍司令官（左卫将军）昌义之，率军增援淮河大坝（浮山堰），还没有抵达，大坝总监康绚已经把北魏南征兵团（指萧宝寅主力）击退。萧衍命昌义之，会同直阁禁卫官（直阁）王神念，逆淮河西上，增援碛石（安徽省凤台县西南）。北魏代理镇南将军崔亮，派所属将领、博陵（河北省平安县）人崔延伯，固守下蔡（安徽省凤台县）；崔延伯跟另一位将领伊瓮生，分别在淮河两岸，夹水筑营。崔延伯收集车轮，砍下轮框，把轮柱削尖；轮轴相并，用竹筋组成竹索，把它们串连起来，从北岸直拉到南岸，重叠十余条，横断河面，两岸各建一个巨大的人工辘轳，可以随时拉起竹绳，使削尖的轮柱露出水面，也可以放松竹绳，使它们沉入水底；敌人既无法砍断，又无法烧毁。于是，南梁帝国据守碛石（安徽省凤台县西南）的守将赵祖悦，退路全被切断，而南梁帝国增援碛石的舰队，根本无法通过；南梁军将领昌义之、王神念，驻军梁城（寿阳东南），不能前进。北魏统帅李平，指挥水陆两路大军，攻击碛石（安徽省凤台县西南），攻克外城。二月二十八日，赵祖悦出城投降，北魏军斩赵祖悦，把南梁军全部俘虏。

胡太后写信给崔亮，命崔亮乘胜追击。大军统帅李平，分配各将领任务，水陆并进，直攻淮河大坝。崔亮不听李平的指挥，声称有病，上疏请求回京（洛阳）；奏章递出后，不等批示，立即拔营出发。李平奏请处决崔亮，胡太后下令说：“崔亮随他自己的意思，想去就去，想留就留。违背帝国的作战计划，虽然他曾有小小胜仗，岂能免除大的罪刑！可是，我统治全国，不愿多所杀戮，特准崔亮戴罪立功，以功补过。”北魏帝国大军班

师。

2 北魏帝国首都洛阳警备区总司令(中尉)元匡,上疏弹劾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于忠:“庆幸国家所发生的不幸(指元恪逝世),乘机专权朝政,裴植、郭祚受到冤杀,宰相级辅佐大臣(指高阳王元雍)受到罢黜,而又假传圣旨,命自己仪同三司(宰相级),出任国务院最高执行长(尚书令),兼崇训宫警卫军司令(崇训卫尉);追究他的本心,不但目无君王,而且自己以君王自居。事情发生在大赦之后,应该公开处刑。请派监察官(御史)一人,前往冀州(州政府设信都〔河北省冀县〕),就地诛杀。(此时于忠似仍留冀州,元匡才有此请。)去年(五一五),先帝(八任帝元恪)逝世以后,皇太后主持政府以前,于忠所作所为,没有经过合法程序——没有经过监督院(门下省)颁发诏书,或经过立法院(中书省)传达皇上指令,而竟擅自发布人事命令,任命官职。虽经大赦,也只不过可以免罪而已,至于官位,则应该一律撤除。”胡太后下令:“于忠已受特赦,可特别原谅,不必追究。其他请求,一律批准。”

元匡又弹劾总监督长(侍中)侯刚用苦刑拷死羽林禁卫军官。侯刚因善于烹调,担任皇家御用厨师(尚食典御),历时三十年;后来又对胡太后有救命之恩(参考去年〔五一五〕),所以相当专权横行,亲王公爵,对他都十分畏惧巴结。侯刚既用苦刑拷死羽林禁卫军官,最高法院(廷尉)判处侯刚死刑,胡太后说:“侯刚因公事拷打被告,为取得口供而使被告死亡,问官不负刑责。”最高法院副院长(廷尉少卿)、陈郡(河南省淮阳县)人袁翻说:“为取得口供而使被告死亡,是指犯罪事实至为明显,而被告仍不承认,用拷打要他亲口供出。现在,该羽林禁卫官,一问之下,立即承认,侯刚却在公堂之上大喝说:‘打死他!’伤天害理,横

施酷刑，怎么能说是为了取得口供而使被告死亡！”胡太后下令削除侯刚采邑三百户人家，免除皇家御用厨师(尚食典御)职务。

3 三月一日，日蚀。

4 北魏帝国政府评定碭石(安徽省凤台县西南)之役功劳，三月四日，擢升李崇当骠骑将军，加授仪同三司(宰相级)；李平实任国务院右副执行长(尚书右仆射)；崔亮晋升镇北将军。崔亮跟李平，在宫中争功，胡太后命崔亮当国务院宫廷司长(殿中尚书。负责宫内兵马调动及仓库管理)。

镇东将军萧宝寅仍逗留淮河大坝(浮山堰)附近；南梁帝国皇帝萧衍，亲笔写信给他，诱惑他袭击彭城(江苏省徐州市)，承诺把萧宝寅家庙里的牌位和他的家属，送到北方跟他团聚；萧宝寅把萧衍的信，呈报中央。

5 夏季，四月，淮河大坝(浮山堰)筑成，长九里，下宽一百四十丈，上宽四十五丈，高二十丈，大坝两侧种植杨柳，大坝上驻屯军营。

有人告诉大坝总监(都督淮上诸军事)康绚说：“四大河流(长江、珠江、淮河、汉水)，是大自然用来调节宣泄天地间不平之气，不可以长久阻塞。如能在大坝上游另行挖掘泄洪水道，使它东流，则可以减少积水对大坝造成的压力，大坝才可以保持不坏。”康绚遂挖掘泄洪水道，引导积水东流。同时用反间计，在北魏帝国境内散布耳语，说：“梁国(南梁帝国)最畏惧的只有挖掘泄洪水道，並不畏惧野战。”北魏帝国镇东将军萧宝寅相信不疑，于是开凿山洞，长达五丈，作为泄洪水道，引导积水北流。大坝积水经泄洪水道，分别东流及北流，日夜不停，而水库中的水位，丝毫没有减低，北魏工兵部队遂被召回。大坝积水区，面积广达数百平方里。北魏帝国扬州(州政府设寿阳〔安徽省寿

县))督导官(刺史)李崇,在碇石(安徽省凤台县西南)基地修建浮桥,横跨淮河。又在八公山东南,兴筑魏昌城,准备一旦洪水倒灌,作为紧急避难之用。寿阳(安徽省寿县)城墙开始崩坏,居民纷纷攀山登冈,躲避日益上涨的水势。水坝积水区水质清澈,被淹没的房舍、坟墓,静静的卧在水底,清晰可见。

最初,筑坝地点,选在徐州(北徐州,州政府设钟离〔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临淮关])境内,督导官(刺史)张豹子宣称,一定会教他主持筑坝大事。想不到后来康绚以其他官职的身份(太子右翼卫队司令〔太子右卫率])担任大坝总监(都督淮上诸军事),张豹子面子挂不住;再加上顷刻之间皇帝萧衍又指令张豹子受康绚指挥,张豹子更老羞成怒,于是不断向萧衍打小报告,坚称康绚跟北魏帝国私通消息(“诬以谋反”的老法宝)。萧衍虽然不理,但仍以“工程完成”为理由,征召康绚回京(首都建康),而把护坝任务,交给张豹子。

6 北魏帝国胡太后,追念于忠当初救命之恩,说:“怎么可以因为一点错误,而舍弃他所有功劳!”再封于忠“灵寿县公爵”,同时也封崔光“平恩县侯爵”。

7 南梁帝国巴西、梓潼二郡郡长张齐,率军三万人迎接晋寿(四川省广元市)变民首领任令宗(参考去年〔五一五〕)。北魏帝国益州(州政府设武兴〔陕西省勉县])督导官(刺史)元法僧,派他的儿子元景隆,率军迎击张齐,在葭萌(广元市)会战。张齐大破元景隆军,屠杀十余个城池,乘胜挺进,包围武兴。(北魏帝国益州州政府设晋寿〔四川省广元市],后又成立东益州〔应称北益州才符合方位],州政府设武兴〔陕西省勉县]。傅竖眼当益州督导官时,州政府在晋寿;元法僧如接替傅竖眼,应在晋寿;如在武兴,则不应接替傅竖眼。此处地理位置,混乱难明。)

元法僧登城固守，而州境之内，人民全都叛变。元法僧向中央政府报告危急情况。中央政府用驿马车征召出征淮河以南的镇南将军府参谋长(镇南军司)傅竖眼，命他仍当益州 督导官(刺史)、西征司令官，率步骑兵三千人，增援元法僧。傅竖眼由遥远的东方，进入益州州境，连续作战三日，挺进二百余里，九次会战，都取得胜利。五月，击斩南梁帝国梁州督导官(刺史)、任太洪(去年还是宁州督导官；参考五一五年)。无论汉人及獠人，听说傅竖眼重返益州，全都欢喜，到路旁迎接叩拜的，前后相接。张齐解围撤退，据守白水关(四川省昭化县北)。傅竖眼进入州城(武兴〔陕西省勉县〕)，白水关以东人民，都安居乐业。

北魏帝国梓潼(四川省梓潼县)郡长苟金龙，兼关城(白水关城)驻军司令(戍主)。南梁帝国军队涌到，苟金龙恰巧卧病在床，不能指挥。他的正妻刘女士，集结鼓励全城军民，登城拒战，固守一百余天，守军死伤超过一半。驻军副司令(戍副)高景，阴谋叛变；刘女士斩高景，以及高景党羽数十人。对剩下的将士，平均分配铠甲和粮秣，也平均分配工作，使劳逸相等；大家对她既畏惧又尊敬。水井在关城之外，被南梁帝国军队占领，守军陷于干渴苦境；正巧天降大雨，刘女士下令取出政府的和私人的绸缎布匹，以及民间所有衣服，悬挂起来受雨，然后绞出雨水，城中所有瓶瓶罐罐，全部储满。傅竖眼大军抵达，南梁帝国军才撤退。北魏帝国政府封刘女士的儿子当平昌县子爵。

8 六月五日，南梁帝国政府任命国务院最高执行长(尚书令)王莹，当最高资政官(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擢升国务院右副执行长(尚书右仆射)袁昂，当左副执行长(左仆射)；文官部长(吏部尚书)王暕(音jiǎn,〔简〕)，当右副执行长(右

仆射)。王暕，是王俭的儿子。

9 南梁帝国巴西、梓潼二郡郡长张齐，不断从白水关(四川省广元市东北)出兵，攻击北魏帝国的葭萌(四川省广元市)。北魏帝国新任益州督导官(刺史)傅竖眼，派虎威将军强虬(强，姓。虬，音qiú，〔求〕)，攻击南梁帝国信义将军杨兴起部队，斩杨兴起，夺回白水关。南梁帝国宁朔将军王光昭，又在阴平(甘肃省文县)被北魏军击败；于是，张齐亲自率领精锐兵团二万余人，攻击傅竖眼。秋季，七月，张齐攻势瓦解，全军溃败，向后撤退，小剑、大剑等据点守军，都放弃险要逃走。(四川省剑阁县大剑山西北十五公里，有小剑山，李白诗：“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就是咏此。)东益州又回到北魏帝国版图。

八月十一日，北魏帝国政府任命胡国珍(胡太后的老爹)当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雍州(州政府设陕西省西安市)督导官(刺史)。胡国珍年纪已老，胡太后根本不打算教他离开京师(首都洛阳)，只是盼望老爹享受独当一面大员的荣耀而已，所以并不前往雍州接事。

10 南梁帝国大坝总监(都督淮上诸军事)康绚，既被召回京师(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徐州督导官(刺史)张豹子，如愿以偿，接任他的工作，但对大坝不再修护保养。九月十三日，淮河水位暴涨，大坝崩溃，发出巨雷般声响，三百里之遥，都听得清楚。沿淮河下游两岸所有村庄十余万人，全被洪水吞噬，漂入大海。最初，北魏帝国对淮河大坝深感忧虑，命任城王元澄当最高统帅(大将军)、南征大军总司令长官(大都督南讨诸军事)，大军十万人，进入紧急状态，将由徐州(州政府设彭城〔江苏省徐州市〕)出动，攻击大坝，国务院右副执行长(尚书右仆射)李平认为：“不需要动用兵力，大坝最后一定自己毁坏。”等大坝

崩溃消息传到京师(首都洛阳)，胡太后大为高兴，对李平的赏赐，极为厚重；元澄大军也不再出动。

柏杨曰：

淮河大坝自五一四年十月兴建，南梁帝国投入人工二十万人。五一五年大寒，约冻死十五万人，而终于在五一六年四月完成，历时一年零七个月。完成后只维持五个月，霎时之间，竟告崩溃，淮河下游村庄人民，席卷一空，全部冲入大海，死亡又十余万人。

当大坝兴建之初，具有专业知识的工程人员，就提出警告：沙多水急，河床不够稳固，不可能成功。然而，在文明国家，知识是权力；在专制封建国家，权力是知识。以萧衍先生为首的大权在握的官员，认为大坝可以筑成时，大坝就可以筑成；那些指出淮河沙多水急、河床不够稳固的专家，只不过是专唱反调分子。

中国历史上有无数“淮河大坝”事件，多少中国人，就在权力就是知识的颀颀决定下，或受辱、或受苦、或丧生。这一观念如不能改，中国人还会继续付出代价——诸如继续被冲入大海之类。

11 八月二十八日，南梁帝国政府大赦。

12 北魏帝国胡太后常常前往皇亲国戚家，总监督长(侍中)崔光上疏劝阻说：“《礼记》上说：‘封国国君，如果不是因为探病吊丧，而竟到臣属之家，谓之戏谑。’只提封国国君，不提国君夫人，表示国君夫人根本没有前往臣属家宅的道理。对国君夫人而言，爹娘在时，可以回家省亲——归宁；爹娘去世，则连

她自己都不可以回家，只能派一个人，代表她回家探望兄弟侄子。西汉王朝上官皇后，将要罢黜九任帝刘贺的时候，霍光，是上官皇后的外祖父，身居宰相之职，而上官皇后仍高坐特设的武帐之中（参考前七四年），接见文武官员，表示男女有别。现在，皇族之家生男育女，贵族之家升官晋爵，请求陛下亲临祝福的地方，越来越多，假若不加克制，势将成为惯例。但愿陛下不再出宫，全国都有依靠，人民皆大欢喜。”

任城王元澄，因为北方沿边将领的选拔越来越轻率，深恐柔然汗国侵犯疆界，皇家祖先墓园受到威胁（北魏帝国六任帝显祖拓跋弘以前各帝，都埋葬云中〔内蒙古托克托县〕），上疏请特别慎重将领的人选，並加强边防戒备。胡太后命三公及部长级高级官员讨论，最高法院副院长（廷尉少卿）袁翻发言，认为：“最近，沿边各州郡任用官吏，往往不问才干，只问资格门第。有时贪官当道，就大量增加守卫及巡逻士卒，广设将领。有时专用亲戚；有时接受贿赂；全没有战死沙场、保卫国家的心意；却有抓住机会，发点横财的打算。平日驱使所指挥的军队，到处抢夺劫掠。如果遇到强敌，就被俘虏，充当奴隶；如果有什么擒获，则收作自己的财产。身体衰弱，以及年纪太老或太小之辈，稍微具备一点炼铁铸铜知识，或稍微熟习一点营造建筑技术，没有一个不被从军营中搜出，派作苦工，受到将领百般虐待。其他留在军营中备战的士卒，有的到深山砍伐木材，有的到郊外割除野草，填平洼地；甚至充当做生意的贩卖商人，奔波道路，前后相望。这些人的薪俸本来就很少，贩卖的货物，更是有限，可是将领们却向他们收取实数绸缎，而给他们升斗不足的杂粮谷米，榨枯他们的劳力，却使他们衣不蔽体；坐享他们的劳役成果，却使他们吃不饱饭；度过漫长的严冬，历经酷

热的盛夏，再加上疾病的折磨，死在水沟山涧之中的，有十分之七八。(捍卫国家的英勇战士，受到的待遇，却是如此，使人落泪。)北方敌人(指柔然汗国)，所以侵略我们边疆，都因边防军将领不是适当人选之故。我愚昧的见解是：从今以后，无论南北，边防军各个重镇，以及所管辖的郡县、参谋秘书等辅佐官员，从指挥官(统军)到驻军司令(戍主)，都应由中央政府官员和亲王公爵以下官员，推荐他们心目中的适当人选，只管才干，不管资格门第。如果有功，推荐人同受赏赐；如果有过，推荐人同受处罚。”胡太后不能接受。稍后，到了本(六)世纪二〇年代中期，北方边境民变纷起，逼近故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蹂躏历代皇帝坟墓，元澄所忧虑的事，全都发生(参考五二三年、五二六年。)

13 冬季，十一月，南梁帝国交州(州政府设龙编〔越南河内市〕)督导官(刺史)李叟(音cè,〔册〕)，斩变民首领阮宗孝，把人头送到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

14 最初，北魏帝国八任帝元恪，在首都洛阳兴建瑶光寺，还没有完工。本年，胡太后又兴建永宁寺，位置都在皇宫旁边。又在伊阙口(洛阳南)兴建石窟寺，工程的精美，无以复加，而永宁寺尤其华丽，高达一丈八尺的金佛像有一个，跟普通人一样身材的金佛像有十个，玉佛像有二个；又兴建九层佛塔，挖掘地基，深到挖出泉水。佛塔高达九十丈，佛塔顶柱又高达十丈；夜深人静时，钟声远传十里。佛殿仿效皇宫太极殿，殿门仿效皇宫端门。和尚住的房舍，有一千间，陈设的珠宝璧玉和绫罗绸缎，使人目瞪口呆。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佛塔和庙宇的盛大，从来没有如此过。扬州(州政府设寿春〔安徽省寿县〕)督导官(刺史)李崇，上疏警告，他说：“高祖(七任帝元宏)迁都洛阳，已三

十年(参考四九三年)。皇家大会堂(明堂)没有整修,国立大学(太学)早已荒废,城墙以及政府机关房舍,很多也都损坏;这不是继承祖先遗志、建立万国榜样的办法。而今,国立贵族大学(国子学)虽然有学校的名称,却没有学校的事实,跟‘兔丝’不是丝,‘燕麦’不是麦,‘南箕’不是箕,‘北斗’不是斗,有什么分别!(兔丝是一种植物[参考八二年],虽有丝之名,却不能纺织。燕麦跟小麦不同,虽有麦之名,却不能供人食用。南箕是一个星座,虽有簸箕之名,却不能簸扬东西。北斗也是一个星座名,虽有斗之名,却不可以装酒[古代用斗装酒,后代用斗量米。])事情不能两方面同时兼顾,必须有一件事情优先。最好是停止皇家御库房(尚方)精致的雕刻作业,节省永宁寺土木建筑之工,减少瑶光寺使用的木材砖瓦,解散石窟寺雕琢佛像的工匠,以及废除各种并不是紧急的工程。而留待冬季农闲的时候,再行继续,使帝国显示威严形象,礼仪教化得以推行,岂不美好!”胡太后用措辞温和嘉许的诏书,作为回答,但不接纳他的意见。

胡太后信仰佛教,崇拜佛祖,民间很多人家的男子,全都去当和尚,以致后代灭绝。(和尚不能娶妻,是中国大乘佛教的戒法,日本小乘佛教系统则和尚可以结婚生子。)高阳王府咨议官(高阳王友)李瑒(音yáng,[洋]),上书说:“天下罪恶有三千种,没有比‘不孝’的罪恶更大。‘不孝’中最大的‘不孝’,莫过于断绝祖先祭祀香火。(孔丘语:“应受刑法处分的罪有三千种,最重的不能大过不孝。”孟轲语:“不孝有三,没有后代是最大的不孝。”)岂可以轻率的准许他们违背礼教,放纵他们去信仰佛法!双亲年纪已老,不肯奉养,反而抛弃家庭、断绝恩情,摧毁今世的礼法,追求来生来世的利益。孔丘说:‘不知道生,怎么知道死!’(《论语》孔丘语)天下之大,怎么会有人舍弃堂堂正正的道路,而投

身鬼教！而且，南方敌人（指南梁帝国）还没有臣服，各种差役层出不穷，人民所以纷纷去当和尚，多数不过是为了逃避兵役苦差。如果随他们自由发展，势将消灭父慈子孝的天伦之情，天下所有男子，都成了佛教和尚。”（和尚可免除各种差役，庙宇所属田地，又可不缴田赋。）佛教总监（沙门统）僧暹等，对李场诋毁佛教是“鬼教”，大为忿怒，认为是对佛祖的一种严重诽谤，向胡太后哭泣控诉。胡太后责备李场，李场说：“天神称神，地神称灵，人死之后称鬼。古书上说：‘光明的地方有礼仪音乐，黑暗的角落则有鬼神。’光明的地方堂堂正正，黑暗的角落出现鬼教。佛祖（释迦牟尼）本是人身，死后称他的魂魄是鬼，我愚昧的认为，不是诽谤。”胡太后虽然知道李场的话不错，但是不愿使僧暹等人没有面子，于是，罚李场黄金一两。

征南大将军田益宗，请求当东豫州（州政府设河南省息县）督导官（刺史），用以招唤他的两个儿子回归（田益宗二子投奔南梁帝国事，参考五一四年），胡太后不准，田益宗就在洛阳逝世。

15 柔然汗国（瀚海沙漠）可汗（十一任伏跋可汗）郁久闾丑奴，雄壮强悍，精于指挥作战。本年，远征西域（新疆及中亚细亚东部）高车王国（新疆吐鲁番市东），大破高车，生擒高车国王弥俄突。捆住弥俄突的脚，拴到一匹劣马上，鞭打劣马狂奔，把弥俄突活活拖死，然后砍下人头，涂上油漆，当作酒壶。（郁久闾丑奴的老爹十任可汗〔佗汗可汗〕郁久闾伏图，被弥俄突击斩，参考五〇八年。）邻近各国，原先本属柔然汗国，后来又背弃柔然汗国的，郁久闾丑奴都一一击灭，汗国声威恢复。

公元五一七年 丁酉

南梁武帝天监 十六年 (柔然汗国建昌十年)
北魏孝明帝熙平 二年

1 春季，正月九日，南梁帝国(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皇帝(一任高祖，武帝)萧衍，前往首都建康南郊，祭祀天神。

2 北魏帝国“大乘”变民集团残余部众(法庆的党羽，参考五一五年)集结，突然攻入瀛州(州政府设赵都军城〔河北省河间县〕)；督导官(刺史)宇文福的儿子、编制外事务顾问官(员外散骑侍郎)宇文延，率领家奴和宾客抵抗。变民军纵火焚烧督导官(刺史)官舍住屋，宇文延突入火海，把老爹抱出来，以致头发肌肉皮肤都被烧焦；指挥部属苦战，变民军终于被驱逐，四散逃走。宇文延追击，完全消灭变民军。

正月十二日，大赦。

北魏帝国建国初期(四世纪八〇、九〇年代)，商业交易象初民社会一样，用物换物，从不用钱，直到一百年后的五世纪

四九五年，才开始铸造“太和五铢钱”（太和是当时北魏帝国七任帝元宏的年号），派冶金工程师到矿山设立熔炉铸钱；人民想自己铸钱的，可以把铜铁带去，借用政府熔炉；但必须使用精炼的铜，不可以有其他杂质。六世纪的五一〇年，再铸五铢钱；对不合标准的钱，一律查禁。可是，不久，首都洛阳以及各州镇所用的钱，大小重量，都不相同，于是，商业上的交易，完全停顿。国务院最高执行长（尚书令）任城王元澄上疏，认为：“禁止使用的钱币，法律有明文规定，指的是‘鸡眼’（钱小如鸡的眼睛）、‘凿边’（把外缘凸起部分的铜凿掉）；并不禁止其他。而黄河以南各州现在通行的钱币，并不在禁止之列，却于前些时禁止，使愚昧的我大惑不解。黄河以北各州，既没有铸造新钱，而又禁止旧钱，只好物物交换，用单丝织成的细绢和经纬线稀疏的绵布当做钱币，它们的宽度既窄，长度又短，不符合普通的规格。而且为了支付零星开支，不得不把整匹的细绢、绵布，剪成一尺长短，用来作为辅币；如此，白白浪费纺织的辛劳，而又无法免除饥寒的痛苦，这绝不是救灾救难、保护人民的心意。使用钱币，只要用绳子把它们串起来就行，（古代钱币，当中开方孔，日本人则在当中开圆孔，比方孔更为便利。）不需要去量它的长短、秤它的轻重，既公平又方便，是一种对世人最有裨益的措施，应无疑义。请求下令各州各镇，如果‘太和钱’和新铸五铢钱以及民间惯用的古钱，只要形状完好，即令大小不同，也都应该流通。至于某种钱贵，某种钱贱，则由当地市场自行决定。希望钱币流通全国，公私两便。至于‘鸡眼’、‘凿边’，以及盗铸，或把大钱毁掉，另铸小钱，或其他花样翻新的犯罪行为，都依照法律处罚。”皇帝元诰下诏（“胡太后诏”）批准。可是，黄河以北钱的数量，仍然太少，人们仍然物物交易，钱币仍不

能进入市场。

3 北魏帝国将领中，伪造战功，或假冒别人战功的人很多，国务院左秘书长(尚书左丞)卢同，查阅国务院考核司(吏部)有关记录档案，重新检查求证，查出非法升迁的三百余人，于是上疏说：“请把国务院考核司(吏部)、国军司(中兵)两司的战功档案集中审查，对照原来的公文书，重新订定，编造两份，一份送考核司(吏部)，一份留国军司(中兵)。官兵作战，砍下人头，累积到可以晋升一级以上的数目时，就命中央特遣政府参谋长(行台军司)发给证明书一纸，由当中直裂为二，一半交立功的官兵，一半送监督院(门下)，用以防止诈伪或投机取巧。”胡太后批准。卢同，是卢玄的族孙(卢玄事，参考四三一年)。首都洛阳警备区总司令(中尉)元匡上疏，请求自五〇〇年(八任帝世宗元恪即位第二年)起，内外考核调查表册，包括国务院考核司(吏部)所有的任官令、国军司(中兵)所有的功劳簿，以及最劣最优者的档案，打算查出非法升级及非法得到官位的人。胡太后批准。国务院最高执行长(尚书令)、任城王元澄，上疏反对，认为：“国家法令，最忌苛刻琐碎；治理人民，最贵简单明了。监察官(御史)的责任，就是向中央呈报他所听到的消息。如果听说某人有假冒战功、不法升迁情事，只可以调阅某人的档案文卷，研判考核真假，给予适当的刑罚。岂有把国务院(尚书省)所有档案，全部移送总监察署(御史台)，去追究‘两纪’间的旧事(十二年称一纪。自五〇〇年至本年〔五一七〕，只十八年)用这种方法寻求过失，谁能逃罪？圣明王朝，应特别慎重。”胡太后才打消原意。但考虑对元匡的建议，每次都予拒绝，元匡可能提出辞呈，打算用一种奖赏，作为安抚，遂加授元匡“镇东将军”。二月十六日，更封元匡“东平王”。

4 三月十五日，南梁帝国皇帝萧衍，手令纺织官：一切刺绣，不准刺绣出神仙、飞鸟、走兽等形状；因为将来制装剪裁时，可能损坏图案的躯体，违背仁爱、宽恕的美德。

5 三月二十六日，北魏帝国广平王（文穆王）元怀逝世。

夏季，四月十八日，任命立法院总立法长（中书监）胡国珍当宰相（司徒）。

6 南梁帝国皇帝萧衍下诏：皇家祖庙祭祀时宰杀牲畜献祭，伤害上天好生之德，应该用面做成的牲畜作为代替。于是无论政府及民间，惊骇喧哗，认为皇家祖庙不宰杀牲畜祭祀，是祖先不再“血食”的恶兆；萧衍坚持不变。（古人认为：宰杀牲畜，取出鲜血，用来祭祀祖先，祖先才能享用。）国务院八位主要官员（八座）讨论，决定用肉干代替牛只。

7 秋季，八月十八日，北魏帝国皇帝元诩下诏（“胡太后诏”），命太师、高阳王元雍，入宫居住监督院（门下），参与裁决国务院（尚书）所上奏章。

8 冬季，十月，南梁帝国皇帝萧衍下诏，因皇家祖庙祭祀时，仍用干肉腊肉，命研究用植物代替。于是，决定用面做的大饼，代替干肉；除了大饼，其他献祭物品，都用蔬菜水果。而且，另行兴筑至敬殿、景阳台，设置皇家祖先七庙的牌位，每月中旬，再献祭一次素食。

9 十月二十七日，北魏帝国皇帝元诩下诏：北京（故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知识分子及居民，还没有南迁到洛阳的，从今之后，全体留下，把平城作为祖居（此后再想南迁，政府也不批准）。

10 十一月七日，南梁帝国巴州（四川省奉节县）督导官（刺史）牟汉宠叛变，投降北魏帝国。

11 十二月，柔然汗国(瀚海沙漠)可汗(十一任伏跋可汗)郁久闾丑奴，派“俟斤”(官名)尉比建等，前往北魏帝国，请求以平等地位和解。

12 本年，南梁帝国政府任命首都西区卫戍司令官(右卫将军)冯道根，当豫州(州政府设安徽省合肥市)督导官(刺史)。冯道根性情谨慎，对人宽厚，木讷不善言辞；能约束士卒行动，军纪森严。每遇到各将领争功时，只有冯道根在旁不言不语。处理事务，清廉扼要，官员和人民，对他都十分感念。皇帝萧衍曾经叹赏说：“冯道根在那里，使中央政府想不到还有一个州。”

13 北魏帝国国务院执行官(尚书)崔亮，上疏请求在王屋等山(王屋山在山西省垣曲县北)，开采铜矿，铸造钱币，胡太后批准。但自此之后，民间很多人纷起私铸，钱越来越小、越来越薄，份量更轻。

公元五一八年 戊戌

南梁武帝天监 十七年 (柔然汗国建昌十一年)
北魏孝明帝熙平 三年
 神龟 元年

1 春季，正月八日，北魏帝国政府（首都洛阳）封氏部落酋长杨定“阴平王”。

秦州（州政府设甘肃省天水市）羌民族部落，聚众起兵。

2 二月七日，南梁帝国（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安成王（康王）萧秀逝世。萧秀跟皇帝萧衍，有平民时代的兄弟之情；兄弟后来成为君臣，萧秀更小心翼翼，对老哥萧衍的畏惧尊敬，超过其他血统疏远、地位卑微的人，萧衍因此更觉得他见识卓越。萧秀跟老弟、始兴王萧憺，尤其友爱，萧憺当荆州（州政府设湖北省江陵县）督导官（刺史），为时很久（五〇二年至五〇六年），常把自己的薪俸，分送萧秀（二人同一娘亲吴太妃），萧秀高高兴兴的接受，从不嫌多。

二月十八日，大赦。

3 二月二十三日，北魏帝国大赦，改年号神龟（之前是熙平三年，之后是神龟元年）。

东益州（州政府设武兴〔陕西省勉县〕）氐民族部落叛变。

皇帝（九任肃宗，孝明帝）元诩，接见柔然汗国（瀚海沙漠）使节，责备柔然汗国没有尽到藩属的礼节。然后决定依照西汉王朝善待匈奴汗国的前例，派使节前往柔然汗国报聘。（西汉王朝跟匈奴汗国之间的关系，因国势强弱不同，身价也随之不同。五任帝刘恒时，两国约定是兄弟之邦。十任帝刘病已〔询〕时，匈奴汗国已降成臣属。北魏帝国当是以兄弟之国待柔然，才有下述的张伦之奏。）农业部副部长（司农少卿）张伦，上疏劝阻，说：“太祖（一任帝拓跋珪）开疆拓土，创立帝国，没有多余的时间照顾北方，以致使小子在那里象游魂一样的四处飘荡。（拓跋珪全力向南方开拓时，柔然一任可汗郁久闾社仑，在北方崛起。）以后也因为中国（北魏帝国自称）不断发生事故，不得不先行处理内部，而对蛮族（柔然汗国）暂时放宽。高祖（七任帝元宏）全力策划迁都，没有抽出时间北伐。世宗（八任帝元恪）继承遗志，对贼虜（柔然汗国）派来使节，仅是接待，而不报聘（参考五〇七年）；只因圣明的君王在位，国富兵强，竟然跟敌人以平等地位相待，怕些什么？目的何在？而今，贼虜（柔然汗国）虽然感激我们的恩德，前来和解，也同时要观察我们的实力。如果派皇家使节到贼虜（柔然汗国）的巢穴，跟他们首领称兄道弟，恐怕不是祖宗的心意。万一，实在是不得已，必须跟他们来往，也应颁发诏书，显示上下有别；命宰相写信给他们可汗，告诫他们归顺的道理，然后观察反应，逐渐的用恩德招致他们归降，用威力镇压他们反抗，则君王的体制，才可以正大。怎么能因为蛮族

之间发生互相吞并(柔然新灭高车),就使帝国的荣誉,受到伤害!”胡太后不接受。张伦,是张白泽的儿子(张白泽事,参考四七七年)。

三月十六日,灵寿公爵(武敬公)于忠逝世。

南秦州(州政府设骆谷城〔甘肃省成县西〕)氐民族部落叛变。中央政府派龙骧将军崔袭,“持节”,前往安抚。

夏季,四月十二日,宰相(司徒)、秦公爵(文宣公)胡国珍(胡太后的老爹)逝世(年八十岁)。胡太后下令追赠皇帝御用的铜斧(假黄钺)、相国、全国各军区总司令长官(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师,号称“太上秦公爵”,用特别隆重的礼节,把他安葬;同时赠给死者衣服及仪仗卫队,每一件事都十分优厚。又迎接胡太后的娘亲皇甫女士的灵柩,跟胡国珍合葬,称“太上秦孝穆君”。议论国务官(谏议大夫)、常山(河北省正定县)人张普惠,认为:“前代皇后的老爹,没有人可以称‘太上’,‘太上’二字,不可以加到臣属的官衔之上。”前往宫门上疏,竭力反对,但没有人敢给他传达。正巧,胡家挖掘墓穴,深处有块巨大岩石阻挡,挖不下去,张普惠遂再呈递密奏,指出:“天上没有两个太阳,地上没有两个君王。‘太上’一词,由‘上’字而生。皇太后的命令,不单称‘敕’(皇帝手令称敕),而称‘敕令’,是采取妇女‘三从主义’(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为的是使之媲美古时的文母(周王朝一任帝武王姬发的祖母,文王姬昌的娘亲),列为十位大贤之一。(孔丘认为:人才难得,周王朝建立之初,大贤只有十人,其中一人还是妇女。计:姬旦、姬奭、姜子牙、姬高、荣公〔姓名不详〕、太颠、閼夭、散宜生、南宫括、文母。)而今,宰相(胡国珍)加‘太上’称号,恐怕跟不称‘敕’而称‘敕令’的意义,恰好相反。孔丘说:‘一定先要正名!’最近,选择墓穴,

因为太浅(发现岩石)之故，改到别的地方，也或许是天地神明提出的警告，开启圣主的心灵。希望取消迫近帝座的‘太上’称号，换取谦虚正大的福份。”胡太后于是亲到胡国珍私宅，召集五品以上官员，举行扩大会议，加以讨论。亲王及公爵等迎合胡太后的旨意，纷纷发言，诘问指摘张普惠。张普惠随机应变，辩论分析，没有人能把他驳倒。胡太后派元叉传达命令给张普惠，说：“我所以这么做，是孝女之心。你所以那样坚持，是忠臣之言。高阶层官员已经定议，你不可以勉强使我改变主意。以后如果发现政府行事缺点，不要不肯开口。”

胡太后给老爹胡国珍兴筑一座庙院，雄壮华丽，可与永宁寺相比美。

国务院(尚书)又上奏，请恢复民间的“绵麻税”，张普惠上疏反对，认为：“高祖(七任帝元宏)废除大斗，截短长尺，加重秤锤(参考四九五年)，为了爱护人民，减轻赋税。因军事及政府开支都需要绵麻，所以特别在征收绸缎时加征绵花八两，在征收布匹时加征麻十五斤。人民从度量衡——尺斗秤上节省下来的金钱，购买绵麻还有剩余，所以踊跃的缴纳供应。可是，从那时起，征收绸缎布匹时所用的尺，又逐渐加长。人民叹气怨恨的声音，无论政府民间，人人都可听到。宰相级官员不去追问绸缎早已恢复旧有的长度和宽度，径行下令废除加征绵麻(于忠废除绵麻事，参考五一五年)；不久，国务院(尚书)又因国库收入不够开支，打算再恢复加征。摧毁天下的大信，抛弃已经发布的政府明令。想补救从前的过失，却犯下更大过失。从没有想到，国库中多的是绵麻，只不过被文武官员，共同盗取一空！我怎么知道？试看，人民缴纳时，有时一斤的货物，能多出一百铢，从来没有听说主管单位因此去责备州郡；可是，只要有

一点小小的瑕疵，往往逮捕一户之主（家长），并使三长连坐。（三长：邻长、里长、村长；参考四八六年。）所以国库中的绸缎布匹，多数超过规格，文武官员领取薪俸，人人要长、要宽、要重，毫无标准，从没有听说有因绸缎布匹太长而退还的。而今又要加征绵麻，应该先校正秤、尺，明确的订定标准，不可放任。务使全国都知道二位圣人（小娃皇帝元诩及胡太后）是如此爱护人民、尊重法律。则五世纪八〇、九〇年代的太平盛况，当在现代重现。”（北魏帝国政府接纳了此建议没有？人民生活改善了没有？史书上没有记载，只记载这一份奏章。）

张普惠又因皇帝元诩喜欢在御花园中骑马游乐，不亲自出席金銮宝殿的朝会；而且迷信佛教，过度推崇佛法，以致南郊祭祀天神、皇庙祭祀祖先的事，多数都交付有关单位办理，于是上疏恳切规劝，说：“建立不可思议的幽冥中的基业，从人民身上榨取巨额的财富。减少薪俸，剥削民力，强迫他们奉养什么事都不做的和尚尼姑；崇敬寺庙，装饰华丽，追求未来不可预知的回报。群臣天色微明时入朝，停留在宫门之外叩头；谈玄弄虚的和尚尼姑，却在宫门之内游荡。违背礼教，不合时宜，人神二者，无法契合。我愚昧的认为，与其从早到晚去培养下世的‘因’，去追求无数劫难后产生的‘果’，不如促使人民快乐欢喜、全心全意奉养父母；使世间一派升平，天灾人祸永不发生。我唯一的希望是，陛下行为谨慎，建立威仪，做万邦仿效的典型，表达主持南郊祭天、皇庙祭祖的虔敬，显示出席初一日及十五日两天祭典的礼仪。前往国立大学，设宴款待教师；全力关注田亩，推广农耕。酌量裁撤庙院僧侣们并不十分急需的费用，恢复文武百官很久以来就被折扣发给的薪俸。工程进行中的寺庙，命它简单完成；还没有动工的寺庙，一律不再动工。孝

顺父母，友爱兄弟的热诚，上通神明；道德提升，教化普及的成绩，传播四海。节约用度，爱护人民，无论佛教徒或凡夫俗子，都有所依赖。”不久，胡太后手令讨论宴请教师的礼节。而且从此，皇帝每月召见一次文武百官，都是张普惠的建议。

张普惠再上疏评论当时政治上的得失，胡太后带着娃儿皇帝元诩，在宣光殿召见张普惠，就每件事提出询问和驳难。

4 南梁帝国临川王萧宏的小老婆的弟弟吴法寿，杀了人而躲到临川王府。皇帝萧衍手令萧宏把吴法寿交出，当天，吴法寿即行伏诛。总监察署(南司)奏请免除萧宏的官职，萧衍批示说：“爱萧宏的人，是兄弟的私情；免萧宏的官，是帝国尊严的法律；所奏照准。”五月二十四日，撤销萧宏的宰相(司徒)、骠骑大将军、京畿卫戍总司令(扬州刺史)等职务。

萧宏自从洛口溃败逃回(参考五〇六年)，心里既感惭愧、又感懊恼。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每次发生群众集结或混乱暴动，差不多都利用萧宏的名字，作为号召。不断被有关单位弹劾，皇帝萧衍每次都赦免不问。有一次，萧衍前往光宅寺(萧衍故居改建)，有刺客埋伏骠骑桥(萧宏的王府面对秦淮河，河上建桥，用萧宏的官名，当作桥名)，准备萧衍夜间经过时，发动突击。萧衍就要动身，忽然心中一动，临时改走朱雀桥。阴谋后来泄漏，刺客被捕，供称是萧宏派遣。萧衍哭泣流泪，对萧宏说：“我的才能，超过你一百倍，身居此位，仍恐怕不能胜任，你怎么作出这种事？我不是不能当汉文帝刘恒(西汉王朝六任帝太宗，杀老弟刘长事，参考前一七四年)，只是可怜你愚不可及。”萧宏叩头，誓言绝对没有这种事。萧衍遂借口他藏匿吴法寿，免除他的官职。

萧宏奢侈豪华，超过一个亲王应有的限度。聚敛金银财宝，

贪得无厌。家有巨大库房将近一百间，在寝宅的后院，门窗紧闭，封锁森严，有人怀疑里面储存武器，向萧衍告密。萧衍对兄弟之情，极为浓厚，所以心中大不愉快。某一天，萧衍送一桌丰盛的酒席给萧宏最宠爱的小老婆江女士，吩咐说：“我马上来欢宴。”到时候，萧衍只带老部属、射击指挥官（射声校尉）丘佗卿前往，跟江女士、萧宏痛饮。酒过三巡，有点半醉，萧衍说：“我到你后院走走。”立刻乘轿前往，萧宏恐怕萧衍发现他收藏的贿赂，恐惧震骇，脸色大变，萧衍越发怀疑。于是一个屋子挨一个屋子查看，每一百万钱作为一堆，悬挂黄色标帜；十堆（一千万钱）作为一库，悬挂紫色标帜。仅钱库就有三十余间。萧衍跟丘佗卿屈指计算，现钱就有三亿余万；其他房间则储存布匹、绸缎、蚕丝、绵花、油漆、蜂蜜、细麻、蜡烛等杂货，只看到把仓库填得满满的，不知道到底多少。萧衍这时候才知道并不是武器，大为高兴，对萧宏说：“阿六，你生活过得不错！”（萧宏是六弟），于是，更开怀大饮，直喝到深夜，在侍卫人员高举火炬下回宫，兄弟之间，遂更和睦。

柏杨曰：

萧宏先生原不过是一个小职员——南齐帝国北翼禁卫指挥官（北中郎将）、桂阳王（萧烁）的人事官（功曹史）。老哥萧衍叛变成功，改朝换代，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萧宏先生也忽然成了亲王。在官场定律中，官大权大，财富一定大增；但再也想不到，十余年间，竟增加得如此之速和如此之巨。这都是人民卖儿卖女，当奴当娼的钱，身为国家元首的萧衍先生看到，不但没有愤怒，反而因不是武器，而大为欣慰。暴露出中国五千年来难解的一个结：政

治领袖一直对部属的效忠，建立不起来信心，所以总是要求忠，而不要求廉，积年累月下来，政府官员贪赃枉法的行为，遂象癌症一样，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可耻、最致命的一种病毒。

萧宏在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拥有数十栋住宅，而仍贪求不已。借钱给别人时，总要别人把田地、住宅、店面，当作抵押品，写明在合约之上。期满而没有还钱，萧宏就把债务人赶走，强行夺取。京师(首都建康)及东土(首都之东。太湖流域及钱塘江流域)，很多人因此流离失所。萧衍后来知道，下诏禁止；从此，即令契约上写明抵押品，也不准夺取。

总监督长(侍中)、领军将军、吴平侯萧昺，文雅而有性格，深受皇帝萧衍的宠爱，军国大事，都跟他磋商后决定；本年，萧衍任命他当安右将军、京畿卫戍司令(监扬州)。萧昺自己知道亲属关系较远(萧昺跟萧衍同一祖父，是萧衍的堂弟)，而超越其他亲弟去主持京畿(扬州)，不敢接受，哭泣流泪辞让，萧衍不准。萧昺在京畿卫戍司令(监扬州)任内，清明公正，决断迅速，行政及执法，十分严正。

五月二十七日，萧衍任命萧宏当中军将军、立法院总立法长(中书监)。六月一日，再擢升萧宏代理宰相(行司徒)。

司马光曰：

萧宏当将领，使三军覆没；当文官，涉嫌阴谋叛乱；萧衍饶他不死，已经够了，只不过几天工夫，竟重新回来，再居三公高位(五月二十四日免职，六月一日复职，仅只七天)。兄弟之间，诚然有恩，但国家法律，却在何方！

5 最初，洛阳有东汉王朝所立的《三字石经》（参考一七五年），虽然经过无数次战乱，却都没有受到损坏。直到北魏帝国建立，冯熙、常伯夫，相继当洛州（州政府设洛阳）督导官（刺史），才把《石经》摧毁，用刻经的石碑，去修筑佛塔佛舍；所以大部分都颓塌倾倒，偶尔有残存的，也散落在野林荒草之间，被庙里和尚及民间凡夫俗子随意拿走。总监督长（侍中）兼国立贵族大学校长（国子祭酒）崔光，请求派官员保护，并命国立贵族大学教授（国子博士）李郁等，修补残缺。胡太后批准。可是，不久就发生元叉、刘腾政变（参考五二一年），事情遂告停顿。

秋季，七月，河州（州政府设枹罕〔甘肃省临夏市〕。枹罕，音 fúhǎn，〔浮喊〕）所属羌民族部落酋长却铁忽，聚众起兵，自称水池王。中央政府命国务院礼宾司长（主客郎）源子恭，当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进行讨伐。源子恭抵达河州，严令州郡以及中央直属军队，不准侵犯人民一针一线，也不准轻率的跟变民集团作战；然后推广恩德，使对方畏惧、后悔。八月，却铁忽等相继向源子恭投降。从源子恭抵达河州到和平结束，前后不过二十天。源子恭，是源怀的儿子（源怀，是源贺的儿子）。

宦官刘腾，不认识字，也不能书写，但诡计多端，善于迎合人的心意。胡太后因他有救命之恩（参考五一五年），所以不断擢升他的官位，最后擢升他当总监督长（侍中）、次高资政官（右光禄大夫），遂干预政府行政，收受贿赂，替别人谋求官职，没有一次不达到目的。河间王元琛，是元简的儿子（齐郡王元简事，参考四九一年），当定州（州政府设中山〔河北省定州市〕）督导官（刺史），以贪污闻名于世，离职回京（首都洛阳）时，胡太后下诏说：“元琛在定州，只差没有把中山宫搬来，其他没有一件东西不拿走，怎么可以再用！”遂在家闲居。元琛就拜刘腾当

义父，自己当义子，贿赂刘腾的金银财宝，以万为单位计算。刘腾向胡太后说情，胡太后遂命元琛兼任国务院法务部长（都官尚书），不久再出任秦州（州政府设甘肃省天水市）督导官（刺史）。稍后，刘腾病重，胡太后打算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享受更高的荣华富贵，九月一日，任命刘腾当首都卫戍司令官（卫将军），加授仪同三司（宰相级）。

胡太后因天际星辰变异，想用高太后（崇宪太后）承当灾难（高太后谋杀胡太后失败，囚禁瑶光寺当尼姑事，参考五一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夜晚，高太后遂被害死（没有人知道如何害死）。冬季，十月十五日，用尼姑的礼节，把高太后埋葬北邙山，谥号顺皇后。文武百官穿素色衣服，头戴便帽，送到墓地，埋葬后即行脱下。

6 十月二十三日，南梁帝国政府擢升临川王萧宏当宰相（司徒）。

7 北魏帝国胡太后，派使节宋云陪同佛教和尚惠生，前往西域（西方）寻求佛经。最高监察长（司空）任城王元澄奏称：“从前，高祖（七任帝元宏）迁都洛阳，规定城中只准有一个和尚庙和一个尼姑庵，多出来的寺庙，都迁到城外。只因佛法跟世俗是两条不同的道路，和尚尼姑的住处，必须清静，远离红尘。五〇六年，佛教总监（沙门统）惠深，违犯这项规定，在闹市建立寺庙，从此，旧有法令束之高阁，无人执行，私自兴建寺庙的人，越来越多。首都（洛阳）城内，就超过五百，其中三分之一是霸占民宅，跟屠户酒店以及其他肮脏污秽的行业，混杂住在一起。往日，代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有法秀之乱（参考四八一年），冀州（州政府设信都〔河北省冀县〕）有‘大乘’之乱（参考五一五年）。政府所以才在五世纪七〇年代至六世纪〇〇年代

之间，定下种种限制，不但使出家人和世俗人划分隔离，也是对发生灾难的可能性先行预防。当初，如来宏扬佛法，差不多都在山林，而今和尚尼姑宏扬佛法，却眷恋城市；只因他们受到利欲引诱，身不由己。这种人事实上是佛教的渣滓和寄生虫，不但佛祖‘内戒’不容许（“内戒”，释迦牟尼为世俗门徒定的五条戒律：不杀生、不偷窃、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而且，帝国法律也严格禁止。我建议，首都（洛阳）城内正在兴建中的寺庙，还没有完成、可以迁移的，最好是全部迁到城外郊区；小寺庙里的和尚不满五十人的，应把他们送到大寺庙，而把小寺庙撤销。全国各州，都比照首都办理。”胡太后下诏批准，但最终还是不能实行。

本年，太师元雍等，奏称：“盐池，是天赐的宝藏，养育人民。从前，政府曾经颁布专卖法令，并不是跟人民争利。只因盐池是天然财源，如果不立法控制，有的受到豪门贵族霸占，有的被附近居民划归己有，远方来的老弱贫民，即令想得到一点，也都绝望。因此，政府才设立官员，负责监督，裁定纷争，无论强者或弱者，同时照顾，务使各得其所。十分之一的捐税，古时就有，关键在于使远近人等，都受到公平待遇，政府或民间，彼此都有利益。后来，甄琛请求解除专卖（参考五〇六年），政府官员刚刚撤走，盐池四周的居民尉保光等，立刻接管，划定区域，分割势力范围，执行的严厉，超过政府时代两倍，想怎么征收就怎么征收，盐价贵贱，由他们随便开口。请参考前例，最好是仍由政府收回经营。”胡太后下诏批准。

公元五一九年 己亥

南梁武帝天监 十八年 (柔然汗国建昌十二年)
北魏孝明帝神龟 二年

1 春季，正月四日，南梁帝国(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政府擢升国务院左副执行长(尚书左仆射)袁昂，当国务院最高执行长(尚书令)；右副执行长(右仆射)王暕，当左副执行长(左仆射)；太子宫总管(太子詹事)徐勉，当右副执行长(右仆射)。

2 正月七日，北魏帝国(首都洛阳)皇帝(九任肃宗孝明帝)元诩(本年十岁)下诏(“胡太后诏”)，说：“皇太后(胡太后)主持政府，亲登宝座，将近半纪(一纪十二年，胡太后临朝听政，参考五一五年)，以后所下命令，应改称‘诏书’，号令天下。”

3 正月十一日，南梁帝国皇帝(一任高祖武帝)萧衍，前往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南郊，祭祀天神。

4 北魏帝国首都洛阳，发生暴动。

征西将军张彝的儿子张仲瑀，向胡太后呈递“亲启密奏”，建

议改变铨叙条例：排斥军人，使军人不能转为文官。消息传出后，引起强烈回响，喧哗詬骂的声音，充满大街小巷。军人开始在各个要道路口，竖立木牌，张贴文告，号召军人在指定的时间地点集合，采取共同行动，屠杀张彝全家。张彝父子反应冷淡，在家安住，毫不在意。

二月二十日，羽林及虎贲禁卫军，将近一千人，呼朋引类，到国务院（尚书省）集结，大声詬骂，要国务院交出张仲瑀的老哥、国务院户政司长（左民郎中）张始均；无法得到，于是用砖瓦石头猛烈攻击国务院大门，政府自高级长官到低级雇员，都被恐惧震慑，不敢出面禁止、干预。变兵遂转移方向，拿起火把，一路点燃路边民间堆积的木柴和蒿草，用木棍和石头作武器，直扑张彝住宅，把张彝拖到院子里（张彝时患半身麻痺，一手一足不能行动），百般侮辱，痛加殴打；变兵呐喊欢呼，声震天地，然后纵火焚烧房舍。张始均跳墙逃走，中途又折回来，向变兵下跪叩头，请饶恕他的老爹张彝一命。变兵冲上来拳脚交加，把他抬起来投进熊熊烈火。张仲瑀也被打得身负重伤，挣扎逃掉，得免一死。张彝奄奄一息，仅只挨过一晚，于第二天死亡。（张彝之死，使我们想到那位千里寻兄的陈留公主〔参考四九九年〕，后来嫁给张彝〔参考五〇二年〕，张彝不久就半身不遂，而今又被殴死，陈留公主一生坎坷，红颜何其薄命。）无论远近，听到这个消息，无不恐惧惊骇。胡太后下令逮捕变兵首领和最凶悍的暴徒八人，斩首；其余的不再追究。二月二十五日，大赦，用以安抚军心，并准许军人可以依照武官资历，转任文官。有见识的人，知道北魏帝国就要大乱。

柏杨曰：

仅只根据《资治通鉴》所显示的史料，我们已听到北魏帝国的“灭亡进行曲”。一个政权在长期腐败——贪赃枉法，赏罚颠倒和严重的颛顼无能之后，一声响亮，灭亡进行曲的乐声即起。洛阳暴动就是一声响亮，灭亡进行曲象安徒生童话中魔笛奏出的魔曲，北魏帝国统治阶级，抛弃荣华、舍掉富贵，如痴如醉的紧随在后，奔向毁灭之谷，谁也阻挡不住。

变兵在大街小巷公布集合日期，政府如果出面，或张彝先生父子如果让步，事情可能因安抚而化解，即令使用强棒，也有足够的时间作预防性的逮捕。我们推测，一定有人向张彝先生父子提出过警告，千年之下，仍可听到父子二人的反应：“什么！杀我全家！嘿嘿嘿，他们敢！沟通！他们没有撒泡尿照照尊容，随便几个犯上作乱的武夫喊叫几句，就改变立场，政府威信安在？他们胆敢动一动，军法从事！”这就是颛顼，一针扎不透，两针则扎死。洛阳暴动，就是两针。

有见识的人认为北魏帝国之亡，亡于对洛阳暴动案处罚的不够严重。这些有见识的人，包括高欢先生在内，都没有看清楚病因，事实上胡太后处理洛阳暴动，是她这一生唯一的一次最正确、最智慧的行动。变兵一千人，诛杀领导八人，已经够多，难道必须全体处决，北魏帝国才能有救？不立即大赦，势将逼出更难控制的反击，一千将士加上他们的同党，在首都作殊死战，恐怕将再演坚决不赦的王允先生的悲剧（参考一九二年）。而立即恢复原来立法，则更显示胡太后应变的能力，如果她要坚决维持所谓政府的尊严，那可是埋下威力更大的定时炸弹。

洛阳暴动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影响巨大的暴动，虽然它仅只停留在暴动阶段，并没有晋升到政变层面，但灭亡进行曲既已响彻云霄，北魏帝国尊贵的皇亲国戚，就只象猪羊一样被屠被宰，别人既不能使他们身陷灾难，也不能使他们免于灾难。洛阳暴动十年后，胡太后跟小娃皇帝，被投入黄河，活活淹死，十六年后而北魏帝国分裂，三十四年后而两魏帝国瓦解。当权派在势力强大时，所作的孽，桩桩件件，一一回报——北魏之亡，演出的是历史上最残酷无情的回报。

当时，北魏帝国官员缺额很少，可是候补的官员，人数却多，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李韶，依照法令任用，困难重重，引起大家普遍怨恨。政府遂擢升国务院宫廷安全部长(殿中尚书)崔亮当文官部长。崔亮创立排队制度，不管候选者的才能和品德如何，而只以任官或候补时间的长短作为依据；一直被埋在低阶层的庸才，全都称赞崔亮贤明，有行政魄力。崔亮的外甥、最高监察府高级军事参议官(司空咨议参军)刘景安，写信给崔亮说：“商王朝和周王朝，由乡村学校推荐人才；两汉王朝，由州郡政府推荐人才(如“贤良”、“文学”、“孝廉”等)；曹魏帝国及晋帝国，遵照前例，而且更有考选官(中正)的设置，虽然不是尽善尽美，但总可网罗十分之六七。现在，中央政府选拔人才，只管他文章写得通顺，却不管他文章所说的道理；地方政府推荐人才，只管他能够把书上的文章背得滚瓜烂熟，却不管他的行政能力；虽然也设置考选官(中正)，却不考查才干品德，而只在那里分辨门第高低和姓氏贵贱。选拔人才的范围太小，淘汰的办法也不合理。舅父手握人事大权，理应作彻底

改革。想不到不但没有改革，反而使用排队制度，阻挠人才升迁，则天下所有知识分子，谁还修身自爱、砥砺名节！”崔亮回信解释说：“你所说的道理，十分中肯。但是，我所以制定这种年资顺序办法，自有原因。盖古今不同，因循之道也不一样。从前，姬产（郑国子产）把刑法铸到鼎上，用以矫正当时的弊端，羊舌肸（叔向）根据传统规范，予以讥刺。（肸，音xi，〔西〕。《春秋

- 前五三六年》：“郑国国务官〔大夫〕姬产，把刑法条文，铸到鼎上。羊舌肸写信给姬产，说：‘我开始时对你有很大的期许，现在已完全绝望。从前的君王，根据犯罪的轻重，判决被告所受刑罚，并不需要制成法律，恐怕人民生出争强好胜之心。即令如此，仍无法禁止人民诉讼，所以用大义预防、用政治阻止、用礼仪勉励、用信守示范、用仁爱行事。政府设立各种官职，发给不同的俸禄，规劝人民接受教化；用严厉的处刑，使人民畏惧，自动约束自己。即令如此，仍担心没有效果，所以更进一步教导人民什么是忠，用奖赏引导他们向善；教导他们各有谋生技能，使他们喜悦和睦；对人民必须严肃而认真，才能建立强势权威。有违犯的，就无情的加以制裁。即令如此，仍然要求圣明的执政宰相、聪明的主管官员、忠厚的乡长村长，以及慈祥无私的教师，尽心辅导，才能不发生灾祸。人民如果知道法律，就对政府官员不再畏惧，大家就怀有竞争之心，各自引证对自己有利的条文，希望侥倖的达到目的，国家大事不得不完全败坏。你把刑法条文，铸到鼎上，使人人皆知，却想维持社会秩序，岂不太难！《诗经》说：“用姬昌的德行作为准则／四方平安。”又说：“把姬昌作模范／万邦信守。”在这种情形下，要什么法律！而今，人民已经知道用什么从事争夺，势将抛弃礼仪，崇拜法律条文，每一句每一字，都会成为争论的依据，诉讼事件将逐渐

加多，贿赂将随之而行。在你这一生，莫非将看到郑国败亡？’姬产回信说：‘我没有才干，管不到子孙的事，我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拯救人民。’”柏杨按：羊舌肸的主张是愚民政策，反对法治。孔丘对他至为赞扬，称他“遗直”——有古代正直的遗风。儒家之反对法治，没有民主思想，其来有自。）你所说的道理，跟羊舌肸当年说的道理，有什么分别！”洛阳县长、鲜卑人薛琠（薛，原姓叱干），上疏说：“人民的命运，掌握在政府官员之手，如果负责考选的单位，只问年资，不问能力，把候补者象飞雁一样排成顺序，又象用绳索串起一串鱼一样，前后相接，主办人手拿名册点名，做这种事，只不过数数人头而已，一个小职员就够了，怎么能叫做考选诠叙！”奏章呈上后，如石沉大海，没有批示。后来，薛琠请求胡太后召见，再报告说：“请下令亲王、公爵、高阶层官员，推荐贤能人才，去当郡长县长。”胡太后命交三公及部长级会议讨论，事情也不了了之。之后，甄琛等接替崔亮当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觉得排队制度对自己有利，也就继续实行。北魏帝国政府再不能得到新的人才，从崔亮开始。

四世纪时，后燕帝国燕郡（北京市）郡长高湖，投奔北魏帝国（参考三九九年），他的儿子高谧当监察官（侍御史），因犯法被放逐到怀朔镇（内蒙古固阳县），于是世代代，定居北方，风俗习惯，逐渐被鲜卑人同化。高谧的孙儿高欢，沉着而有伟大志向，因家庭贫苦，远到平城（山西省大同市）当低贱的差役，勉强糊口。富翁娄家的女儿娄昭君偶尔看到他，对他的相貌举止，大为惊奇，遂嫁给他。高欢这才有钱买一匹马代步，也因之升级，当防守司令部的信差，常常送公文到京师（首都洛阳）。张彝被变兵殴死时，高欢正在那里。回家之后，把家产全部变卖，广交宾客。有人问他原因，高欢说：“禁卫军竟然纵火焚烧大臣

的住宅，政府恐怕引起更大的变乱，竟不敢过问，政治败坏到如此地步，大势可知，财产怎么敢说就是自己的。”高欢跟怀朔镇（内蒙古固阳县）防守司令部官员，云中（内蒙古托克托县）人司马子如，秀容（山西省忻州市西北）人刘贵，中山（河北省定州市）人贾显智，国务院户政司职员（户曹史）、咸阳（陕西省咸阳市）人孙腾，国务院民兵司职员（外兵史）、怀朔（内蒙古固阳县）人侯景，监狱管理员（狱掾）、善无（山西省右玉县南）人尉景，广宁（河北省涿鹿县西北大宁城）人蔡俊结成好友，在乡里之间，打抱不平，行侠仗义。

5 夏季，四月八日，南梁帝国政府大赦。

6 五月二十日，北魏帝国政府任命任城王元澄当宰相（司徒），京兆王元继当最高监察长（司空）。

北魏帝国一连数世，国势强大，东方蛮族（指朝鲜半岛及辽宁省地区）、西域各国（新疆及中亚细亚东部），都来进贡，没有中断。又在南方边境，设立交易站，换取南梁帝国的货物。所以，累积下来，政府仓库，全被堆满。胡太后曾经驾临绸缎库，命随行的亲王、公爵、官主、公女等一百余人，尽个人的力量去拿，能拿多少就拿多少，于是，拿得最少的也不少于一百余匹。国务院最高执行长（尚书令）、仪同三司（宰相级）李崇，章武王元融，肩上背的绸缎太多，以致压得栽倒在地；李崇跌伤了腰，元融扭伤了脚，胡太后下令，把他们所背的绸缎，全部夺下，教他们空手出来，引起世人的讥笑。元融，是元太洛的儿子（元太洛事，参考四六八年）。监督院总监督长（侍中）崔光只拿两匹，胡太后对他拿得如此之少，至为奇怪，崔光回答说：“我只有两只手，所以只能拿两匹。”大家都感惭愧。

当时，皇亲国戚、当权官员，互相比赛奢侈。高阳王元雍，

无论官位爵位和拥有的财富，都居全国第一，王府房舍、花园猎场，跟皇宫禁苑相差无几。奴仆六千人，婢女五百人，出来的时候，仪队卫上塞满道路，在家的时候，歌声乐声日夜不断，一顿饭就消费数万钱。李崇的财富跟元雍相当，但性情吝啬，曾经对人说：“高阳王（元雍）的一顿饭，够我吃三年。”河间王元琛，屡次想跟元雍斗富，养有骏马十余匹；马槽都用银铸成；门窗上面，雕有口衔铜铃的玉凤和口吐旌旗的金龙。曾经有一次，元琛邀请各位亲王欢宴，酒器中就有水晶酒杯和玛瑙酒壶，以及赤红色的璧玉酒瓶；制作精巧，都是中国所没有的进口货。同时展示女子歌舞和名贵骏马，以及各色各样奇异宝物；再引导所有亲王，逐栋的参观他的仓库、钱库，绸缎布匹多到无法计数，回头对章武王元融说：“我不恨看不到石崇，只恨石崇看不到我。”（石崇事，参考二八二年）。元融素来自负他的财产，回家后叹息三天，甚至病倒。京兆王元继得到消息，前往探视，对他说：“你的财富不少于他，怎么会惭愧羡慕到这种程度！”元融说：“最初，我以为比我有钱的只有高阳王（元雍），想不到又出了河间王（元琛）！”元继说：“你好象袁术，盘据淮河以南，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刘备。”元融忍不住大笑，这才起床。

柏杨曰：

看了元雍、元琛二位先生斗富，晋王朝封王恺、石崇二位先生斗富情景；依稀仍在目前。这些财富是特权的产物，每一文钱，都是小民的一掬眼泪，或一声哀号、一声叹息，可称之为“凶钱”。

种下凶钱的因，定有凶杀的果。稍微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会悚然，只有富贵之家，还在那里乐不可支。

胡太后笃信佛祖，兴建佛教寺庙，一座连一座，永没有停止。又下令各州，命各州州政府兴建五层高的佛塔。人民筋疲力尽，不堪负荷。流风所及，亲王、贵族、宦官，以及羽林禁卫军，都分别在首都洛阳建立寺庙，互相夸耀堂皇富丽。胡太后屡次举行吃素诵经大会（斋会），施舍给和尚、尼姑的财物，动辄以万为单位计算，赏赐左右侍从官员的，更是没有节制，费用庞大，却从来没有把恩德普及到平民身上。国库逐渐空虚，最后，只好减少文武官员的薪俸。任城王元澄上疏，警告说：“萧衍一直有侵略我们的意图，最好是趁帝国力量强大之时，将士战斗力仍保持巅峰之际，早一天完成统一天下的大功。最近几年以来，无论政府与民间，都陷于贫困，应该节省不重要的开支，去支援重要任务。”胡太后虽不能接受，但一直对他十分包容优待。

北魏帝国自从五〇八年以来，兴建皇家大会堂（明堂），以及国立中央大学（辟雍），投入的工匠不超过一千人，有关官员又从中借调去修筑寺庙，或作其他差役，所以，历时十余年，而终不能完成。国务院工程司长（起部郎）源子恭上书，认为：“废弃国家重要事务，去作不关紧要的浪费。应该裁撤或减少其他各种工程，以便两项重要建设，早日落成，使祖宗可以配享上天（在皇家大会堂配享），人民可以充分受到礼乐教育。”胡太后下诏批准，但仍不能完成。

民间音乐师陈仲儒，上疏请依照京房所定的标准，调整八音（金〔钟〕、石〔石磬〕、土〔埙——一种陶瓷乐器〕、革〔鼓〕、丝〔琴〕、木〔柷——桶状乐器〕、匏〔笙〕、竹〔箫笛〕）。主管官员质问陈仲儒：“京房所定音律，乐器虽然仍在，可是实际了解的人不多。你是哪个教师传授的？根据什么经典？”陈仲儒回答说：“我

性情喜爱弹琴，而且曾经读过司马彪撰写的《续汉书》，看到京房所定的音律，数字十分明显。我竭尽能力，深入研究，为时相当长久，很有收获。‘夫准者所以代律，取其分数，调校乐器。窃寻调声之体，宫、商宜浊，徵、羽宜清。若依公孙崇，止以十二律声，而云还相为宫，清浊悉足。唯黄钟管最长，故以黄钟为宫，则往往相顺。若均之八音，犹须错采众音，配成其美。若以应钟为宫，蕤宾为徵，则徵浊而宫清，虽有其韵，不成音曲。若以中吕为宫，则十二律中全无所取。今依京房书，中吕为宫，乃以去灭为商，执始为徵，然后方韵。而（公孙）崇乃以中吕为宫，犹用林钟为徵，何由可谐！但音声精微，史传简略，旧志准十三弦，隐间九尺，不言须柱以不。又，一寸之内，有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微细难明。仲儒私曾考验，准当施柱，但前却柱中，以约准分，则相生之韵，已自应合。其中弦粗细，须与琴宫相类，施轸以调声，令与黄钟相合。中弦下依数画六十律清浊之节，其余十二弦须施柱如箏，即于中弦按尽一周之声，度著十二弦上。然后依相生之法，以次运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五调调声之法以均乐器，然后错采众声以文饰之，若事有乖此，声则不和。’（以上事关音律，完全不懂，无法译出，原文照抄。）而且，燧人氏（“五氏”第一氏）没有人教导，自己却发明钻木取火；焦延寿（京房的教师）没有缴过学费，却能改变音律（变十二律为六十律）。所以说：知识丰富的人，想教人却不知道教谁？心灵敏捷的人，用不着教师讲解，自己就可领会。任何一丝一毫收获，都经过用心思考，为什么非要有教师传授，才算是学问！”国务院执行官（尚书）萧宝寅奏报胡太后，说：“陈仲儒没有经过教师传授，竟然轻率的创造发明，不敢核准。”事情遂被搁置。

柏杨曰：

师承，是一种毒药，数千年来，一直在阻挠中国进步，毁灭中国人的灵性和创意。西方文化精髓表现在柏拉图先生一句话：“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酱缸文化则恰恰相反：“我爱我师，我师就是真理。”不但自己不敢批判教师的见解，也不准许别人批判，如果有人批判，立刻奋不顾身，群起而攻。盖学生永不可以跟教师的意见相反，而且必须保卫教师，否则就是异端，罪大恶极。

为什么把师承看得跟老虎屁股一样，既不敢摸，又不敢碰？因为在政治力量介入之下，师承也者，就是帮派。不加入帮派，就别想在黑社会混；没有师承，就别想在知识分子群中吃一碗饭。陈仲儒先生就是这种毒药的牺牲品，政府所以拒绝他的学说，并不由于他的学说错误，而只由于他没有师承。虽然陈仲儒先生提出燧人氏和焦延寿，作有力的反证，但酱缸文化产生的老昏病一旦发作——六世纪就开始了的老昏征候，对任何有灵性有创意的东西，都无力接受，结果仍然用这个理由批驳。师承的奇异力量，又怎能不被当作真理！

不扬弃师承，中国学术水准就一直在倒退，永远不能突破飞升。

7 北魏帝国首都洛阳警备区总司令(中尉)、东平王元匡，因为很多次提出的建议，都被任城王元澄否决，愤怒恚恨，再抬出他从前那副棺材(元匡打算抬棺弹劾高肇事，参考五〇八年)，准备上疏弹劾元澄。元澄先下手反击，指控元匡犯了三十余项

大罪，最高法院(廷尉)遂判决元匡死刑。秋季，八月十二日，胡太后下诏，赦免元匡一死，削除官职爵位，贬作平民；而任命车骑将军侯刚，兼代首都洛阳警备区总司令(中尉)。国务院人事司长(三公郎中)辛雄，上疏为元匡辩护，认为：“元匡前后事奉三位皇帝(七任元宏、八任元恪、九任元珧)，骨鲠正直的事迹，无论政府或民间，全都知道，所以高祖(七任元宏)才把他的名字改作元匡。先帝(八任元恪)既然对他包容，陛下也应对他宽恕，如果非贬谪不可，恐怕填塞忠臣之口。”不久，再任命元匡当平州(州政府设肥如〔河北省卢龙县〕)督导官(刺史)。辛雄，是辛琛的族孙(辛琛事，参考五〇七年)。

九月一日，胡太后前往嵩山游览；九月十七日，回宫。

胡太后在跟兼任立法院立法官(兼中书舍人)杨昱闲谈时，说：“我的一些亲戚，在外做官，不得人心，你如果听到什么，千万不要隐瞒。”杨昱遂弹劾扬州(州政府设寿阳〔安徽省寿县〕)督导官(刺史)李崇：用装甲战车，装载货物做生意；相州(州政府设邺城〔河北省临漳县〕)督导官(刺史)杨钧：用白银制造餐具，呈献领军将军元叉。胡太后召见元叉夫妇(元叉妻是胡太后妹妹)，流泪责备(流泪责备，是仍怀至爱的痛心责备)，而元叉因此把杨昱恨入骨髓，决心报复。杨昱有叔父杨舒，杨舒的正妻，是武昌王元和的妹妹，而元和，是元叉的堂祖父。杨舒逝世，元女士要求另外居住，杨昱的老爹杨椿，对弟妇这项要求，流泪责备(二十世纪中叶之前，中国是大家庭制度，以分居为耻；寡妇更是不可)，坚决拒绝，元氏对他至为忿恨。正巧，瀛州(州政府设赵都军城〔河北省河间县〕)变民首领刘宣明，阴谋武装反抗政府，消息外泄，刘宣明逃亡。元叉命元和跟妹妹元女士，联合诬告杨昱藏匿刘宣明，检举书上更指控：“杨昱的老爹、定州

(州政府设中山〔河北省定州市〕)督导官(刺史)杨椿,叔父、华州(州政府设陕西省华县)督导官(刺史)杨津,同时运送三百人使用的铠甲、武器,打算武装叛变。”元叉更暗中证明确有其事。胡太后派亲卫军(御仗)五百人,深夜包围杨昱家宅,详加搜索,什么也搜不到。胡太后调查诬告原因,杨昱说明元女士所以怨恨之故。胡太后下令解开杨昱捆绑,判处元和跟元女士死刑。没有多久,元叉多方营救,元和仅只免除官职,元女士竟没有受任何处罚。

冬季,十二月八日,任城王(文宣王)元澄逝世(年五十三岁)。

十二月十五日,大赦。

8 本年,高句丽王国(朝鲜半岛北部及辽宁省)国王(二十一任文咨王)高云逝世,世子高安继位(二十二任安臧王)。

9 北魏帝国政府因为禁卫官员(郎)不够水准,作大规模淘汰。只有朱元旭、辛雄、羊深、源子恭,及范阳(河北省涿州市)人祖莹等八个人,因为具有才干,特准留任,其他的全部免职,送回家乡。羊深,是羊祉的儿子。

公元五二〇年 庚子

南梁武帝普通	元年	(柔然汗国建昌十三年)
北魏孝明帝神龟	三年	
正光	元年	

1 春季，正月一日，南梁帝国(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改年号普通。大赦。

2 正月二日，日蚀。

3 正月五日，南梁帝国政府任命临川王萧宏，当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京畿卫戍总司令(扬州刺史)；特级国务官(金紫光禄大夫)王份，当国务院左副执行长(尚书左仆射)。王份，是王奂的老弟(王奂死事，参考四九三年)。

左军将军、豫宁伯爵(威伯)冯道根逝世。当天，正是皇帝(一任高祖)萧衍祭祀“二庙”之日。(一是皇家祭庙，称“太庙”；另一是萧衍祖母的祭庙，称“小庙”。)刚出宫城，有关官员报告冯道根的死讯。萧衍问立法院主任立法官(中书舍人)朱异(音yí，

(音kàn)：“一天之内，丧礼跟吉礼同时举行，可不可以？”朱异说：“从前，卫国国君(二十七任献公)卫伋(音kàn,〔看〕)，听到柳庄逝世消息，连祭祀时穿的衣服都没有脱，就直接前往哀悼。(《礼记·檀弓》：卫国天文台长〔太史〕柳庄病重，国君卫伋吩咐：“如果危急，即令我正主持祭祀，也要报告。”卫伋向柳庄尸体两次叩拜，说：“部属柳庄，不是我的部属，而是国家栋梁。”)冯道根虽然不能称为国家栋梁，但对皇家也建有功劳，前往祭悼，合乎礼教。”萧衍就前往冯道根家，哭声悲痛。

4 高句丽王国国王(安臧王)高安，派人到南梁帝国进贡。二月九日，南梁帝国政府任命高安当宁东将军，封高句丽王。派使节江法盛乘船渡海前往朝鲜半岛，授予高安衣服、冠帽、佩剑。北魏帝国光州(州政府设东莱〔山东省掖县〕)州政府海上巡逻队，在海上阻截，把他们俘虏，送到首都洛阳。

5 北魏帝国皇家师傅(太傅)、监督院总监督长(侍中)、清河王(文献王)元怱(七任帝元宏的儿子)，风度翩翩，胡太后命他进宫，强迫他跟她上床。元怱本来就有才干能力，辅佐皇家政府，做出很多有益的措施。他喜爱文学，对知识分子，十分敬重及礼貌，得到世人的拥戴尊敬。总监督长(侍中)、领军将军元叉，身在监督院(门下省)，又总管京师所有禁卫军，仗恃胡太后的宠爱，骄傲不可一世，一意孤行，贪得无厌。元怱每次都用法律加以制裁，元叉遂对元怱十分怨恨。首都卫戍司令官(卫将军)、仪同三司(宰相级)刘腾，权势压倒内外，国务院文官部(吏部)迎合刘腾的意思，奏请任命刘腾的老弟当郡长；因资格和才能都不够水准，元怱把奏章搁置，不肯转呈；刘腾对元怱也大为愤怒。龙骧将军府秘书长(龙骧府长史)宋维，是宋弁的儿子。元怱推荐他当顾问院(集书省)普通事务顾问官(通

直郎)，宋维行为轻薄，品德败坏。元叉承诺擢升宋维更高官位，要他检举宫廷库藏部（太府寺）染布局长（司染都尉）韩文殊父子（韩文殊是父还是子？叙述不明），阴谋聚众起兵，拥护元怱登极称帝（诬以谋反）。胡太后下令拘捕元怱，软禁，不准行动。经过调查审问，发现根本没有这回事，元怱遂被释放，而宋维应该受诬告处分，元叉向胡太后进言说：“如果诛杀宋维，后来万一真有人叛变，谁还敢告发！”只贬逐宋维出任昌平（北京市昌平县）郡长。

元叉深恐元怱报复，将给自己带来滔天大祸，于是跟刘腾暗中计划，命禁宫御厨高级侍从宦官（主食中黄门）胡定，向政府自首，声称：元怱用重金收买他，命他在皇帝饮食中下毒，如果元怱坐上宝座，承诺给他荣华富贵。皇帝（九任肃宗）元诩本年才十一岁，相信这段供词。秋季，七月四日，胡太后在嘉福殿，没有到前殿跟元诩会面，元叉抓住机会，把元诩引导到显阳殿；刘腾立即关闭永巷门（切断北宫到南宫通道），胡太后无法出来。此时，元怱正巧入朝，在含章殿后，跟元叉碰面，元叉厉声高叫，不准元怱进去，元怱说：“你想造反呀！”元叉说：“我不造反，只是捉拿造反的人！”（事实上，谁都没有反，而都是在“诬以谋反”，这是专制封建社会的特征。）命皇族纠察队（宗士。属皇家事务总监〔宗师〕）及值斋禁卫官（直斋），拉住元怱衣襟，拉到含章殿东厢，派人看守。刘腾宣称奉皇帝诏书，召集高层官员会议，指控元怱大逆不道。大家畏惧元叉，没有人敢表示不同的意见。只国务院副执行长（仆射）、新泰公爵（文贞公）游肇发言反对，坚持不肯签名。

元叉、刘腾拿着高层官员会议的决议，进宫奏报十一岁的小娃皇帝元诩，一会功夫，元诩批准，于是，就在当天夜晚，

诛杀元怿(年三十四岁)。元叉、刘腾又伪造胡太后诏书,自称身患疾病,不再临朝,而把政权交回元诩。于是,把胡太后软禁在北宫宣光殿,宫门日夜关闭,内外隔绝,音讯不通。刘腾亲自掌管钥匙,连皇帝元诩想见娘亲一面都不可得,唯一跟外界的交往,只剩下传递饮食。胡太后的衣服不能换洗、饮食不能选择,甚至还不免受冻挨饿,不由叹息说:“养老虎反被老虎吃掉,正说的是我!”元叉、刘腾又派寝殿侍从宦官(中常侍)贾粲,陪伴并侍候小娃皇帝元诩读书写字,同时暗中监视小娃一举一动。元叉遂跟太师、高阳王元雍等,共同接管政府;元诩称元叉“姨父”。元叉跟刘腾,内外夺权,元叉对外,刘腾对内,二人常在宫内值班,共同裁决赏赐或惩罚,政治上不分大事小事,统由二人决定,声威震动内外,文武百官恐惧,不敢轻移脚步。无论政府或民间,听到元怿被杀消息,莫不垂头丧气。匈奴等蛮族,有数百人之多,用刀划破自己脸面(北方蛮族风俗),表示哀痛。游肇忧愁愤怒而逝世。

6 七月七日,长江、淮河,泛滥成灾。

7 七月十九日,北魏帝国皇帝元诩,行加冠礼(年十一岁)。大赦。改年号正光(之前是神龟三年,之后是正光元年)。

相州(州政府设邺城(河北省临漳县))督导官(刺史)、中山王(文庄王)元熙,是元英的儿子;跟老弟、禁宫首席侍从官(给事黄门侍郎)元略,宰相府教育官(司徒祭酒)元纂;都受清河王元怿敬重。元熙得到元怿死亡消息,遂在邺城(河北省临漳县)紧急动员,集结部队,上疏皇帝元诩,要求诛杀元叉、刘腾。元纂逃离京师(洛阳),投奔邺城(河北省临漳县)。十天之后,州政府秘书长(长史)柳元章等暴动,率领城中变民,擂鼓呐喊,冲进州政府,击斩元熙左右侍从,生擒元熙、元纂,以及他们所

有的儿子，囚禁高楼。八月十三日，元叉派国务院左秘书长（尚书左丞）卢同，就在邺城街上，斩元熙和他的老弟及儿子。

元熙喜爱文学，有风度、讲道义，很多知名之士跟他交游。元熙临死前夕，写信给他的朋友，说：“我和老弟，都受胡太后的知遇，老哥当大州州长，老弟在宫中侍奉左右，胡太后待我们态度温和，言词恳切，恩德好象慈爱的娘亲。现在，她被囚禁北宫；皇家师傅（太傅）、清河王元怿，又无端受到残酷杀害。主上（元诩）年纪还小，而又独自住在前殿（南宫）。君王和亲人，沦落到如此地步，我怎能够只管自己平安？所以，率领军民，打算建立天下的大义。可是，智慧不够，力量薄弱，回转之间，就被捕捉囚禁。上对不起政府，下对不起好友。本来就是要树立美名、伸张正义，不得不如此，剖肚流肠、砍颈碎首，都无话可说。但愿所有正直君子，各自珍惜你们的名誉，为国家也为自己，勉励不失名节！”看到这封信的人，无不哀怜。元熙的人头送到洛阳，亲戚朋友，都不敢前去探望；只有前骠骑将军刁整，出面收拾他的尸体，暂时寄葬。刁整，是刁雍的孙儿。卢同迎合元叉的意思，扩大打击面，穷追猛查元熙的党羽，用脚镣手铐逮捕济阴（山东省定陶县）郡长（内史）杨昱，押解到邺城，苦刑拷打一百天（为元叉报仇，参考去年〔五一九〕），问不出口供，才被送还任所。元叉任命卢同当禁宫侍从长（黄门侍郎）。

元略逃亡，投奔老友、河内（河南省沁阳县）人司马始宾；司马始宾和元略，用获草缚成竹筏，在夜晚从孟津（河北省孟津县）渡黄河北上，投奔屯留（山西省屯留县）栗法光家，再辗转逃到西河（山西省离石县）郡长刁双家。刁双把元略藏匿在一个隐秘地方，如此过了一年。政府悬赏捉拿元略的行动，仍非常紧急，元略恐惧，请求送他逃出国境。刁双说：“人生都有

一死，最难的是为知己一死，请不要担心。”元略坚决要求南下，刁双遂命堂侄刁昌，护送元略，渡长江投奔南梁帝国。南梁帝国皇帝萧衍，封元略“中山王”。刁双，是刁雍的族孙。元叉得到南梁帝国封元略王爵的消息，诬称是刁整把他偷运到南梁帝国；于是，连同刁整的儿子和老弟，一并逮捕囚禁；监察官（御史）王基等竭力为刁整辩护，刁整才免一死。

8 八月二十三日，南梁帝国总监督长（侍中）、车骑将军、永昌侯（严侯）韦睿逝世（年七十九岁）。当时，皇帝萧衍正信奉佛教，官员或平民，没有一个不追随潮流风气，跟着信奉。只有韦睿，认为自己是帝国的大臣，不打算随波逐流；立身行事，跟从前没有两样。

9 九月二十七日，北魏帝国政府任命高阳王元雍当丞相，总管军国内外事务，跟元叉共同处理日常行政。

10 最初，柔然汗国十任可汗（佗汗可汗）郁久闾伏图，收纳伏名敦的正妻侯吕陵女士，生郁久闾丑奴（十一任伏跋可汗）、郁久闾阿那瓌等六个儿子。郁久闾丑奴登上宝座（参考五〇八年）后，他最小的儿子郁久闾祖惠，却忽然失踪，虽经悬赏寻找，却找不到。有一位名叫地万的女巫说：“郁久闾祖惠正在天上，我能唤他回来。”于是，在荒野草泽地带，搭起篷帐，祭祀天神，郁久闾祖惠此时忽然在篷帐中出现，自称：他一直住在天上。郁久闾丑奴大为欢喜，称地万是“圣女”，正式娶作皇后。地万既然会左道旁门的巫术，人又生得美丽，郁久闾丑奴对她又敬又爱，十分相信她的话，地万遂干涉政治。这样过了几年，郁久闾祖惠逐渐长大，告诉他的娘亲说：“我一直住在地万家，从没有上过天，我所以说住在天上，是地万教我这么说。”娘亲把情形告诉郁久闾丑奴，郁久闾丑奴说：“地万能未卜先知，你不要

暗箭伤她。”然而，地万开始恐惧，遂在郁久闾丑奴面前，诬陷郁久闾祖惠，老爹遂把这个千方百计才寻回来的幼子诛杀。身为祖母的侯吕陵女士大怒，派她的大臣具列等，绞死地万。郁久闾丑奴悲愤咆哮，打算诛杀具列等报复，正巧，阿至罗部落（属于高车）侵入边境，郁久闾丑奴迎战，大败而回。侯吕陵女士跟汗国高官，共同诛杀郁久闾丑奴，命他的老弟郁久闾阿那瓌继任可汗（十二任）。郁久闾阿那瓌登极十天，族兄郁久闾示发率部众数万人，发动攻击，郁久闾阿那瓌战败，跟他的老弟郁久闾乙居伐在轻装备骑兵保护下，投奔北魏帝国。郁久闾示发遂斩侯吕陵女士及郁久闾阿那瓌的两位老弟。

柏杨曰：

专制封建社会中，女人不是人，没有人的地位。然而，女人的威力一旦发作，仍不可挡，而且因为受知识见解，以及男女性别的限制，她所制造的灾祸，往往反弹到自己身上，使自己陷于惨境。地万女士以一人之力，不但引起一连串屠杀，还引起汗国的覆亡，只有在专制封建社会中，女人才有这么伟大的破坏力。

地万女士排除万难，走上绞架。胡太后也正在排除万难，走向黄河。读史至此，能不兴悲！

11 北魏帝国清河王元怿被杀后，他的老弟（都是罗夫人所生）汝南王元悦，对凶手元叉一点也没有恨意，反而携带桑洛酒（产于河东郡〔山西省夏县〕的一种名酒），前往拜候元叉，百般谄媚，元叉大为高兴。冬季，十月十五日，任命元悦当总监督长（侍中）、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元悦向元怿的儿子

元亶，索取元怱的衣服、饰物、珍宝。元亶没有立即送上，而稍后送上的又不能使元悦满意，于是打元亶一百军棍，几乎打死。

12 柔然汗国可汗郁久闾阿那瓌，南下投奔北魏帝国；将到边境，皇帝元诩派最高监察长(司空)、京兆王元继，总监督长(侍中)崔光等，相继前往迎接，赏赐非常丰厚。元诩在显阳殿接见郁久闾阿那瓌，摆下酒筵，安置郁久闾阿那瓌坐在亲王席次之下。宴会将到尾声时，郁久闾阿那瓌手拿书面报告，站在座位之后，元诩命他到御座之前，郁久闾阿那瓌叩头两次，陈诉说：“我因家庭变故，轻骑前来朝见陛下。汗国臣民，大乱之后，都已逃散。陛下大恩，如同天地，乞求派遣军队，送我回国，翦除叛徒，招集失散的人民。我当率领残余部落，侍奉陛下。言辞不能尽意，另有书面报告。”就把书面报告交给立法院立法官(中书舍人)常景转呈。常景，是常爽的孙儿(常爽事，参考四二九年)。

十一月二十九日，封郁久闾阿那瓌当朔方公爵、蠕蠕王(在封爵的时候，仍用侮辱性的称号，北魏帝国此时人才已尽)，赏赐郁久闾阿那瓌华贵衣服、小马车，以及薪俸、抚恤金、仪队侍卫，完全跟亲王相同。此时，北魏帝国国势正在强盛(北魏帝国象一栋巨厦，内部已被白蚁吃空，只剩下一个巍峨的外壳，没有地震则已，一有地震，立刻倒塌)，在洛水(洛阳南)桥南、皇家大道之东，兴建四个宾馆；皇家大道之西，设立四个里，凡从南梁帝国投降来奔人士，开始时安置金陵馆，三年后赏赐归正里住宅；凡从柔然汗国投降来奔人士，开始时安置燕然馆，三年后赏赐归德里住宅；凡从东方蛮族(指朝鲜半岛)投降来奔人士，开始时安置扶桑馆，三年后赏赐慕化里住宅；凡自西方蛮族(指西域各国)投降来奔人士，开始时安置崦嵫馆，三年后赏

赐慕义里住宅。郁久闾阿那瓌入朝，政府招待他下榻燕然馆。郁久闾阿那瓌不断请求护送他回国，而政府议论纷纷，有的赞成，有的反对，一直不能决定。最后，郁久闾阿那瓌用一百斤黄金，贿赂元叉，中央才批准他回去。十二月十三日，指令怀朔镇（内蒙古固阳县）防守司令（都督）：遴选精锐骑兵二千人，护送郁久闾阿那瓌到达边界，观察形势，利用机会，招收归降人士。如果柔然汗国派人来接，就赏赐他们绸缎、布匹、车马，用尊贵的礼节跟他们饯行，然后返回。如果没有派人来接，则郁久闾阿那瓌不妨再回京师（洛阳）。关于郁久闾阿那瓌的行李、装备，以及各种费用，由国务院酌量供应。

13 十二月二十二日，北魏帝国政府任命京兆王元继当宰相（司徒）。

14 北魏帝国派使节刘善明前往南梁帝国聘问，南北两国重新和解。（自从四八〇年卢昶北归之后，南北两国邦交中断四十年。）

公元五二一年 辛丑

南梁武帝普通 二年

北魏孝明帝正光 二年

1 春季，正月十二日，南梁帝国（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皇帝（一任高祖，武帝）萧衍，前往南郊祭祀天神。

中央政府在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设立“老弱残障收容院”（孤独园），收容穷苦平民。

正月十九日，大赦。

2 北魏帝国（首都洛阳）南秦州（州政府设骆谷城〔甘肃省成县西〕）氐民族部落，聚众起兵，反抗中央。

3 北魏帝国政府动员首都洛阳邻近各郡民兵一万五千人，命怀朔镇（内蒙古固阳县）防守司令（镇将）杨钧率领，护送柔然汗国被罢黜的可汗郁久闾阿那瓌回国。国务院左秘书长（尚书左丞）张普惠上疏劝阻，说：“蠕蠕（柔然汗国）长久以来，是北方边疆的大患，而今，上天降给他们灾祸，败坏他们心志，目的

就是要他们了解顺应天道的快乐，革面洗心，诚意叩头，侍奉我们。陛下最好是慰问他们的人民，推广自己的恩德，使他们心悦诚服。郁久闾阿那瓌亲身投奔，归顺天命，安抚安抚他就足够了！竟然先自己骚动起来，征调京畿的军队，出征荒远，去拯救多少代的大敌，援助上天就要灭亡的丑陋蛮虏；我十分愚昧，看不出它的益处。这是边防军将领贪图一时的功劳，从没有想到：刀枪是一种凶器，英明君王非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去使用。何况，旱灾正重，圣上（元诩）及太后（胡女士），都为减少饮食，此时却派出一万五千人庞大军团，由杨钧当元帅，打算平定蠕蠕（柔然汗国）内乱；在最不恰当的时机出兵，事情怎么可以成功！万一发生全军覆没的巨变，纵是吞食杨钧的肉，也不足以抵销他的罪行。宰相和辅佐大臣，只贪图小小声名，从不考虑国家安危，这正是我这个卑微小官，所以寒心的缘故。而且，我们不送郁久闾阿那瓌回去，有什么地方不信不义？我的地位低贱，没有资格参与国家决策，（国务院〔尚书省〕八座，才有资格参与国家决策。左右秘书长〔左右丞〕地位并不低贱，但属事务官。）只因公文书经过我这里，心有所感，不敢不陈述意见。”中央不接受。郁久闾阿那瓌遂到西堂告辞，皇帝元诩下诏（“元叉诏”），赏赐给他武器、衣服、被褥、各色绸缎、粮秣、牲畜，非常优厚；派总监督长（侍中）崔光等，到外城之外，慰劳送行。

郁久闾阿那瓌南下投奔北魏帝国时，堂兄郁久闾婆罗门，率部众数万人，进攻王庭（可汗篷帐所在），讨伐郁久闾示发，大破郁久闾示发军。郁久闾示发逃往地豆干汗国（黑龙江上游之西），地豆干汗国斩郁久闾示发。柔然汗国贵族推举郁久闾婆罗门当可汗（十三任弥偶可社句可汗），杨钧上疏说：“柔然汗国已

有君王，这位逼杀堂兄(郁久闾示发)的君王，恐怕不肯到郊外迎接回国的堂弟(郁久闾阿那瓌)。我们轻率的前进，白白损害帝国的声威，弄到后来，除非增加军队，就无法送郁久闾阿那瓌北归。”二月，北魏帝国政府派曾经出使过柔然汗国的牒云具仁(牒云，姓)，前往劝勉郁久闾婆罗门，命他迎接郁久闾阿那瓌。

4 二月三日，南梁帝国皇帝萧衍，到皇家大会堂(明堂)祭祀。

5 二月十二日，北魏帝国代理抚军将军郗虬(郗，姓。虬，音qiū，〔求〕)，讨伐南秦州(州政府设骆谷城〔甘肃省成县西〕)氐民族叛变部落。

领军将军元叉、仪同三司(宰相级)刘腾，软禁胡太后(参考去年〔五二〇〕)时，首都西区卫戍司令官(右卫将军)奚康生，参与阴谋。事成之后，元叉命奚康生当抚军大将军、首都洛阳市长(河南尹)，仍兼管“领左右局”(不知是什么单位，可能是特勤情报组织。北齐帝国时，监督院〔门下省〕设“领左右局”，当是沿用北魏帝国旧制)。奚康生的儿子奚难当，娶总监督长(侍中)、首都东区卫戍司令官(左卫将军)侯刚的女儿。而侯刚的另一个儿子，又是元叉的妹夫。元叉因奚康生有姻亲关系，对他十分信任依赖。所以元叉、侯刚、奚康生三人经常在官中住宿，轮流外出。皇帝元诩遂任命奚难当担任千牛替身卫士(“千牛替身”。千牛，指千牛刀，是一种利刃，杀千牛而刀不钝；手执利刀侍奉左右，必要时替主人死。担任此职者，当是最最亲信)。但奚康生性情粗暴鲁莽，心浮气动，意气用事，元叉对他开始顾忌，而且形于脸色；奚康生也察觉到元叉的反应，略微畏惧不安。

二月十六日，皇帝元诩，前往西林园朝见娘亲胡太后，文

武百官分坐左右，酒酣耳热之际，开始跳舞。奚康生跳“力士舞”，在转身投足的时候，注视胡太后，使出表情神色，举手、跺脚、瞪眼、点头，暗示可以发动攻击，胡太后了解他的意思，但不敢开口发令，而天已黄昏，胡太后打算带着小娃皇帝元诩，同往宣光殿；侯刚反对，说：“至尊（元诩）已朝拜完毕，寝殿在南方（宣光殿在北宫，胡太后被囚北宫，元诩和小老婆群则住南宫），怎么可以留宿？”奚康生说：“至尊（元诩）是陛下（胡太后）的儿子，随着陛下的意思往东往西，还要问谁？”文武官员不敢作声，胡太后起身，握住小娃元诩的手臂，走下台阶。奚康生大喊：“高呼万岁！”元诩一直走进殿阁，元叉党羽紧张的挤住阁门，使阁门无法关闭（阁门一闭，宫深似海，元叉党羽只有任人宰割）。奚康生从奚难当手中夺下千牛刀，猛砍宫廷后卫官（直后）元思辅，情势才归平定。于是，元诩登宣光殿，左右侍从官员，都站在西阶下面。奚康生趁着酒势壮胆，挺身而出，正要发号施令，而元叉已从震撼中苏醒，紧急下令逮捕奚康生，用铁链锁在门口。宫廷禁卫官司令（光禄勋）贾粲，骗胡太后说：“侍从官员，人心惶惶，陛下最好亲自出面安慰他们。”胡太后相信。刚刚下殿，贾粲立即扶起小娃元诩，从东侧门走廊，直到南宫显阳殿，而把胡太后关闭在宣光殿。当天夜晚，元叉不出官门，就在宫中命总监督长（侍中）、禁宫侍从（黄门）、国务院副执行长（仆射）、国务院执行官（尚书）等十余人，前往奚康生囚禁的地方审问，判决：奚康生斩刑，奚难当绞刑。元叉跟侯刚都留在宫内，假传圣旨，批准奚康生斩刑，奚难当免除一死，改判流刑。奚难当晋见老爹，痛哭辞别，奚康生意气激昂，并不悲痛，只说：“我不是叛徒，却被处死，你为什么哭！”时已入夜，主管官员把奚康生押到刑场，斩首。御厨房尝食官（尚食典御）奚混，跟奚康

生同时拿刀入宫，绞死。奚难当因是侯刚的女婿，得以在京师（首都洛阳）停留一百天，最后放逐安州（州政府设广阳〔河北省隆化县〕）；过了一段时间，元叉命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卢同，就近诛杀奚难当。（北魏帝国一任帝拓跋珪，在中山〔河北省定州市〕、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设立中央特遣政府〔行台〕，迄未撤销。）另行任命刘腾当最高监察长（司空）。八座（国务院正副执行长及六部部长）及九卿（卿。次要部长），经常于凌晨前往刘腾家晋见，察言观色，然后再去上班，也有整天见不到面的，无论公事私事，只看贿赂多少，再决定如何处理。水旱码头，以及山川特产，处处收捐课税；剥削压榨北方六镇（六镇，参考四八四年），沿着边界设立市场，跟外国贸易，每年利润高达一万亿之多（天文数字）；夺取邻居的房舍，扩张自己的住宅，无论远近，都痛苦不堪。

京兆王元继（元叉的老爹），眼看父子的权势太大，地位太高，坚决要把宰相（司徒）一职，让给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宰相级）崔光。夏季，四月三日，中央擢升元继当太保，但仍保持总监督长（侍中）官位。元继竭力辞让，中央不准（这时的中央，就是元叉）。四月五日，任命崔光当宰相（司徒），原来总监督长（侍中）、国立贵族大学校长（祭酒）、档案管理官（著作）等官位，仍然保持。

6 北魏帝国使节牒云具仁（牒云，姓），抵达柔然汗国，可汗（十三任弥偶可社句可汗）郁久闾婆罗门，态度傲慢，没有让出宝座、退避一旁心情，并且要求牒云具仁用卑微的礼节晋见，牒云具仁不接受。郁久闾婆罗门遂命他的大臣丘升头等，率军二千人，随同牒云具仁南下，迎接郁久闾阿那瓌。五月，牒云具仁回怀朔镇（内蒙古固阳县），详细描述情况，郁久闾阿那瓌

大为恐惧，不敢前进，上疏请求返回洛阳。

7 五月十四日，北魏帝国南荆州(州政府设安昌〔湖北省枣阳县东〕)督导官(刺史)恒叔兴，率部众投降南梁帝国。

六月一日，南梁帝国义州(州政府设湖北省黄冈县境)督导官(刺史)文僧明、边城郡长(州郡同城)田守德，率部众投降北魏帝国，二人都是蛮族酋长。北魏帝国政府任命文僧明当西豫州督导官(刺史)，田守德当义州督导官(刺史。都是蛮州蛮郡)。

8 六月癸卯日(六月丁卯朔，没有癸卯)，南梁帝国琬琰殿失火，焚毁宫殿三千间。

秋季，七月一日，南梁帝国政府任命建筑部长(大匠卿)裴邃，当信武将军、“假节”(三级权力)，统率各路人马，讨伐义州(州政府设湖北省黄冈县境)，在檀公岷(大别山)，大破北魏义州督导官封寿，遂包围州城(六月，北魏帝国刚任命田守德当义州督导官〔刺史〕，七月便换成封寿，何以如此之速!)封寿投降，南梁帝国遂夺回义州。北魏帝国派国务院左秘书长(左丞)张普惠，当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率军增援，已来不及。

南梁帝国政府任命裴邃当豫州督导官(刺史)，镇守合肥(安徽省合肥市)。裴邃打算袭击寿阳(安徽省寿县)，暗中结交寿阳人李瓜花等，作为内应。裴邃军队进入紧急状态，只等约定日期，恐怕北魏帝国发觉，于是，用一份公函送达北魏帝国扬州(州政府设寿阳〔安徽省寿县〕)，说：“你们最初在马头(安徽省怀远县东南)，建立军事基地，驻扎大军。最近，听说你们又要修筑白捺(马头东)故城，如果是这样，就更逼近边疆，我们必须修筑欧阳(江苏省仪征县东北)，加强沿边戒备，工兵已经集结，只等候信差回来。”扬州督导官(刺史)长孙稚跟他的参谋人员讨论，都说：“我们没有修筑白捺城的意思，不妨把实际情形告诉

对方。”军事总参议官(录事参军)杨侃说:“白捺是一个小城,没有资格作一个军事据点,裴邃狡狴,一肚子诡诈,集结重兵,送递公文,恐怕另有用意。”长孙稚恍然大悟说:“你快写一封回信。”杨侃遂用州政府的公文,回答说:“你们动员武装部队,想是另有打算,为什么荒谬的拿白捺作借口!‘别人心里的事/我猜得清清楚楚。’(《诗经·巧言》:“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不要认为秦国没有人。”(《左传·前六一四年》秦国国务官[大夫]绕朝语。)裴邃收到这项文书,认为北魏帝国已经洞察他的阴谋,即下令复员。李瓜花等因为无法在约定的日期起事,唯恐怕阴谋泄漏,为了自救,互相告发,结果屠杀十余家。长孙稚,是长孙观的儿子(长孙观,是长孙道生的孙儿。参考四七三年)。杨侃,是杨播的儿子(参考四九五年)。

9 最初,高车国王弥俄突被杀(参考五一六年),所统御的部众全投奔哒哒王国(新疆皮山县)。几年之后,哒哒王国命弥俄突的老弟伊匐,率领这支部众,北上复国。伊匐攻击柔然汗国(瀚海沙漠)可汗(十三任弥偶可社句可汗)郁久闾婆罗门,大破柔然军。郁久闾婆罗门率十个部落,前往凉州(州政府设姑臧[甘肃省武威市]),向北魏帝国投降。而其他剩余的部落数万人,前后相继的派人前往北魏帝国,迎接郁久闾阿那瓌。郁久闾阿那瓌上疏北魏帝国皇帝元诩,说:“汗国大乱,各姓和各部落,都分开居住,不断的互相攻击抢掠。汗国人民孤立无依,盼望得到拯救,请求依照前些时赐下的恩德,派遣精锐部队一万人,送我返回沙漠之北,慰问安抚陷于混乱的人民。”元诩下诏(“元叉诏”),命立法院(中书)及监督院(门下)广泛讨论,凉州(州政府设姑臧[甘肃省武威市])督导官(刺史)袁翻,认为:“帝国自从迁都洛阳以来,蠕蠕(柔然汗国)与高车王国,互相吞噬,

最初蠕蠕首领被杀(指十任可汗郁久闾伏图战死,参考五〇八年),不久高车首领被擒(指弥俄突,参考五一六年)。而今,高车王国发奋图强,在衰微中崛起,报仇雪耻。可是,因为两国的人口太多,部落又很繁盛,所以谁都无法把对方消灭。但是,自从这两个蛮虏交斗,我们的边境一片清平,不见战马踢起的尘土,长达数十年之久,这是中国(北魏帝国)的大利。现在,蠕蠕(柔然汗国)两位可汗,相继投降。虽然说野蛮民族,形同禽兽,不会有纯洁坚定的节操;可是,使灭亡了的复生,使断绝了的再续,都是帝王的神圣任务,如果把他们抛弃,不接受他们的请求,则对帝国的崇高理想,便造成伤害;如果收容之后,一直供养,则又消耗我们的粮食资源;如果全部迁移到内地,不但他们不愿意,恐怕也后患无穷,刘渊、石勒,就是最好的前例。而且,蠕蠕(柔然汗国)仍然存在,高车王国有后顾之忧,没有多余的能力窥探我们。蠕蠕(柔然汗国)如果完全消灭,高车王国飞扬跋扈,下一步的行动,岂可以未卜先知。蠕蠕(柔然汗国)虽然一片混乱,但部众仍多,分散四方,都在盼望旧主;高车王国再强,不可能全部征服。我愚昧的意见是:蠕蠕(柔然汗国)的两位可汗,应同时保护,把郁久闾阿那瓌安置东方,把都久闾婆罗门安置西方,把投降过来的人,分成两部,各属一方。都久闾阿那瓌所在东方的情形,我没有看到,不敢凭空猜测。至于郁久闾婆罗门,则请中央下令,修复西海(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故城,供他居住。西海故城在酒泉(甘肃省酒泉市)之北,距高车王国占领下的金山(阿尔泰山)一千余里,是北方蛮虏来往的交通咽喉,土地肥沃,非常适宜耕种,最好派遣一位优秀的将领,配备武装部队,加以监视和保护,命他们就地开荒屯垦,用以节省中央运输供应的辛劳。西海(内蒙古额济

纳旗东南)之北,紧接广大沙漠,野兽聚集,再使两位可汗射猎,彼此之间,互相帮助,就足以维持生存。一方面可以减少蠕蠕(柔然汗国)的衰弱程度,一方面可以阻挠高车王国的扩张;这是安定疆域,保护边塞的长程计画。如果郁久闾婆罗门,能够集结离散的部众人民,复兴他的汗国,则逐渐命他们向北迁移,渡过流沙,成为我们的藩篱和高车王国的劲敌,西北方面,可再没有顾虑。如果他心怀奸诈,反覆无常,也不过是一个逃亡的流寇,对帝国有什么损失?”政府高层会议认为是真知卓见。

九月,柔然汗国酋长郁久闾侯匿伐,前往北魏帝国怀朔镇(内蒙古固阳县),请求派遣援军,并且迎接郁久闾阿那瓌回国。郁久闾侯匿伐,是郁久闾阿那瓌的老哥。冬季,十月,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高阳王元雍等奏称:“怀朔镇(内蒙古固阳县)之北的吐若奚泉(乌兰察布盟),原野一望无际,平坦肥沃,请把郁久闾阿那瓌安置在吐若奚泉(乌兰察布盟),把郁久闾婆罗门安置在从前的西海郡(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命他们各率自己的部落,召集离散的的人民。郁久闾阿那瓌既身居塞外,应稍加优待,郁久闾婆罗门不能比照办理。在郁久闾婆罗门没有投降前,就投降我们的蠕蠕(柔然)人民,则命所在的州政府及镇防部,护送到怀朔镇(内蒙古固阳县),移交给郁久闾阿那瓌。”皇帝元诰下诏(“元义诏”)批准。

10 十一月十九日,北魏帝国政府加授总监督长(侍中)、车骑大将军侯刚:仪同三司(宰相级)。

因为东益州(州政府设武兴(陕西省勉县)、南秦州(州政府设河池(甘肃省成县))民族部落,全都叛变。十二月十七日,政府命秦州(州政府设郿(今天陕西)督导官(刺史)、河

间王元琛，当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出军讨伐。元琛仗恃刘腾的势力(元琛请求当刘腾的养子事，参考五一八年)，贪污暴虐，毫无忌惮，于是不断被氏民族部落击败。总监察官(御史中尉)提出弹劾，正巧遇上大赦，仅只革除官爵。然而，不久，就又再封亲王。(这是什么赏罚?)

11 北魏帝国政府任命安西将军元洪超，兼国务院特遣分院总监(尚书行台)，前往敦煌(甘肃省敦煌市)，筹划及准备安置柔然汗国前任可汗郁久闾婆罗门工作。

公元五二二年 壬寅

南梁武帝普通 三年
北魏孝明帝正光 三年

1 春季，正月七日，南梁帝国(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政府，任命国务院最高执行长(尚书令)袁昂，当监督院(门下省)总监督长(中书监)，吴郡(江苏省苏州市)郡长王暕，当国务院左副执行长(尚书左仆射)。

2 正月十八日，北魏帝国(首都洛阳)皇帝(九任肃宗，孝明帝)元诩，举行亲自扶犁耕田典礼。

胡太后派使节宋云及和尚惠生，前往西域(新疆及中亚细亚东部)寻求佛教经典(参考五一八年)，从首都洛阳出发，西行四千里，抵达赤岭(青海省西宁市西二百华里，洛阳距赤岭航空距离一千一百公里)，才越过北魏帝国边界。然后继续西行，约有两年，到乾罗国(今地不详)后折回。二月，返抵洛阳，得到佛家经典一百七十部。(不从敦煌入西域，而从赤岭入西域，难以

解释：乾罗国可能不在西域，而在西藏，甚至印度。）

3 高车王国(首都新疆吐鲁番市东)国王伊匐，派使节到北魏帝国进贡。夏季，四月十九日，北魏帝国政府任命伊匐当镇西将军，封西海郡公爵、高车王。一段时间之后，伊匐跟柔然汗国会战，失败；伊匐的老弟越居，格杀老哥伊匐，越居自称高车国王。

4 五月一日，日全蚀。

5 五月六日，南梁帝国政府大赦。

冬季，十一月六日，领军将军、始兴王(忠武王)萧憺逝世。

6 十一月十七日，北魏帝国皇帝元诰，前往圆丘上祭祀天神。

最初，三任帝(世祖)拓跋焘，认为“玄始历”(参考四五一年)的错误，会越来越严重，命政府重造新历。直到本年，档案管理官(著作郎)崔光，才整理就绪，采取荡寇将军张龙祥等九家所拟定的日历，实验考察它们的正误，综合成为一部日历，以“壬子”日作为行使新历的第一日，用以呼应北魏帝国的“水德”——受水神保护的传统，定名为“正光历”。(十一月一日是“壬子”，所以定十一月实行。至于“壬子”怎么和水神拉上关系，事关神秘“五行”，不懂。)十一月十八日，政府公布“正光历”，即日起施行。大赦。

十二月二十七日，任命车骑大将军、国务院右副执行长(尚书右仆射)元钦，当仪同三司(宰相级)；太保、京兆王元继当皇家师傅(太傅)，宰相(司徒)崔光当太保。

7 当初，南梁帝国皇帝(一任高祖，武帝)萧衍，还没有生皇太子萧统时，收养老弟临川王萧宏的儿子萧正德当自己的儿子。萧正德自幼险恶凶诈，萧衍当了皇帝后，萧正德希望能当

皇太子。后来，皇太子萧统诞生(参考五〇一年)，萧正德回到亲爹亲娘膝下，封西丰侯。侯爵当然不如皇太子，遂由失望而愤懑，一直阴谋制造事端。本年，萧正德由禁宫侍从长(黄门侍郎)调任轻车将军，更受打击。不久，暗中逃亡，投奔北魏帝国，自称是南梁帝国被罢黜的太子，为了逃避灾难，请求庇护。北魏帝国国务院左副执行长(尚书左仆射)萧宝寅，上疏指控说：“天下之大，岂有伯父(萧衍)当皇帝，老爹(萧宏)当京畿卫戍总司令(扬州刺史)，竟然舍弃那种密切的亲属，却远奔异国！对萧正德，不如诛杀。”北魏帝国政府虽没有诛杀萧正德，但对他的态度，却十分冷淡。萧正德看情形不对，就把别人的一个孩子杀掉，声称是自己儿子死亡，在距洛阳很远的地方，兴建一个墓园，北魏帝国政府不疑心有什么变化。次年(五二三)，萧正德再自北魏帝国逃回南梁帝国。皇帝萧衍对他哭泣教训，并恢复他的爵位。(萧衍真是一头猪，赏罚不明如此！)

8 柔然汗国可汗(十四任)郁久闾阿那瓌，请求北魏帝国发给粟米(黄米)种植，北魏帝国政府送给他一万石。

安置在故西海郡(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的前任可汗(十三任)郁久闾婆罗门，率领部众，背叛北魏帝国，逃往啖哒王国(新疆皮山县)。北魏帝国政府命平西将军府秘书长(平西府长史)、鲜卑人费穆，兼国务院右秘书长(尚书右丞)、国务院西北区特遣分院总监(西北道行台)，率军讨伐，柔然人逃走。费穆对各将领说：“夷狄蛮族，看到敌人就逃走，一有空隙就出来，如果不使他们破胆，恐怕我们会疲于奔命。”于是，挑选精锐的骑兵，埋伏深山峻谷，用老弱步兵当作外围，柔然大军果然发动攻击，费穆奋起迎战，大破柔然军。凉州政府军生擒郁久闾婆罗门，送往首都洛阳。

参考资料一：

南梁帝国政府制度

文官品班

品	班	官	职	备 注
第一品	第十八班	丞相 三师 二大 三公		班,即阶也。 品以少为贵, 班以多为贵。 南梁文官阶, 凡九品十八 班。俸给:一 品万石,二 品三品中二 千石,四品 五品二千石, 余品不详。
	第十七班	开府仪同三司		
第二品	第十六班	尚书令 太子太傅 左右光禄大夫		
	第十五班	尚书左右仆射 中书监 领军护军将军		
第三品	第十四班	吏部尚书 太子詹事 太常卿		
	第十三班	中书令 列曹尚书 国子祭酒		
第四品	第十二班	侍中 散骑常侍 左右卫将军 卫尉卿		

	第十一班	御史中丞 秘书监 少府卿 廷尉卿
第五品	第十班	给事黄门侍郎 大匠卿 扬州别驾
	第九班	鸿胪卿 中书侍郎 前后左右四将军
第六品	第八班	秘书丞 南徐州别驾 左右中郎将
	第七班	五校(屯骑、步骑、越骑、长水、射声校尉)
第七品	第六班	太子洗马 荆、江、雍、郢、南兖等五州别驾
	第五班	三将(武贲将军、冗从将军、羽林将军)
第八品	第四班	给事中 湘、豫、司、益、广、青、衡等州别驾
	第三班	太子舍人 公车令 胃子律博士

第九品	第二班	国子博士 国子助教 越、桂、宁、霍等州别驾	
	第一班	太官令 太乐令 太医令 太祝令	
流外	第七班	南徐州文学从事 庶姓湘豫七州主簿	<p>(一)流外官，专为寒微人而设，第七班考满方可登流内第一班</p> <p>(二)“庶姓”者，指首长非皇族，首长(如州刺史)如为皇族，属官品班亦升。</p>
	第六班	庶姓北徐、北竞五州主簿 王国中尉	
	第五班	庶姓公府参军 太子卫率府司马督	
	第四班	宗正寺等十一寺五官功曹 庶姓北徐等五州文学从事	
	第三班	庶姓越、桂、宁、霍四州文学从事	
	第二班	庶姓持节府参军督护	
	第一班	庶姓持节府功曹	

武官品班

品	班	国	内	施于外国	备 注
第一品 (重号 将军)	第廿四班	镇卫、驃骑、车骑		武安、镇远、雄义	(一)此皆将军名号。 (二)同班者以居前者为贵。国内一五号将军,施于外国者一〇九号将军,各十品二十四班。 中叶后增国内将军至二
	第廿三班	四征(征东、征南、征西、征北) 四中(中军、中卫、中抚、中护)		四抚(抚东、抚南、抚西、抚北)	
	第廿二班	八镇(镇东、镇南、镇西、镇北、镇左、镇右、镇前、镇后)		四宁(宁东、宁南、宁西、宁北)	
	第廿一班	八安(安东、安南、安西、安北、安左、安右)		四威(威东、威南、威西、威北)	

		安前、安后)		四〇号，分为四十四班，施于外国者准之。
	第二十班	四平（平东、平南、平西、平北） 四翊左、（翊左、翊右、翊前、翊后）	四绥（绥东、绥南、绥西、绥北）	（三）四品十四班以上诸将军加“大”
第二品	第十九班	忠武、军师	安远、安边	字为大将军
	第十八班	武臣、爪牙、龙骑、云麾	辅义、安沙、卫海、抚河	者，进秩一
	第十七班	镇兵、翊师、宣惠、宣毅	平远、抚朔、宁沙、航海	班。四品十
第三品 （五德将军）	第十六班	智威、仁威、勇威、信威、严威	翊海、翊野、拓远、威河、龙幕	三班以下诸
	第十五班	智武、仁武、勇威、信武、	威威、安漠、绥边、宁寇、	将军例不加“大”字。

		严武	梯山
第四品	第十四班	轻车、征远、镇朔、文旅、 贞毅	宁境、绥河、明信、明义、 威漠
	第十三班	宁远、明威、振远、电耀、 威耀	安陇、向义、宣节、振朔、 候律
	第十二班	武威、武骑、武猛、壮武、 飘武	平寇、定远、凌海、宁陇、 振漠
第五品	第十一班	电威、驰锐、追锋、羽骑、 突骑	驰义、横朔、明节、执信、 怀德
	第十班	折冲、冠武、和戎、安垒、 猛烈	抚边、定陇、绥关、立信、 奉义
	第九班	扫狄、雄信、扫虏、武锐、 摧锋	绥陇、宁边、定朔、立节 怀威
第六品			

第七品	第八班	略远、贞威、决胜、开远、 光野	怀关、静朔、扫寇、宁河、 安朔
	第七班	厉锋、轻锐、讨狄、荡虏、 荡夷	扬化、超陇、执义、来化、 度嶂
第八品	第六班	武毅、铁骑、楼船、宣猛、 树功	平河、振陇、雄边、横沙、 宁关
	第五班	克狄、平虏、讨夷、平狄、 威戎	怀信、宣义、弘节、浮辽、 凿空
第九品	第四班	伏波、雄戟、长剑、冲冠、 雕骑	扞海、款塞、归义、陵河、 明信
	第三班	饮飞、安夷、克戎、绥狄、 威虏	奉忠、守义、弘信、仰化、 立义
第十品	第二班	前锋、武毅、开边、招远、	绥方、奉正、承化、浮海、

	金威	度河
第一班	绥虏、荡寇、殄虏、横野、 驰射	怀义、奉信、归诚、怀泽、 伏义
第八班	牙门、期门	
第七班	候骑、熊渠	
第六班	中坚、典戎	
第五班	戈船、绣衣	
太傅	中录事参军、中记室参军、中直兵参军(皆七品六班)正参军 (八品三班)行参军(九品二班) 舍人	
太保		
流外	皆同，唯司徒府增二长史(左右二	

二大	大将军	长史) 及一 掾。 (二)有崇官 则开府, 无 则撤消, 唯 虽无司徒, 而司徒府常 设, 仅省去 舍人。
	大司马	
三公	司徒	
	太尉	
	司空	

中枢

省 别	首长	副首长	属 官	备 注
尚书省 〔国务院〕	尚书令 〔最高执行长〕 (二品十六班)	左仆射 右仆射 〔副执行长〕 (二品十五班)	<div>左丞(五品九班) 右丞(六品八班) 侍郎(七品六班)</div> <div>吏部尚书 〔文官部长〕 (三品十四班)</div> <div>吏部曹〔考核司〕删定曹 〔法令司〕三公曹〔人事 司〕比部曹〔文书司〕</div> <div>祠部尚书 〔内政部长〕 (三品十三班)</div> <div>祠部曹〔抚恤司〕 仪曹 〔教育司〕虞曹〔林产司〕 主客曹〔礼宾司〕</div> <div>度支尚书 〔财政部长〕</div> <div>度支曹〔会计司〕殿中曹 〔官廷司〕金部曹〔钱币 司〕仓部曹〔粮秣司〕</div> <div>左户尚书 〔民政部长〕</div> <div>驾部曹〔畜牧司〕起部曹 〔工程司〕屯田曹〔农耕司〕</div> <div>都官尚书 〔法务部长〕</div> <div>水部曹〔河川司〕 库部曹 〔国库司〕功论曹〔审判司〕</div>	(一)尚书均为三品十三班, 唯吏部尚书为三品十四班。 (二)诸曹郎中(首长)均为七品五班, 唯吏部曹为四品十一班。

				五兵尚书 〔国防部长〕	中兵曹〔国军司〕外兵曹 〔民兵司〕骑兵曹〔骑兵司〕	
门下省 〔监督院〕	侍中 〔总监督长〕 (四品十二班) (四人)	给事黄门侍郎 〔副总监督长〕 (五品十班) (四人)		公车令〔宫门管理官〕(八品三班) 太官令 〔膳食管理官〕(九品一班) 太医令〔御医 管理官〕(九品一班)	侍中及给 事黄门侍 郎各四人	
中书省 〔立法院〕	中书监 〔总立法长〕 (二品十五班)	中书令 〔副总立法长〕 (三品十三班)		侍郎〔主任立法官〕(五品九班)(四人)中 书舍人〔立法官〕(八品四班)通事舍人 〔高级立法官〕		
集书省 〔顾问院〕	散骑常侍 〔总顾问长〕 (四品十一班) (四人)	通直散骑常侍 〔副总顾问长〕 (四品十一班) (四人)		员外散骑常侍〔编制外政务顾问官〕(五 品十班) 通直散骑侍郎〔中级事务顾问 官〕(七品六班)员外散骑侍郎〔编制外事 务顾问官〕(八品三班)给事中〔皇家调 官〕(八品四班)奉朝请 奉车都尉 射 马都尉〔娶公主者加衔·无等级〕车骑都 尉		
秘书省 〔皇家图书 馆〕	秘书令 〔皇家图书馆长〕 (四品十一班)	秘书监 〔皇家图书副馆 长〕		秘书郎〔图书管理官〕著作郎〔档案管理 官〕(七品六班)著作佐郎〔档案助理官〕 (九品二班)撰史学士〔史学编辑官〕		

二台

台别	首长	属官
御史台 〔总监察署〕 (兰台)	御史中丞 〔总监察官〕 (四品十一班)	治书侍御史〔执行监察官〕(七品六班)侍御史〔监察官〕(九品一班)殿中御史〔宫廷监察官〕符节令〔掌玺官〕
谒者台 〔礼宾署〕	谒者仆射 〔总礼宾官〕 (七品六班)	谒者〔礼宾官〕

十二寺

寺 别	职掌	首长	属 官	备 注
太常寺 〔祭祀部〕	礼乐教育	太常卿 (三品十四班)	<div>太史令〔天文台长〕太祝令〔皇家音乐官〕鼓吹令〔皇家宾客馆主〕典客令〔皇家陵墓音乐官〕〔以上诸令皆九品一总章校尉〕</div> <div>太子祭酒(首长·三品十三班)</div> <div>太子博士(五品九班)太子助教(九品二班)太子博士(七品六班)正言博士</div> <div>太子学(国立贵族大学)</div>	春卿
司农寺 〔农业部〕	农业仓储	司农卿 (四品十一班)	太仓令 都尉 导官令 藉田令 上林令 司染	
宗正寺 〔皇族事务部〕	皇族外戚宗籍	宗正卿 (三品十三班)		
太府寺 〔宫廷库藏部〕	皇帝金宝	太府卿 (三品十三班)	左藏令 右藏令 太仓南市令 北市令	夏卿

太仆寺 〔畜牧部〕	马牧	太仆卿 (五品十班)	
少府寺 〔宫廷供应部〕	宫廷供奉	少府卿 (四品十一班)	材官将军(九品二班) 尚方令 甄官令 (以上二令皆九品一班) 平水令
卫尉寺 〔宫城警卫部〕	宫廷警卫	卫尉卿 (四品十二班)	武库令 公车司马令
廷尉寺 〔最高法院〕	刑狱	廷尉卿 (四品十一班)	廷尉正 廷尉监 廷尉平 (以上皆七品六班) 胥子律博士(八品三班)
大匠寺 〔建筑部〕	上木工程	大匠卿 (五品十班)	左校令 右校令
光禄寺 〔元老部〕	宫廷门户	光禄卿 (四品十一班)	左光禄大夫〔最高资政官〕(二品十六班) 右光禄大夫〔次高资政官〕(二品十六班) 金紫光禄大夫〔特级国务官〕(三品十四班) 光禄大夫〔中级国务官〕(三品十三班) 太中大夫〔中级国务官〕(散大夫〔初级国务官〕) 皆五品十班(以上均无员额限制·以赠养老。)
鸿炉寺 〔藩属事务部〕	朝仪赞拜	鸿炉卿 (五品九班)	守宫令 黄门令 华林园令 暴室令

秋卿

冬卿

大舟寺 〔水利部〕	水利河堤	太舟卿 (五品九班)	河堤谒者〔水利总工程师〕	
--------------	------	---------------	--------------	--

【例】

类 别	首 长	属 官	备 注
皇 宫	大长秋 〔 <small>皇官总管</small> 〕 (五品九班)	黄门中署〔禁官侍从署〕奚官署〔禁官奴工署〕暴室署〔禁官监狱〕华林署〔禁官花园署〕	皆宦官
		侍卫军	文 属
		六军	领军将军、护军将军(三品十五班,资浅者为中领军、中卫将军、右卫将军、左卫将军、左右骑将军、云骑将军、四品十二班)左卫将军、游骑将军(五品十班)
		六将	左将军 右将军 前将军 后将军 (皆五品九班)左中郎将 右中郎将(皆六品八班)
		五校	屯骑校尉 步骑校尉 越骑校尉 长水校尉 射声校尉(皆六品七班)
		(杂号将军)	武贲将军 冗从将军 羽林将军 (皆七品五班)积弩将军 强弩将军 (皆八品四班)殿中将军(九品)

				一班)左骁卫将军、右骁卫将军 (皆四品十一班)左游击将军、右 游击将军(皆四品十一班)朱衣直 阁将军(五品十班)	
东宫	太子太傅 (二品十六班)	丞〔秘书长〕(七品五班)五官功曹〔警卫秘书〕(八品三班)	东宫常侍(四品十二班)		
	太子少傅 (二品十五班)				
	太子詹事 (太子詹事总管) (三品十四班)	主簿〔主任秘书〕(八品三班)太子家令〔太子家管理官〕(五品十班)太子仆〔太子詹事总务官〕(五品十班)太子率更令〔太子詹事总务官〕(五品十班)太子中庶子〔太子詹事助理官〕(四品十一班)太子中舍人〔太子詹事高级随员〕(六品八班)太子詹事丞〔太子詹事助理官〕(五品九班)太子舍人〔太子詹事高级随员〕(七品六班)太子舍人〔太子詹事高级随员〕(八品八班)太子通事舍人〔太子詹事高级随员〕(九品一班)			
	卫率府 〔卫队司令部〕	太子左卫率 太子右卫率 (四品十一班)	殿中将军(九品一班)殿中员外将军(流外七班)积弩将军(八品四班)司马督(流外五班)员外司马督(流外四班) 屯骑校尉、步兵校尉、翊军校尉 (太子三校·皆六品七班)旅賁中郎将、冗从仆射(太子二将,皆		

		司经局 (图书馆)	太子洗马 (太子宫图书管 理官)	七品五班)

封建官

类别	首长	属官	备注
封国	师 (四品十一班)		皇子开府置官,是为“府官”,亦称“王府官”。及封王,国称另置“国称官”,亦称“王国官”。灭未
亲王	长史 (秘书长) (王府首长) (五品十班)	从事郎中〔王府主任参谋〕(五品九班)咨议参军〔王府首席军事参议官〕(五品十班)录事参军、记室参军、中兵参军(皆七品六班)文学(王府教育官)(七品五班)主簿(七品五班)功曹史(七品六班)正参军(八品四班)友(六品八班)府军兼参军(流外六班)祭酒(八品三班)行参军(八品三班)参军督护(流外六班)	嗣王略灭,官数,未灭,则灭其班。
	内史 (郡长) (王国首长)	郎中令〔王国禁卫随军国祭〕(八品四班)常侍〔王国侍从官〕(九品二班)侍郎〔王国政官〕(九品一班)中尉〔王府警备区司令〕(八品二班)典祠令〔王国祠祀官〕(五品九班)大农〔王国农业官〕(八品四班)学官令〔王国教育官〕(八品四班)典书令〔王国文书官〕(流外六班)典舍人〔皆流外大夫中舍人〕	

地方政府

类别	区分	首长	属官	备注
州		刺史	别驾(五品十班—九品十班)治中从事(五品九班—九品一班)西曹从事、祭酒从事(九品一班—流外四班)主簿(九品二班—流外五班)议曹从事(九品一班—流外四班)文学从事(流外七班—流外三班)	属官因州之大小及刺史身分(或亲王或庶姓),而班有差异。
郡	王国	内史 〔郡长〕		
	普通郡	太守 〔郡长〕	丞 佐	
县	侯国	相 〔县长〕		
	大县	县令 〔县长〕		
	次县	县长		

参考资料二：

南梁帝国宫廷小老婆群编制

尊 号

称 谓	位 号	备 注
祖 母	太皇太后	
母	皇太后	

妻妾

等级	位号	位爵比	备 注
	皇后		
1	贵妃	三夫人	
2	贵嫔		
3	贵姬		
4	淑媛	九嫔	
5	淑仪		
6	淑容		

7	昭华
8	昭仪
9	昭容
10	修华
11	修仪
12	修容
13	婕妤
14	容华
15	充华

五职

16	承徽		
17	列荣		
18	美人	三职散位	
19	才人		
20	良人		

太子妻妾

等 级	位 号	位 爵 比	备 注
	太子妃		
1	良娣		
2	保林		

欢迎使用[蔷薇园]搜集/制作的电子图书

本书由[蔷薇园]—Koli stan搜集于网络。

如果在使用本书过程中有什么意见
和建议，请给我写信。

提示：本电子书仅供试读，不得用作商业用途；
如果喜欢，建议购买原版图书！

寻觅图书请到抚琴居论坛—读书时间发贴。